

國立中央大學

中國文學系  
碩士論文

《山海經》中的龍神話研究

研究生:鍾麗秋

指導教授:李國俊 博士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 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 碩博士論文電子檔授權書

(101 年 9 月最新修正版)

本授權書授權本人撰寫之碩/博士學位論文全文電子檔(不包含紙本、詳備註 1 說明)，在「國立中央大學圖書館博碩士論文系統」。(以下請擇一勾選)

同意(立即開放)

同意(請於西元 \_\_\_\_\_年\_\_\_\_月\_\_\_\_日開放)

不同意，原因是：\_\_\_\_\_

在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

同意(立即開放)

同意(請於西元 \_\_\_\_\_年\_\_\_\_月\_\_\_\_日開放)

不同意，原因是：\_\_\_\_\_

以非專屬、無償授權國立中央大學、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圖書館與國家圖書館，基於推動「資源共享、互惠合作」之理念，於回饋社會與學術研究之目的，得不限地域、時間與次數，以紙本、微縮、光碟及其它各種方法將上列論文收錄、重製、與利用，並得將數位化之上列論文與論文電子檔以上載網路方式，提供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

研究生簽名：\_\_\_\_\_鍾麗秋\_\_\_\_\_ 學號：\_\_\_\_\_991301013\_\_\_\_\_

論文名稱：\_\_\_\_\_《山海經》中的龍神話研究\_\_\_\_\_

指導教授姓名：\_\_\_\_\_李國俊 博士\_\_\_\_\_

系所：\_\_\_\_\_中國文學系\_\_\_\_\_所 博士班 碩士班

備註：

1. 本授權書之授權範圍僅限電子檔，紙本論文部分依著作權法第 15 條第 3 款之規定，採推定原則即預設同意圖書館得公開上架閱覽，如您有申請專利或投稿等考量，不同意紙本上架陳列，須另行加填聲明書，詳細說明與紙本聲明書請至 <http://thesis.lib.ncu.edu.tw/> 下載。
2. 本授權書請填寫並親筆簽名後，裝訂於各紙本論文封面後之次頁（全文電子檔內之授權書簽名，可用電腦打字代替）。
3. 請加印一份單張之授權書，填寫並親筆簽名後，於辦理離校時交圖書館（以統一代轉寄給國家圖書館）。
4. 讀者基於個人非營利性質之線上檢索、閱覽、下載或列印上列論文，應遵守著作權法規定。

## 中文摘要

龍為古時傳說中的神異動物，龍具有威武奮發、勇往直前和無所畏懼的精神，這正是我中華民族理想的象徵。龍是中華民族發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徵；龍也是中華民族大融合的歷史見證。而華人們也常以「龍的傳人」自居，這對遍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來說，具有相當的凝聚力。

本文之主旨在研究《山海經》中的龍神話，主要以袁珂《山海經校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郭璞《山海經傳》等書為依據。研究方法主要是採文獻分析法及歷史研究法。首先，從《山海經》中條列出相關的龍神話資料，並參酌結合古籍文獻，互為論證、比較，歸納整理，來進行《山海經》中的龍神話研究。對於龍的起源、形象演變及發展提出看法，並對歷史文物上的龍紋含義，進行探究。經由龍神話的探討，以窺龍神話全貌，並闡述中華幽遠深長之龍文化。理析出龍文化對中華文化影響之鉅，甚至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

本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為緒論，論述研究動機與目的、研究範圍、研究方法、及前人研究成果。第二章探析龍的起源、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龍的分類。第三章先略述《山海經》、再論述《山經》中與龍有關的山神、以龍命名的山水、多產與龍有關的動植物之山水。第四章先探論《海經》中乘兩龍的四方之神、夏後啟(開)、冰夷，再研究龍魚、陵魚之間的關係，最後討論燭龍、燭陰神話、及闡述對燭龍的各種解釋、批評和說法。第五章研究《海經》中的窳窳，雷神、雷獸，應龍。主要依據《山海經》所載，並運用古籍文獻中的龍神話資料，加以探索《山海經》中的龍神話之原始性及其價值。第六章分析、比較「龍生九子」的各種說法。第七章為結論，歸納上述各章重點，重新探討其研究價值，並檢討缺失，及展望未來。

**【關鍵詞】** 山海經、龍、神話、龍形象、龍生九子

## Abstract

Being the mythical animal in the ancient legend, the dragon has fearless spirit, always striving and striding forward, which is the ideal symbol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dragon symbolize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culture; the dragon has witnessed the great fusion of Chinese nation. And Chinese people are often proud of being the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which is the cohesion for the Chinese all over the world.

The keynote of this thesis is to study the dragon myth in "Shan Hai Jing," based on "Notes of Shan Hai Jing" by Yuan Ke, "Commentaries on Shan Hai Jing" by Hao Yi, and "Classics of Shan Hai Jing" by Guo Pu.

The research methods are mainly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methods. First, find out from the "Shan Hai Jing" the information associated with dragon myths, deliberately combine ancient literature, and then analyze the dragon myth of "Shan Hai Jing" through mutual argument, comparison, and generalization. The thesis is to present viewpoints on the origin of the dragon, the revolution of its image and its development. Also, it will explore the meaning of the dragon on historical relics in the hope of glimpsing the whole picture of the dragon myth through discussions, expounding the profound Chinese dragon culture, and then pointing out its great effect on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people's lives.

This thesis is divided into seven chapters.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discussing the motivation and purpose, the scope of the study,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 results of previous studies. The second chapter analyzes the origin of the dragon, the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ragon

image,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dragons. The third chapter first outlines "Shan Hai Jing", and then discusses mountain gods associated with dragons, landscapes named after dragons, which are prolific in animals and plants. Chapter Four focuses on the god riding on two dragons, the Xiahou Qi (ON), the ice barbarians, and the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ragon fish and Ling fish. Finally the discussion goes to dragon candle, candle shade myth, and the elaboration on their various interpretations, criticism and argument.

Chapter 5 focuses on Ye ropy, Raytheon, Brontotherium, should dragon appearing on "Hai Jing". Based on "Shan Hai Jing", this chapter uses the information on dragon myth in ancient literature to explore the origin and the value of the dragon myth in "Shan Hai Jing". The sixth chapter analyzes the various versions of "The Dragon' s nine sons." The seventh chapter is the conclusion, summarizing the main points of the preceding chapters, re-examining its research value, reviewing the defects, and looking to the future.

**【Keywords】** : 山海經 Shan Hai Jing、龍 dragon、神話 myth、龍形象 dragon image、  
龍生九子 the dragon' s nine sons

# 誌謝辭

在大學畢業二十餘年後，能考上中央大學中文所，倍感榮幸之至。感謝這三年來，教授們的教誨及同學們彼此間之互動與學習，使我獲益良多，學識不斷的進步、提升，視野亦更開闊、寬廣。

本篇論文能夠順利完成，首先，最要感謝的是指導教授李國俊博士的細心教導。恩師博大精深的學術素養、求新求精的研究精神和豐富的學術論文撰寫經驗，不論是在研究命題和方向的界定、研究架構的形成、研究方法的制定、章節的順序、論文修飾校正完稿，都給予相當大的幫助。在恩師不辭辛勞的諄諄教誨，亦師亦友的教學風範下，不僅教導學生細心謹慎的研究態度，為人處世上亦多所指點。

其次，在論文口試期間，承蒙口試委員的不吝指正，感謝兩位委員鄭志明博士及郭永吉博士，於百忙之中撥冗詳閱論文內容，並授予諸多寶貴意見，使本論文內容更臻嚴謹完備。

最後，由衷地感謝我的家人之犧牲奉獻，讓我無後顧之憂，專心學習與撰寫論文。謝謝您們的陪伴與支持，使我得以順利完成學業，希望這篇論文的完成，能讓您們分享這份榮耀與喜悅。

鍾麗秋 謹誌  
中央大學中國文學所  
2013年06月

# 《山海經》中的龍神話研究

## 目 錄

	頁次
中文摘要 .....	i
英文摘要 .....	ii
誌謝辭 .....	iv
目錄 .....	v
圖目錄 .....	vii
第一章 緒論 .....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1
第二節 研究範圍 .....	4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5
第四節 前人研究回顧 .....	5
第二章 龍的淵源與流變 .....	12
第一節 古籍中關於龍的記載 .....	12
第二節 龍字的演變與龍圖騰文化 .....	17
第三節 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 .....	24
第四節 龍的分類 .....	45
第三章 乘兩龍者、燭龍(燭陰)、龍魚(陵魚) .....	64
第一節 乘兩龍者 .....	64
第二節 龍魚、陵魚 .....	79
第三節 燭陰、燭龍 .....	87
第四節 結語 .....	95
第四章 窳窳、雷神(雷獸)、應龍 .....	98
第一節 窳窳 .....	98
第二節 雷神、雷獸 .....	105
第三節 應龍 .....	109
第四節 其他 .....	124
第五節 結語 .....	126
第五章 具龍形象的山神及其他龍神話 .....	128

第一節	山神	128
第二節	以龍命名之山、水	140
第三節	諸山、水中多產與龍有關的動物	143
第四節	諸山中多產與龍有關的植物	150
第五節	結語	151
第六章	龍神話的繁衍與附會——龍生九子說法探析	153
第一節	龍生九子說法一	153
第二節	龍生九子說法二	154
第三節	龍生九子說法三	161
第四節	其他說法	164
第七章	結論	168
參考書目		176



## 圖目錄

頁次

圖 2-1【龍字形的演變】	17
圖 2-2【龍字形的演變】	17
圖 2-3【龍字形的演變】	17
圖 2-4【龍字形的演變】	18
圖 2-5【龍字形的演變】	21
圖 2-6【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之陶尊】	25
圖 2-7【陝西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遺址出土陶蒜頭壺】	26
圖 2-8【北首嶺陶蒜頭壺上的魚形前龍紋】	26
圖 2-9【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蚌龍】	26
圖 2-10【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平面圖】	26
圖 2-11【甘肅甘谷西坪出土彩陶瓶上的鮫魚形前龍紋】	27
圖 2-12【玉豬龍，紅山文化，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	28
圖 2-13【玉豬龍，紅山文化，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戰形玉】	28
圖 2-14【浙江餘杭瑤山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龍首鐲】	29
圖 2-15【龍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蟠龍紋彩陶盤】	29
圖 2-16【商代司母辛四足觥蓋上的爬形龍紋】（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	30
圖 2-17【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晚商銅兕觥】	30
圖 2-18【河南安陽小屯蟠龍紋盤】	30
圖 2-19【殷墟晚期子父丁卣頸部之相顧式雙頭龍紋案】	30
圖 2-20【秦·織錦紋地三龍紋鏡】	34
圖 2-21【陝西西安漢城遺址出土的漢代青龍瓦當】（陝西省博物館藏）	34
圖 2-22【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彩繪非衣上的神話世界】	34
圖 2-23【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彩繪非衣上的神話世界】	34
圖 2-24【河南南陽東關七孔橋漢代畫像石】	35
圖 2-25【河南洛陽燒溝西漢卜千秋墓壁畫·墓主升天圖】	36
圖 2-26【河南南陽漢畫像磚·蒼龍星座】	36
圖 2-27【河南南陽東漢畫像石·伏羲女媧】	37
圖 2-28【南北朝的龍紋】	37
圖 2-29【河南洛陽李景由墓出土葵花形盤龍紋鏡】	39
圖 2-30【江蘇丹陽丁卯橋窖藏的龜負銀籌筒】	40
圖 2-31【內蒙古喀喇沁旗哈達溝門出土的六曲三足魔竭紋銀盤】	40
圖 2-32【宋代青銅雙龍菱花鏡】	42
圖 2-33【元代玉鏤雕龍穿花佩】	42

圖 2-34【北京故宮皇極殿前九龍壁】	43
圖 2-35【大同的九龍壁】	43
圖 2-36【明故宮官窯龍紋瓦當】	43
圖 2-37【燭龍·明蔣應鎬繪圖本】	46
圖 2-38【夔·明蔣應鎬繪圖本】	48
圖 2-39【夔·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48
圖 2-40【應龍·明胡文煥圖本】	50
圖 2-41【河南出土西漢畫像石的應龍和玉璧】	50
圖 2-42【清朝的俯臥式黃龍旗】	50
圖 2-43【黃龍旗·大清國旗】	50
圖 2-44【春秋·虺龍紋玉佩】	52
圖 2-45【戰國·白青玉蟠虺紋龍形佩】	52
圖 2-46【戰國·螭龍形白玉佩】	52
圖 2-47【漢·和田白玉三螭龍谷紋璧】	52
圖 2-48【東漢·螭龍鳥形銘文圓印】	53
圖 2-49【漢·銅鍍金螭龍鎮紙】	53
圖 2-50【湘潭春秋閣大殿臺階上的虯龍】	54
圖 2-51【清玉雕虯龍紋烟壺】	54
圖 2-52【蛟龍·北海公園九龍壁】	55
圖 2-53【北宋·定窯刻花瓷盤蟠龍紋】	56
圖 2-54【蟠龍柱·天安門前的華表】	56
圖 2-55【漢·四象瓦當】	57
圖 2-56【蒼龍·東方七宿】	57
圖 2-57【清·蒼龍教子琥珀】	57
圖 2-58【蒼龍·河南南陽漢畫像石】	57
圖 2-59【西藏喜馬拉雅魚龍化石】	60
圖 2-60【殷商·高古玉魚龍】	60
圖 2-61【明·玉魚龍花草紋帶飾】	61
圖 2-62【明·周制魚龍海獸紫檀筆筒】	61
圖 2-63【蜃龍·東京都台東區上野東照宮】	62
圖 3-1【祝融·明蔣應鎬繪圖本】	65
圖 3-2【祝融·清汪紱圖本】	65
圖 3-3【蓐收·明胡文煥圖本】	68
圖 3-4【禺彊·明蔣應鎬繪圖本】	70
圖 3-5【禺彊·清汪紱圖本】	70
圖 3-6【句芒·清汪紱圖本】	72
圖 3-7【夏后啟·明蔣應鎬繪圖本】	73

圖 3-8【夏后開·明蔣應鎬繪圖本】	73
圖 3-9【冰夷·明蔣應鎬繪圖本】	77
圖 3-10【龍魚·清汪紱圖本】	79
圖 3-11【龍魚·清《禽蟲典》】	79
圖 3-12【陵魚·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82
圖 3-13【陵魚·清汪紱圖本】	82
圖 3-14【燭陰·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87
圖 3-15【燭陰·清汪紱圖本】	87
圖 3-16【燭龍·明蔣應鎬繪圖本】	89
圖 4-1【窳窳·明蔣應鎬繪圖本】	98
圖 4-2【窳窳·清汪紱圖本】	100
圖 4-3【窳窳·明蔣應鎬繪圖本】	100
圖 4-4【貳負臣危·明蔣應鎬繪圖本】	100
圖 4-5【貳負臣危·清汪紱圖本】	103
圖 4-6【雷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106
圖 4-7【雷神·清吳任臣近文堂圖本】	106
圖 4-8【夔·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107
圖 4-9【夔·明蔣應鎬繪圖本】	107
圖 4-10【應龍·明胡文煥圖本】	110
圖 4-11【蚩尤·清汪紱圖本】	114
圖 4-12【女魃·清汪紱圖本】	116
圖 4-13【相柳·明胡文煥圖本】	117
圖 4-14【柔利國·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117
圖 4-15【形天·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118
圖 4-16【(蜀鳥)鳥·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125
圖 5-1【計蒙·明蔣應鎬繪圖本】	129
圖 5-2【計蒙·清汪紱圖本】	129
圖 5-3【鳥身龍首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130
圖 5-4【鳥身龍首神(鵠神)·明胡文煥圖本】	130
圖 5-5【鳥身龍首神(中山神)·清汪紱圖本】	131
圖 5-6【馬身龍首神(中山神)·清汪紱圖本】	133
圖 5-7【龍身人面神(南山神)·清汪紱圖本】	135
圖 5-8【龍身人面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135
圖 5-9【龍身人面神(南山神)·清汪紱圖本】	136
圖 5-10【龍身鳥首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137
圖 5-11【鼓·明蔣應鎬繪圖本】	138
圖 5-12【鼓·清汪紱圖本】	138

圖 5-13【人魚·清汪紱圖本】	140
圖 5-14【龍龜·清汪紱圖本】	144
圖 5-15【鼉·明蔣應鎬繪圖本】	145
圖 5-16【鼉·清汪紱圖本】	145
圖 5-17【頡·清汪紱圖本】	147
圖 6-1【囚牛·龍頭胡琴】	155
圖 6-2【囚牛·金製龍頭胡琴】	155
圖 6-3【手雕睚眦裝乾隆佩劍】	155
圖 6-4【嘲風·雍和宮的飛簷走獸】	156
圖 6-5【蒲牢·雍和宮銅鐘】	157
圖 6-6【香爐腳上的狻猊】(新浪博客 2012/7/25)	157
圖 6-7【鼉·日壇公園】	158
圖 6-8【狻猊·山西洪洞縣明代監獄的虎頭牢】	159
圖 6-9【狻猊·臺南開元寺】	159
圖 6-10【鼉·雍和宮的碑頂龍紋】	159
圖 6-11【螭吻·雍和宮的吞脊龍】	160
圖 6-12【螭吻·北京皇家園林地壇方澤壇吞脊】	160
圖 6-13【周鼎的饗饗紋】	163
圖 6-14【周鼎的饗饗紋】	163
圖 6-15【萬寧橋西北側的蚣(虫夏)】	163
圖 6-16【椒圖·北京魏染胡同民宅大門】	164
圖 6-17【椒圖·紫禁城角樓的門】	164
圖 6-18【螭首·恭王府】	165
圖 6-19【螭首·西安大明宮遺址】	165
圖 6-20【麒麟·宋武帝劉裕初寧陵】	165
圖 6-21【麒麟·北海鐵影壁】	165
圖 6-22【朝天吼·清代石雕】	166
圖 6-23【朝天吼·天安門華表】	166
圖 6-24【貔貅·北京金融街建設銀行門前】	166
圖 6-25【清·貔貅銅像】	166

# 第一章 緒論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龍文化源遠流長，龍是神話中能興雲雨、利萬物的神獸。《說文解字》卷十一云：「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龍為「四靈」之首，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龍形圖案，來自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sup>2</sup>。這說明，在很早以前，中國人就已經有龍崇拜了。《詩經》中，常有對龍的描寫，如《毛詩·商頌·玄鳥》云：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大(米喜)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sup>3</sup>

又如《毛詩·周頌·載見》云：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儻革有鶻，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sup>4</sup>

---

<sup>1</sup>〔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652。

<sup>2</sup>興隆窪文化查海遺址：興隆窪文化因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遺址的發掘而得名，敖漢旗緊鄰遼寧省，查海遺址在遼寧省阜新縣。在其村落中心廣場內，由大小均等的紅褐色石塊堆塑而成。龍約長20公尺，寬近2公尺，揚首張口，彎腰弓背，尾部若隱若現。是迄今為止，發現最早、形體最大的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報〉，《考古》，1994年12期，頁145。

<sup>3</sup>〈毛詩·商頌·玄鳥〉，《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793~794。

<sup>4</sup>〈毛詩·周頌·載見〉，《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735~736。

以上顯示出，在盛大的祭祀活動中，繪有龍紋的旗幟，迎風邐邐，既莊嚴又神聖的場面。

《楚辭·離騷》云：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糜以為粢。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遭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霭兮，鳴玉鸞之啾啾。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余。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軛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蛇。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sup>5</sup>

在《楚辭》中，龍也常是被詠頌的對象。愛國詩人屈原，在膾炙人口的《離騷》中，以熱情的詩句、豐富華美的修辭，表現出他崇高的人格，及強烈的憂國憂民情懷。

漢以後，由於漢武帝大力宣導，漢賦發展很快，且成了歌功頌德的文體。漢，瑞符之說大行，其中又以龍為最，於是龍常成為賦所談論的題材，如：張衡〈東京賦〉所提到的龍有：「龍圖授羲，龜書畀姒。」<sup>6</sup>、「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sup>7</sup>、「飛雲龍於春路，屯神虎於秋方。」<sup>8</sup>、「濯龍芳林，九谷八溪。」<sup>9</sup>、「九龍之內，題曰嘉德。」<sup>10</sup>、「龍雀

---

<sup>5</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64~68。

<sup>6</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0。

<sup>7</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1。

<sup>8</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2。

<sup>9</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3。

<sup>10</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3。

盤蜿，天馬半漢。」<sup>11</sup>、「龍輅充庭，雲旗拂霓。」<sup>12</sup>、「火龍黼黻，藻繹鞏厲。」<sup>13</sup>、「龍  
輶華轡，金鉸鏤錫。」<sup>14</sup>、「順時服而設副，咸龍旂而繁纓。」<sup>15</sup>、「天子乃撫玉輅，時乘  
六龍。」<sup>16</sup>、「白龍魚服，見困豫且。」<sup>17</sup>……等。

唐宋時期，出現所謂的「龍賦」，如白居易〈黑龍飲渭賦〉云：

龍為四靈之長，渭居八水之一。飲壘壘之清流，落彬彬之玄質。忽兮下降，貴然  
躍出。首蜿蜒以涌煙，鱗錯落而點漆。動而無悔，爰作瑞於秦川；應必有徵，乃  
效靈於漢日。觀其攸止，察其所為；行藏不忒，動靜有儀。睛眸炫耀，文彩陸離。  
躍于泉，於焉表異；守其黑，所以標奇。或隱或見，時行時止。順冬夏而無乖，  
應昏明而有以。<sup>18</sup>

給人栩栩如生、神態畢現之感。王安石〈龍賦〉云：

龍之為物，能合能散，能潛能見，能弱能強，能微能章，惟不可見，所以莫知其  
鄉。惟不可畜，所以異於牛羊。<sup>19</sup>

對龍之描述，別開生面。

---

<sup>11</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4。

<sup>12</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5。

<sup>13</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8。

<sup>14</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9。

<sup>15</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9。

<sup>16</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73。

<sup>17</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81。

<sup>18</sup>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月1日），頁874。

<sup>19</sup> 〔宋〕王安石撰：《臨川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六別集類六（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324。

關於龍的形象，古籍多有記載。如：《廣雅·釋螭》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sup>20</sup>此說明了龍有多樣不同的種類。李時珍《本草綱目》卷四三引王符云：

《爾雅翼》云：『龍者，鱗蟲之長。』王符言其形有九似：角似鹿，眼似鬼，耳似牛，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鯉，爪似鷹，掌似虎。背有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聲如戛銅盤，口有鬚髯，頷有明珠，喉有逆鱗。頭有博山，又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呵氣成雲。既能變水，又能變火。<sup>21</sup>

說明龍為兼具各種動物所長之神物。

由以上所述，可知龍是祥瑞的象徵。歷代帝王都自命為「真龍天子」，龍於是成了皇權象徵。發展至今，龍在中國人的潛意識裡，是不可抹滅的印記。對每一個炎黃子孫來說，龍的形象是一種符號、一種意緒、一種血肉相連的情感，並成為一種文化的凝聚和表現。於是，龍成為中華民族的象徵，甚至是中華文化的象徵。「龍的子孫」、「龍的傳人」等稱謂，常成為所有華人的代名詞。

每逢龍年，很多人都期盼能生龍子、龍女，或懷著遇龍則發、有龍乃盛的心情。本研究希望透過《山海經》及與龍有關之古籍文獻，對龍神話加以探究，並了解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進而深入的認識龍文化。此外，期望普天之下的華人，能發揮堅毅團結的龍精神，並熱愛我中華民族幽微精深的傳統文化與思想。

## 第二節 研究範圍

本論文主要是研究晉·郭璞《山海經傳》、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袁珂《山海經校注》等三個版本中，所記載的龍神話，並參酌有關龍神話記載之古籍文獻、史書、

---

<sup>20</sup> 〔三國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sup>21</sup> 〔明〕李時珍撰：《本草綱目》，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四醫家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875。



經典、文集、筆記、字書等，進行探究、分析。諸如：《周易》、《尚書》、《詩經》、《禮記》、《左傳》、《爾雅》、《國語》、《楚辭》、《莊子》、《呂氏春秋》、《史記》、《淮南子》、《說苑》、《說文解字》、《論衡》、《漢書》、《廣雅》、《博物志》、《竹書紀年》、《穆天子傳》、《拾遺記》、《搜神記》、《述異記》、《文選》、《水經注》、《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懷麓堂集》、《升庵集》、《伏羲考》、《古本山海經圖說》等書，及考古發現之遺址相關資料，近人專著、學位論文、期刊論文等，來探討闡述「龍的起源」，「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龍的分類」，「乘兩龍者」，「龍魚、陵魚」，「燭龍、燭陰」，「窳窳」，「雷獸、雷神」，「應龍」，「山神」，「以龍命名的山水」，「產與龍有關之動植物」等議題。最後加以比較與分析，並統整、歸納。

### 第三節 研究方法

#### 一、文獻分析法:

本論文主要依據晉·郭璞《山海經傳》、清·郝懿行《山海經箋疏》、袁珂《山海經校注》等三個版本中，所記載的《山海經》中的龍神話注解，並參酌有關龍神話記載之古籍，將各種文獻之龍神話資料，加以比較分析，考察辨異，進行例證、詮釋，進而做歸納整理。

#### 二、歷史分析法:

本論文透過同源資料、異源資料、及古籍文獻，依時代，探討龍的起源，龍形象的演變與發展，龍的分類，及探究龍生九子之各種說法。並依據三個不同版本的注解，釐清《山海經》中的各種龍神話，跳脫《山海經》章節的束縛，將具相關性的龍神話串連在一起，進行比較分析，最後再彙整歸納出結論。

### 第四節 前人研究回顧

以下，就歷來對於龍起源、龍形象、龍文化的研究成果，加以介紹，並說明與本論

文之關聯:

## 一、專著:

(一) 劉志雄、楊靜榮:《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

該書認為龍與中華民族，尤其是漢族文化、歷史存在著密切的聯繫。龍是十二生肖之一，龍在中國無論是在政治、文學、藝術、習俗和信仰中，都佔有重要的地位。該書分別從「龍的起源」、「龍的形成」、「龍的歷程」、「龍與宗教」、「龍與政治」、「龍與繪畫、文學、民俗節日」等六個方向，對龍文化進行探析。

該書在「龍的起源」中，論述:龍的定義，原龍紋出現的歷史文化背景，原龍紋的種類、原型、含義，原龍紋的共性與演化模式。在「龍的形成」中，探析:龍形成的歷史文化背景，龍的形成，龍的內涵、龍的含義。在「龍的歷程」中，討論:商代龍形象的演變，西周時代龍的含義及形象的演變，東周時代龍的含義及形象的演變，六朝時代的龍紋，隋唐時代的龍紋及魚龍變紋，宋代的畫龍理論與宋元時代的龍紋，明清時代的龍紋，龍的繁衍與附會—龍生九子。

該書的「龍的起源」、「龍的形成」、「龍的歷程」等三部分，與本論文第二章「龍的淵源與流變」中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龍的分類及龍生九子等探究，關係密切，頗值得參考。

(二) 龐進:《中國龍文化》，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4月1日。

龍是中華民族的廣義圖騰、精神象徵、文化標誌和情感樞紐。該書從「龍之源」、「龍之流」、「龍之祖」、「龍之族」、「龍之神」、「龍之俗」、「龍之跡」、「龍之魂」等八個方面，對龍文化進行了多方面的考察與論述。該書既注重理論性、系統性，又注重可讀性和資料性的特點。

龐進認為龍起源於:蛇、鱷、魚、蜥蜴、鯢、豬、馬、牛、鹿、虎、熊、犬(狼)、鷹、雷電、雲、虹霓及古生物化石等。將龍分為:原龍期、夔龍期(又分成:夏代龍、商代龍、西周龍)、飛龍期(又分成:春秋戰國龍、秦代龍、漢代龍)、行龍期(又分成:魏晉南北朝龍、隋代龍、唐代龍)、黃龍期(又分成:宋代龍、元代龍、明代龍、清代龍)、祥龍期、

域外龍等。又認為「龍之祖」為:盤古、伏羲、女媧、炎帝、黃帝……等。

該書對於龍的起源、龍的分期，與本論文第二章「龍的淵源與流變」中龍圖騰文化、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龍的分類等探論，關係密切，頗值得參考。但其對龍的分類與本文不同，除了依時代劃分外，又分為:原龍期、夔龍期、行龍期、黃龍期、祥龍期、域外龍等。

## 二、學位論文:

(一)陳昭吟:《唐小說中龍故事類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唐小說源於六朝志怪而文采繁盛，為我國小說史上有意創作之始。龍在唐文化中佔有重要地位，並且隨著文化的進展，受到哲學、宗教等觀念影響，表現在唐小說中，較六朝志怪更具多樣性。

該論文主要以《太平廣記》為範圍，依唐小說龍故事之情節單元，分其類型，加以研究。唐小說中龍故事類型，由其情節單元的分析，可發現影響其類型多樣性的原因，在於:1.神話傳說的保留。2.神山道教對龍的改造。3.佛經故事的傳入。4.人性心裡的反應。

唐代由於文物鼎盛、交通發達，人們對於龍的觀念也有所變革。因而影響到龍故事的變化，龍故事的類型，也具有承先啟後的作用。後代龍故事承此類型者，皆可由此探源而溯其本。

該論文的「行雨的故事」中認為龍為古代之圖騰信仰，在神話傳說中有颶風暴雨的能力。又因其具有興雲致雨的特性，故每逢天旱，人們總是祈求龍來相助。與本論文探討龍圖騰文化，有很大的關聯性，值得參考。

(二)張貞海:《宋前神話小說中龍的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該論文研究，將龍之形象分為:(1)全龍軀體類:探討應龍、蛟龍、虯龍、螭龍。(2)人龍合體類:研究人首龍身與人首蛇身型之混淆情況;敘說人首龍蛇身神的產生原因及其作

用；並從人首龍蛇身看先民之意識形態。

該論文分別探究先秦兩漢神話中龍之象徵意義有:帝王之徵、賢者之徵、太平瑞應、升天之道、災害之徵等。又分析先秦兩漢時期龍神話之社會功能為:國家團結的象徵、歷史教化的功能、文學創作的素材等。

該論文歸納六朝唐人小說中龍的故事所反映的思想有:有動物崇拜觀念之承繼、陰陽災異學說的胤續、道教神仙思想的開拓、因果報應觀念的發展等。

該論文對龍形象、龍之象徵意義、龍之社會功能，研究深入詳盡，脈絡清晰，對本論文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研究，極具參考價值，將作為未來研究的依據。

**(三)蘇敏如:《中國水界神異動物象徵研究—以太平廣記魚、龜、蛇、龍為例》，(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

該論文，對「《山海經》中的原始巫術與圖騰信仰」加以探討，並在「龍故事之內容與思想」中，探析龍的本質與神異性，與筆者研究之「龍的淵源與流變」有相關性，具參考價值。

**(四)蔡佩芳:《西遊記中龍王世界的探究》，(台中: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龍在中國文化中的地位崇高，不僅代表最高統治者的圖騰，還帶有人們敬天畏神的原始宗教思想。隨著古人對龍王信仰的流變，衍生出許多與龍有關的傳說故事，並逐漸對文學作品產生影響。龍王的角色，亦頻頻出現在小說、詩歌、戲曲等文學作品中。

《西遊記》中，蘊藏著許多民間社會風俗與民情，且揉合儒、釋、道三家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在《西遊記》中的故事，有多個龍王角色出現，但形象迥異，其角色多樣性，在文學作品中較為少見，是一部刻畫龍王形象的大成之作。

該論文在第二章對中國民間龍王信仰的形成與流變作探析；第三、四章將龍王信仰文化、歷代龍王故事與《西遊記》中所出現的龍王角色進行比較、分析。包含龍王信仰的社會功能、歷代龍王故事的類型、《西遊記》中所呈現的龍王角色意涵等，探討中國民間的龍王信仰，與《西遊記》中龍王角色的關聯，及《西遊記》成書當時的龍王信仰，

對於作者在創作時之影響。呈現作者在吸收社會文化的養分後，承襲既有的風俗民情與民間故事，再加以創新、組合，完成一本雅俗共賞、膾炙人口的傑作，藉以探討社會環境、作者與作品之間的關係。

該論文，在「龍王信仰的演變」中，探析中國龍的起源、定義，龍崇拜與帝王崇拜的結合，與本論文研究龍起源、龍與王權思想之關係，頗有關聯性，值得參考。

## 二、期刊論文:

(一)蔡哲茂:〈燭龍神話的研究—以現代天文學來印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類》,第 68 期上冊,1994 年。

該論文認為從古籍中對燭龍神話的描述,可歸納出:在西北方,太陽光照不到的幽冥之地,有龍的存在。它的形象為人面蛇身,能照亮九陰。它擁有紅色的身子,身長千里,能蛇行,蜿蜒至高空中。它不吃、不喝、不休息,能呼風喚雨。它白天醒來,而在黑夜入睡,居住在鍾山,名為「燭陰」。

關於燭龍的由來,古籍均認為是「龍銜燭」或「龍銜火精」而致。對於燭龍的解釋及批評,該論文認為「北極光」的說法最為正確,並將張明華的理由,加以歸納整理。該論文之論述內容,對本論文燭龍之研究,深具參考意義。

(二)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年)。

該論文認為:

- 1.宋人程頤在《伊川語錄》中,對龍的敘述,太輕描淡寫。
- 2.《太平御覽》卷六一七引《莊子·天運篇》,比《莊子·天運篇》中,孔子的語氣,似乎更加激動。
- 3.《史記·老子韓非列傳》中,完全是一派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的由衷讚嘆。這與司馬遷思想中黃老傾向有關,已將龍推上超凡脫俗,變化無常。
- 4.《莊子·天運篇》成玄英疏中,已將龍的神奇,推崇至莫測高深的地步。而且,也是

中國古文獻中，對龍最早的描述，但太玄妙，難以捉摸。

5.《管子·水地篇》中，引進量的概念，比《莊子·天運篇》具體。

6.劉向在《說苑·辨物篇》中，認為龍非池中之物，豈能受量的束縛。

7.許慎的《說文解字》裡，將龍的定義，經典化。

8.羅愿《爾雅翼》卷二八引王符，王符用「九似說」把之前，孔子、莊子、管子、劉向、許慎等提到的龍，做具體形象的描述，但又太僵硬呆板，龍靈異的稟賦，幾乎蕩然無存。

王符認定的龍形象，具有複合性，雖然龍為神獸，但其形象，亦不能無現實之依據。

9.近年來，研究者不再沿著「九似說」的方向，而認為，龍是原始宗教信仰的崇拜物。

它可能來自某種動物或自然現象，也可能由幾種動物或自然現象疊合、混合至融合、化合而成。

10.最常見的說法，是龍來自蛇；其次是龍來自鱷。

該論文將龍形象的發展、演變、分類，與本論文「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關係密切，值得成為參考資料。

**(三)何根海:〈大禹治水與龍蛇神話〉，《安徽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27 卷第 6 期，2003 年 11 月。**

該論文認為，在諸多古籍中，龍蛇總是與河川洪水有著密切的關聯。大禹治水神話中的龍蛇，其實是指洪水河川。洪水河川是龍誕生的生態起點和自然基礎，是群龍最原始的基礎形象。這種基礎形象，是初民具象思維聯想的結果。這可從眾多神話材料中，得出龍的初始原型，為洪水河川的形態與象徵意義。

該論文認為大禹治水神話中的龍蛇，是指洪水河川的理由有:

(1)河川的形、色、聲、態、流、變、動、勢，與龍的形象結構，有著緊密的關聯和趨同性質。

(2)從初民對河川的內在反應來看，原始龍之形貌便源於河川。

(3)龍與雨水間的關係非常密切。

該論文認為，大禹治水中的禽龍、斬龍、訓龍、治龍，及攻共工、殺相繇等，均為

禹疏川導滯、治服洪水的真實顯現。中國上古時，有「乘龍」、「御龍」、「駕龍」類的神話。龍在古人的觀念中，是富有神話色彩的動物，它多為神人服役。<sup>22</sup>或認為這些龍與蛇協助四方之神人，即四方溝通天地使者。<sup>23</sup>亦即龍可以幫助溝通民神、天地，諸神以及生活中有異稟的巫覡，可以乘龍往來於人神、天地之間。<sup>24</sup>由於，龍的初始原型為自然河川，「乘龍」、「御龍」、「駕龍」、「踐龍」等神話，反應初民利用原始水上交通工具，遵水路而行的真實行為。

大禹治水中的龍蛇，尚不能看成是夏部族的圖騰，因為圖騰崇拜心理是自然崇拜心理最成熟的形態<sup>25</sup>，龍作為圖騰不是一蹴可幾的，它必須經歷漫長的動物崇拜、圖騰崇拜兼容並蓄時期，所以，不能一提到蛇、蟒、蜥、鱷等動物，就認定是某部族的龍圖騰。

群龍在大禹君臨天下後，又演變發展成夏部族的圖騰，其原因為：

一、從龍的自然演化層面來看，它是初民對蛇、蟒、蜥、鱷等動物形象的神祕感知，與先前對河川的感知發生互相滲透聯想而形成的。

二、從政治層面來看，禹君臨天下後，為強化王權、神話統治，實現對雨水的神祕控制，便借助龍此一神物的力量，來神聖權力、鞏固地位、加強統治，龍因此逐漸發展演變為夏部族的祖先、保護神和夏王朝共同的圖騰神。

此時，龍被塑造成至高無上的祥瑞降福之神，是禹得國祚之祥徵瑞應。大禹治水後，龍圖騰被政治化、神聖化，群龍便漸漸消退與自然河川原形初始的印記，也與原始自然根源漸失去真實歷史的聯繫，龍僅保留著憑藉水神這一隱密神性，與河川、雨水系統，發展著暗脈潛通的關係。

該論文與本論文龍圖騰文化之研究，有相關性，值得作為參酌資料。

---

<sup>22</sup> 袁珂:《中國神話通論》(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頁300。

<sup>23</sup> 羅二虎:《龍與中國文化》(海口:三環出版社,1990年),頁77。

<sup>24</sup> 羅二虎:《龍與中國文化》(海口:三環出版社,1990年),頁109。

<sup>25</sup> 余理、李平、陳麗:《崇拜心理學》(北京:華齡出版社,1997年),頁34。

## 第二章 龍的淵源與流變

龍是中國古代神話傳說中的靈異神物，身長若蛇，有麟、角、腳，能飛天、能潛淵、更能興雲作雨。在古時，龍為帝王的象徵，也常用來指帝王和其有關的物品，如：龍顏、龍廷、龍袍等。龍在十二生肖中，排列第五。龍與鳳凰、麒麟、龜並稱「四瑞獸」<sup>26</sup>。青龍與白虎、朱雀、玄武是中國天文的「四象」<sup>27</sup>。

多年來，龍已深入中國社會、生活各層面。既然，龍與中華文化間的關係，密不可分，讓我們先對龍探其源、溯其本，以便深入了解龍的淵源與流變。

### 第一節 古籍中關於龍的記載

古籍中，有關龍的記載繁多，列舉如下：

一、《周易·乾卦》云：

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無首，吉。<sup>28</sup>

「潛龍勿用」，是指蛟龍蓄勢待發的蟄伏隱藏，因此多半曖曖內含光，沉潛以待；其後多譬喻賢才遭到埋沒，不被重用的情形。「飛龍在天」，是指帝王在位；其後多喻飛黃騰達的人生境遇。「亢龍有悔」，是指龍處於至高極尊之位，應以高亢、

---

<sup>26</sup> 四瑞獸：《禮記·禮運》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為畜，故魚鮪不泔；鳳以為畜，故鳥不獮；麟以為畜，故獸不狘；龜以為畜，故人情不失。故先王秉著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設制度，故國有禮，官有御，事有職，禮有序。」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頁614。

<sup>27</sup> 四象：指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分別代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在二十八宿中，四象用來劃分天上的星星，又稱「四神」、「四聖」。

<sup>28</sup> 〈周易·乾〉，《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8~10。



盈滿為戒，否則將有敗亡之虞；其後譬喻高處不勝寒的人生處境，隨時可能再度龍困淺灘。由此幾句簡單的言辭，道盡諸般人生況味。

二、《周易·坤卦》云：「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sup>29</sup>是指龍戰於野，地上流滿了黑黃黃的血，雙方兩敗俱傷。

三、《尚書·虞書·益稷》云：

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sup>30</sup>

「十二章」是中國古代禮服上常見的十二種花紋。「日、月、星辰」，是「明」，它照耀人間，造福人類。「山」，有穩重、鎮定之意。「龍」，取異物、變幻之意。「華蟲」，是雉雞，羽毛五色，甚美，取其有文彩之意。古代服飾多以山、龍、華蟲作五彩繪。「宗彝」，古代宗廟祭祀所用的酒器，取供奉、孝養之意。「藻」，取潔淨之意。「火」，取明亮之意。水藻和火焰，為標誌的章紋。「粉米」，是白色的米形花紋，取有所養之意。「黼」，是黑白相間，如斧形的花紋，取割斷、果斷之意。「黻」，是黑青相間，如兩弓相背形的花紋，取其辨別、明察、背惡向善之意。

四、《左傳·昭公十七年》云：「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sup>31</sup>傳說伏羲氏時，有龍馬銜圖之瑞，乃以龍名其百官師長，故曰「龍師」。

五、《左傳·昭公十九年》云：

<sup>29</sup> 〈周易·坤〉，《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20。

<sup>30</sup> 〈尚書·虞書·益稷〉，《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67~68。

<sup>31</sup> 〈左傳·昭公十七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835。

鄭大水，龍鬥於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魏榮焉。子產弗許，曰：「我鬥，龍不我覲也；龍鬥，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sup>32</sup>

鄭國發生大水，傳聞龍在洧淵打鬥，國人害怕水災繼續危害，遂請子產祭龍以禳除災害。子產卻認為龍的出現，與人事無關，不需在意。而龍本在洧淵，不需禳除。子產認為不需求龍，龍也不必求他，兩不干涉，平安無事。這說明子產對神怪之事不迷信。

六、《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云：「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谷。」<sup>33</sup>齊侯因得龍輔玉及一件羔裘，而把陽谷邑給了公衍，可知這龍輔玉、羔裘價值連城。

七、《莊子·天運》云：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乎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嚼，予又何規老聃哉！」<sup>34</sup>

成玄英疏：「本何而成妙體，妙體窮冥；迹散而起文章，文章煥爛。」孔子將老聃比喻為龍，對其仰之彌高。

八、《莊子·列禦寇》云：

<sup>32</sup> 〈左傳·昭公十九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847。

<sup>33</sup>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922。

<sup>34</sup> 〈莊子·天運〉，《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231~232。

取石來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領下，子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sup>35</sup>

「驪龍」，指黑龍。在驪龍的領下取得寶珠，原指冒大險得大利。後常比喻文章含義深刻，措辭扼要，得到要領。

九、《管子·水地》云：

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謂之神龜與龍，伏聞能存而能亡者也。<sup>36</sup>

在古人看來，龍是一種變化莫測、形蹤不定的動物。將龍神格化，有「可大可小」、「升天入地」之特異本領。龍具有特異的形象，超乎「眾水物」之上，再加上能隨心所欲的變化，所以也變得更「神話化」了。

十、《說苑·辨物篇》云：

神龍能為高，能為下，能為大，能為小，能為幽，能為明，能為短，能為長。昭乎其高也，淵乎其下也，薄乎天光，高乎其著也。一有一亡，勿微哉，斐然成章。虛無則精以和，動作則靈以化。於戲，允哉！君子辟神也。觀彼威儀，游燕幽閑，有似鳳也。<sup>37</sup>

---

<sup>35</sup> 〈莊子·列禦寇〉，《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459。

<sup>36</sup> 〈管子·水地〉，《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237。

<sup>37</sup> 〔西漢〕劉向撰:《說苑》(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6年3月28日)，頁779。

可見，在古人心目中，龍是善於變化，難於捉摸的神物。

十一、《拾遺記·虞舜》云：

南潯之國，有洞穴陰源，其下通地脉。中有毛龍，時蛻骨於曠澤之中。魚龍同穴而處。其國獻毛龍，一雌一雄，故置豢龍之宮，至夏代豢龍不絕，因以命族。至禹導川，乘此龍。及四海攸同，反放河納。<sup>38</sup>

這說明夏朝盛行飼養龍的習俗，以龍作為氏族名。

十二、《三國演義·曹操煮酒論英雄》：

曹操曰：「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雲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於宇宙之間，隱則潛伏於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龍之為物，可比世之英雄。玄德久歷四方，必知當世英雄。」請試指言之。<sup>39</sup>

曹操這一番話，看似描述龍之變化，目的是在說「人得志而縱橫四海」。顯然，這是他的一番自我剖白，借物狀志。當然他也試探在劉備眼裡，什麼人能縱橫四海，比得上曹操。

由以上古籍之記載，可知龍為具有以下特性之神物：能興雲吐霧；形體能巨能細、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行蹤能高於天、能下於淵；能幽能明；春分登天、秋分潛淵。

---

<sup>38</sup> 〔東晉〕王嘉撰：《拾遺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頁9370。

<sup>39</sup> 〔明〕羅貫中撰：《三國演義》二十一回(台北：文源書局，1981年)，頁134~135。

## 第二節 龍字的演變與龍圖騰文化

### 一、龍字的演變與意義



圖 2-1 【龍字形的演變】 (<http://blog.huayworld.org/Twinwolves>)2013/2/15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行书	草书	繁体标宋	简体标宋	简化方案
									删减“立”、“月”， 并利用草书字形 简化其余部分。
前4·534 京津 1293	龙母尊 古鉢	说文解字	李孟初碑	魏灵藏造像 颜真卿	垂其昌	怀素	印刷字库	印刷字库	

圖 2-2 【龍字形的演變】 (<http://dict.shufajj.com>)2013/2/15



圖 2-3 【龍字形的演變】 (<http://zdg45.blogspot.com>)2013/2/15

商 周 春秋 秦 漢 北魏 隋 唐



圖 2-4 【龍字形的演變】 (<http://google.com.tw>).2013/215

(一)以漢字形之演變，來探論「龍」字形的演變:

1. 甲骨文: 「𪛗」(京津一二九三)<sup>40</sup>

像頭戴王冠「𠩺」的大蛇「𪛗」，大口利齒，靈活騰躍的巨蟒般的身子。造字本義：中生代一種大口利齒的巨型爬行動物。

2. 早期金文: 「𪛗」(龍母尊)<sup>41</sup>

承續甲骨文的字形。將甲骨文「𪛗」，寫成利齒大口的「𪛗」。

3. 晚期金文: 「𪛗」(古金爾)<sup>42</sup>

將早期金文的頭冠「𠩺」寫成「𠩺」(辛)，表示「龍」頭上長著王冠狀的角，是「蛇中之王」，疑為古人眼中的巨蟒。誤將早期金文的口齒形象「𪛗」寫成「𠩺」(月)，同時加長滿鱗的身子「𪛗」。

4. 篆文: 「𪛗」(說文解字)<sup>43</sup>

將金文字形中的頭冠「𠩺」，寫成「𠩺」(辛)，並在獸身上加「匕」(匕)、加「彡」(彡)，

<sup>40</sup>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第 1 刷), 頁 417。

<sup>41</sup> 李圃主編:《古文字詁林》(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第 1 版第 1 刷), 頁 418。

<sup>42</sup> 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2005 年 8 月 6 刷), 頁 818。

<sup>43</sup> 陳和祥編纂:《真草隸篆四體大字典》第四冊(台北:大通書局, 1981 年 10 月初版), 頁 2069。

表示「龍」足有利爪、背上長鱗。

5.隸書:「龍」(魯峻碑陰)<sup>44</sup>

將篆文的「𪛗」(辛)，寫成「立」(立)。

6.楷書:「龍」

「龍」字形的演變，由象形甲骨文、金文(大口利齒、靈活騰躍的巨型爬行動物)，漸變成繁複的篆體(頭上長角、足有利爪、背上長鱗)，再演化為隸書、楷書(將辛，改為立)。

(二)「龍」字的意義:

就古籍、字書，來探究「龍」字的意義:

1.《韓非子·說難》云:

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

45

韓非說的龍，是一種實在的動物，它的特點是:能騎、有鱗、會傷人。

2.《論衡·龍虛》云:

孔子曰:「龍食於清，游於清；龜食於清，游於濁；魚食於濁，游於濁。丘上不  
及龍，下不為魚，中止其龜與!」<sup>46</sup>

<sup>44</sup> 陳和祥編纂:《真草隸篆四體大字典》第四冊(台北:大通書局，1981年10月初版)，頁2069。

<sup>45</sup> 〈韓非子·說難〉，《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66。

<sup>46</sup> 〔東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臺六版)，頁278。

孔子將龍與龜、魚並列，認為龍是生活在水中的動物，但龍又具有一般動物所沒有的超然不群之特性，及變化飛升的神通。

3. 《說文解字》卷十一云:

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從肉，飛之形，童省聲。凡龍之屬皆從龍。<sup>47</sup>

龍是變幻莫測之神物。

4. 《廣雅·釋魚》云:

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龍能高能下，能小能巨，能幽能明，能短能長，淵深是藏，敷和其光。<sup>48</sup>

龍有各種種類、形象及不同的名稱。

7. 《辭海·龍部》云:

(1) 鱗蟲之長，見《說文》。按舊說以龍為四靈之一。

(2) 君也，見《廣雅·釋詁》。

(3) 歲星也。《左傳·襄公二十八年》：「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注：「龍，歲星，歲星木也，木為青龍。」又東方七宿也。

(4) 馬名。《周禮·夏官》廋人：「馬八尺以上為龍。」《說文·通訓定聲》云：「馬以高為貴故神異之。」《禮·月令》：「駕蒼龍。」

(5) 堪輿家以山勢為龍。稱其起伏綿互為龍脈，氣脈所結為龍穴。

<sup>47</sup> 〔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652。

<sup>48</sup> 〔三國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6)姓也。《廣韻》：「舜納言龍之後，或曰出於御龍氏。」<sup>49</sup>

8.《辭源·龍部》云：

(1)古代傳說中的一種善變化能興雲雨利萬物的神異動物，為鱗蟲之長。《禮記·禮運》：「麟、鳳、龜、龍，謂之四靈。」

(2)喻皇帝。《易·乾》：「飛龍在天，大人造也。」疏：「飛龍在天，猶聖人之在王位。」

(3)《左傳·襄公二十一年》：「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故喻非常之人為龍。

(4)星宿名。即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左傳·桓公五年》：「龍見而雩。」疏：「天官東方之星，盡為蒼龍之宿。」

(5)舊時風水術因山形地勢逶迤曲折像龍，故謂山勢曰龍。《全唐詩》三五五劉禹錫《虎丘寺路宴》：「埋劍人空傳，鑿山龍已去。」

(7)姓。《孟子·滕文公》上有龍子，楚漢時項羽將有龍且。見《廣韻》。<sup>50</sup>

9.《漢字源流字典》云：

【字形】：



圖 2-5 【龍字形的演變】(<http://www.s386999.com>)2012/5/29

【構造】：

(1)象形字。甲骨文像傳說中的神異動物龍形。其實當是閃電的神化形象。初民

<sup>49</sup> 熊鈍生主編：《辭海》，台灣中華書局辭海編輯委員會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臺二版)，頁5134。

<sup>50</sup> 商務印書館編輯：《辭源》(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4月16日臺灣第5版)，頁1962。

無科學知識，不能認知閃電，便將其神化為龍這種動物。

- (2)金文大不同。
- (3)篆文文字化。
- (4)隸變後楷書寫作「龍」。
- (5)如今簡化作「龙」。

**【本義】**：本義為由閃電神化來的神異動物。

**【演變】**：

- (1)龍，本義指傳說中的神異動物：麟、鳳、龍、龜，謂之四靈。
- (2)龍是神物，故用以象徵帝王：龍子龍孫、龍床、龍輿。
- (3)又用以比喻英才：諸葛孔明者，臥龍也。
- (4)又引申指形狀像龍的東西：車水馬龍、龍舟。龍卷風。
- (5)又指一些巨大的爬行動物：恐龍。
- (6)又用作十二生肖之一：屬龍。<sup>51</sup>

10.《古代漢語大字典》云：

- (1)喻指君王。《呂氏春秋·介立》：「晉文公反國，介子推不敢受賞，自為賦詩曰：『有龍于飛，周遍天下。』」
- (2)指駿馬。《呂氏春秋·孟春》：「乘鸞輅，駕蒼龍。」<sup>52</sup>

綜而言之，龍為中國古代傳說中的靈異神物，龍亦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徵。傳說龍的形象：虎鬚鬣尾，身長若蛇，有鱗若魚，有角仿鹿，有爪似鷹，能走，亦能飛，能大能小，能隱能現，能翻江倒海，能興雲降雨，變化萬千。它是中國古代帝王的象徵，也用來指與帝王有關的東西：龍種、龍顏、龍廷、龍袍等。或指形狀像龍的物品：龍舟、龍

<sup>51</sup> 古衍葵編：《漢字源流字典》（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版第4刷），頁108。

<sup>52</sup> 張雙棣、陳濤主編：《古代漢語大字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8月第1版第4刷），頁497。

燈、龍車。「龍」為「四靈」之一，代表祥瑞、尊貴。可用來比喻特別有本事的人，或指星宿名、駿馬等。

## 二、龍圖騰文化

早期，古人對自然現象，無法做出合理的解釋。於是，希望自己民族的圖騰，具備風、雨、雷、電般的力量；像群山樣的雄姿；如魚般能在水中優游；像鳥般可在天空飛翔。因此，許多動物的特徵，都集中在龍的身上，龍逐漸成為「九不像」<sup>53</sup>的樣子。這種複合結構，意味著龍是萬獸之首，萬能之神。

關於龍的起源，經過學者長期的研究與考證，發現：龍是多種動物的綜合體，是原始社會形成的一種圖騰崇拜標誌。圖騰，源於印地安語(totem)，為「它的親屬」、「它的標記」。魏源認為：

圖騰是原始人認為某種動物或自然物，同自己的氏族有血緣關係，因而將它的圖形，作為本氏族的保護神和氏族標誌加以崇拜。這種自然物的圖形，就成了這個氏族的圖騰。在人類社會早期，動物與人類生產、生活，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因此，對動物的崇拜，也成為圖騰文化中最常見的現象。由此，產生了許多以動物形象，為標誌的圖騰符號。<sup>54</sup>

在原始人類信仰中，認為本氏族的人，都源於某種特定的物種。在多數情況下，被認為與某種動物具有親緣關係，於是，圖騰信仰便與祖先崇拜發生了關係。在許多圖騰神話中，認為自己的祖先，源於某種動物或植物，或與某種動物、植物，發生過親緣關係，於是某種動、植物便成了這個民族最古老的祖先。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玄鳥便成為商的圖騰。因此，圖騰崇拜與其說是對動、植物的崇拜，不如說是對祖先的崇拜。

圖騰與氏族的親緣關係，常透過氏族起源神話和稱呼來表現。每一個氏族，都有自

---

<sup>53</sup> 九不像：具有九種動物的特徵。

<sup>54</sup> 魏源：〈源遠流長的動物圖騰文化〉，《生命世界期刊》，2009年8期，頁31。

己的圖騰，且圖騰大部分為動物。氏族成員認為，自己和圖騰動物有共同的祖先，甚至，把圖騰動物看作是自己的祖先。因而，圖騰動物的形象，成為氏族的徽號。<sup>55</sup>

龍的雛型，在新石器時代晚期已萌芽，是以夏族圖騰為主體的虛擬想像神物。古人對它有各種解釋：《荀子·勸學》云：「螭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sup>56</sup>；《論衡》則云：「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sup>57</sup>另外，還有鱷魚說、蜥蜴說、馬說等等。但普遍認同，龍的主要部分和基本形態是蛇。最早提出此見解的是聞一多，其《伏羲考》云：

蛇氏族兼併別的氏族以後，吸收了許多別的形形色色的圖騰團族(氏族)，大蛇這才接受了獸類的四腳、馬的頭、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魚的鱗和鬚。<sup>58</sup>

聞一多認為，龍即大蛇，蛇即小龍。這表示在眾圖騰林立的時代，以蛇圖騰最為強大，因而合併與融合了眾圖騰，成為後來的龍。

### 第三節 龍形象之演變與發展

《楚辭》記載，南方古民族稱雷神為豐隆，而龍、隆音相近，於是有人認為，龍的造型源於閃電或雷聲，所以稱雷神為龍。古時，有雙龍首璜形玉器，這與古人對虹霓之想像有關，於是，有人認為，龍的造型源於虹霓。但最常見的說法則是認為，龍源自蛇。以下根據時代的劃分，將龍形象分類加以探究：

#### 一、前龍：

「前龍」，即甲骨文出現之前，有些原始藝術品中的形象，似乎與龍有關，但與龍字差別較大，只能將其視為龍的前身。

---

<sup>55</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32。

<sup>56</sup> 〈荀子·勸學〉，《新編諸子集成》(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6。

<sup>57</sup> 〔東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臺六版)，頁278。

<sup>58</sup> 聞一多：《伏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刷)，頁26。



圖 2-6【內蒙古敖漢旗興隆窪之陶尊】

最早的龍紋器物，出土於內蒙敖漢旗興隆窪趙寶溝文化。這是一件灰砂磨光褐陶尊，有飛鹿、神鳥和豬龍三種神秘動物紋飾。在距今約 7000 年前，能出現這種藝術品，真是難能可貴。

飛鹿首有菱形眼，長角分叉，桃葉形耳朵，前肢有偶蹄，騰空狀。神鳥有冠，鳳眼圓睜，勾形長喙，作引頸展翅狀。豬龍為豬首蛇身，長吻前突，鼻子上翹，並有長而略彎的獠牙，蛇身捲曲盤繞，並刻畫網狀紋，與磨光陶體交錯，形成鱗紋。神鳥、飛鹿、豬龍首尾相銜，頭向朝右，比例勻稱，佈局合理，卓絕的藝術構思，確實令人稱奇讚歎！這反映出，當時先民們幻想神靈巡遊宇宙的超人之力，借助或依賴這種力量來擺脫當時嚴寒酷暑、風雨雷電及自然界種種神祕的恐懼，這是史前時期先民們最初和最簡單的宗教意識。值得注意的是，豬龍圖案，是目前最早的龍紋形象，距今六、七千年左右，中華民族崇龍、愛龍、敬龍的歷史，從塞北地區趙寶溝文化開始，證實了塞北地區龍的出現，早於中原黃河流域。<sup>59</sup>

## 二、原龍:

「原龍」，即早於甲骨文的形象，但與龍字相似或一致，雖不知其名，卻與後來龍之造型，有傳承關係者。將原龍紋分成以下幾類，加以探析:

<sup>59</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號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 年第 1 期。及〈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87 年第 6 期。

(一)渭河流域的魚紋:



圖 2-7【陝西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  
半坡類型遺址出土陶蒜頭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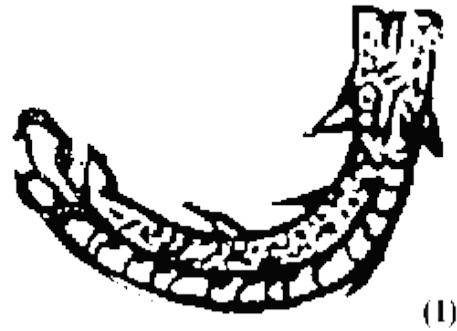


圖 2-8【北首嶺陶蒜頭壺上的魚形前龍紋】

渭河流域陝西寶雞北首嶺仰韶文化半坡類型遺址，其陶器上多繪有生動的動物紋，其中出土的「水鳥啄魚紋」陶蒜頭壺，距今約 7000 餘年。壺上腹部，畫著鳥與魚。魚方頭、圓睛、多鱗。魚身縱分為二，畫出鱗紋，與趙寶溝的前龍紋相似。龍尾繪有一隻短尾、尖嘴、體型肥碩的大鳥，鳥喙與龍尾相連，狀似啄銜。<sup>60</sup>

(二)漳河流域的鱷紋:



圖 2-9【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蚌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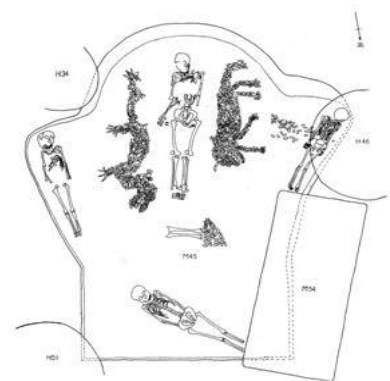


圖 2-10【河南濮陽西水坡 45 號墓平面圖】

<sup>60</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頁20~21。

漳河流域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距今約 6500 年。濮陽西水坡遺址 45 號大墓中的蚌龍，它位於墓主右側，龍頭四獸，昂首、曲頸、弓背，曳尾。它取象於鱷，它的原型，應為揚子鱷。墓中蚌龍、蚌虎和三名殉葬者，環繞著墓主，處於從屬地位。<sup>61</sup>

### (三)渭水流域的鯢紋:

渭水流域分布著仰韶文化廟底溝類型文化，距今約 5500 年。此類型的彩陶多為紅地黑花，紋飾有大量的花瓣、豆莢等植物、魚、鳥、蛙等動物圖像。最早的原龍紋出現在甘肅甘谷縣西坪遺址出土的陶瓶上。瓶上畫著有前肢的魚，頭像人，作折身翻轉狀。甘肅東部有一種特產魚—鯢魚，俗稱娃娃魚。陶瓶上的動物，有人認為就是鯢魚，所以稱渭水流域的原龍紋為「人面鯢魚紋」或「蜥蜴紋」。<sup>6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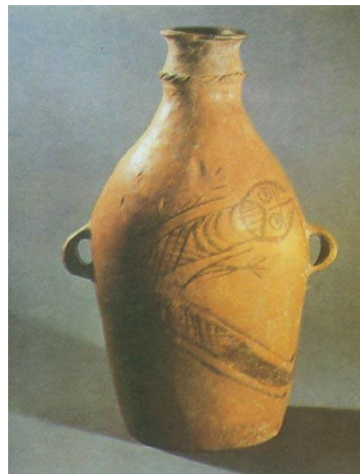


圖 2-11 【甘肅甘谷西坪出土彩陶瓶上的鯢魚形前龍紋】

### (四)遼河流域的豬紋:

在新石器時代，遼河流域分布著紅山文化。而紅山文化遺物，除了石器、彩陶外，還有大量精美的玉器。玉器有璧、環、璜、佩、珠外，還有大量的動物形玉，而「龍」形象，尤為矚目。其中較典型的龍形玉，為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的玉豬龍。玉龍軀體蜷曲，呈 C 字形。它的前端為豬頭，有一對鼻孔，頸脊部是一條長鬣，鬣尾上翹

<sup>61</sup> 瀋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三期，頁 27。

<sup>62</sup> 甘肅博物館等：《甘肅彩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頁 34~35。

彎捲，長鬣占全玉長度三分之一以上。遼河流域原龍紋的吻、鼻、鼻孔都是豬的特徵，頸脊聳起的長鬣也是豬的標誌。《禮記·曲禮》云：

凡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腍，肥羊曰柔毛，雞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祭，稟魚曰商祭，鮮魚曰艇祭，水曰清滌，酒曰清酌，黍曰薌合，粱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醢，玉曰嘉玉，幣曰量幣。<sup>63</sup>

可見古人將鬣看作是豬的重要特徵，因此，可以認為，遼河流域原龍紋的原型是豬。<sup>64</sup>



圖 2-12 【玉豬龍，紅山文化，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出土】



圖 2-13 【玉豬龍，紅山文化，內蒙古赤峰市巴林右旗出土的獸形玉】

#### (五)太湖流域的虎紋：

距今約 4000~5000 年，太湖流域分布著良渚文化。良渚文化以農業為主，手工藝發達。有大量精美的玉器，浙江餘杭瑤山 1 號良渚大墓，以「龍首」形雕飾玉鐲為典型，稱為「龍首鐲」。其內壁平直光滑，外壁以浮雕加線刻，雕出四個龍首形裝飾。從側面看，像四個龍首；從正面看，像圓形的虎耳朵。由此推論，太湖流域的原龍紋形象主要

<sup>63</sup> 〈禮記·曲禮下〉，《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 1982 年 8 月九版), 頁 98。

<sup>64</sup> 翁牛特旗文化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文物》,1984 年六期,頁 38。  
孫守道:〈三星他拉紅山文化玉龍考〉,《文物》,1984 年六期,頁 40、41。



取於虎的正面頭像。<sup>65</sup>



圖 2-14 【浙江餘杭瑤山良渚文化遺址出土龍首鐲】

(六)汾水流域的蛇紋:



圖 2-15 【龍山文化，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蟠龍紋彩陶盤】

距今約 3900~4500 年前，汾水流域分布著龍山文化陶寺類型文化。其中山西襄汾陶寺遺址出土的「蟠龍紋」彩陶盤也出現原龍紋。彩陶盤紅邊黑底，繪著蟠曲的原龍紋，頭與身軀無明顯界線，眼小而圓，長嘴微開，有利齒，口銜一羽狀物。身軀粗長，蟠曲成環狀，尾部收尖。此原龍紋，稱為「蟠龍紋」。<sup>66</sup>

綜而言之，史前的各種原龍紋都以獨立的形式產生，並發展。在商以前，它們並行、

<sup>65</sup>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一期，頁 43~48。

<sup>66</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 年一期，頁 52。

共存於世，並未產生合併、交融的現象。儘管各種原龍紋都獨立的發生、發展，他們的含義卻是一致的。這六種原龍紋所共有的最主要含義為：溝通天地的媒介，及傳遞人神之間信息的使者。

### 三、商周龍：



圖 2-16 【商代司母辛四足觥蓋上的爬形龍紋】(河南安陽殷墟婦好墓)



圖 2-17 【山西石樓桃花莊出土晚商銅兕觥】



圖 2-18 【河南安陽小屯蟠龍紋盤】



圖 2-19 【殷墟晚期子父丁卣頸部相顧式雙頭龍紋案】

商代，是一個巫風盛行的時代。商代早期，龍紋剛形成。龍形象比較簡單、粗獷、抽象，那時的龍大部分呈圓曲狀，頭尾相接。大耳、無角，刻有鱗紋或雲紋的長曲身軀。商代早期的龍形象，主要繼承紅山文化的原龍紋，加以發展而來。

商代中期，青銅器紋飾，趨向精美、瑰麗，而龍紋在青銅器紋飾中處於重要地位，帶有原龍紋色彩，形態多樣。可分為兩類：

#### (一) 鱷形龍：

以漳河流域原龍紋為基礎，多見於鼎、尊、觥等器物上。多以兩首相對或首尾相接

的形式出現，以直體、曲折體最多。古老的宗教觀念的累積，使商人依然將鱷視為龍的正統原型。<sup>67</sup>(如圖 2-17)

## (二)蛇形龍:

以汾水流域原龍紋為基礎，多見於盤、尊等器物上。多以「蟠龍」形式出現，身軀常盤繞頭部數圈。<sup>68</sup>(如圖 2-18)

殷商晚期，是龍紋的極盛時期。此時的龍紋離原龍紋越來越遠，龍的體態多變、複雜，龍紋已圖案化。<sup>69</sup>(如圖 2-19)

商代的龍大多有角，有的簡單，有的為瓶形角，稱為「尺木」。《西陽雜俎·鱗介篇》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曰尺木。」<sup>70</sup>《論衡·龍虛篇》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sup>71</sup>此瓶形角近似山形，龍頭上若有此角，則能升天，有神性。龍是司行雨的神，商代龍闊口大張，利齒畢露。商代龍將前龍和原龍的鱗紋，改成疊套的菱形或山字形，顯得格外鋒稜峻峭、鱗甲崢嶸。另外，商代龍有足，一般為二足，在莊嚴的場合，也會出現四足，但較少見。<sup>72</sup>

至於商代與西周的青銅器上，龍的身軀舒展開來，或游動、或蟠繞、或糾結，均能盡情發揮。有人認為，蜷體狀的龍紋才是真正的原始龍紋。如《左傳·昭公二十九》云：「其玦曰：亢龍有悔。」<sup>73</sup>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云：「亢龍，直龍。龍欲曲而不欲直，故有悔。」<sup>74</sup>《左傳·昭公二十九》又云：「共工氏有子句龍。」<sup>75</sup>「句龍」即句曲之龍。《禮記·玉藻》第十三卷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sup>76</sup>鄭玄注：「龍

<sup>67</sup>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銅器〉，《文物》，1960年七期，頁107。

<sup>68</sup>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頁135。

<sup>69</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133~137。

<sup>70</sup> 〔唐〕段成式撰：《西陽雜俎》，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二小說家類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214。

<sup>71</sup> 〔東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臺六版），頁282。

<sup>72</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34~35。

<sup>73</sup> 〈左傳·昭公二十九〉，《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923。

<sup>74</sup> 楊伯峻撰：《春秋左傳注》（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7年1月15日），頁1503。

<sup>75</sup> 〈左傳·昭公二十九〉，《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923。

<sup>76</sup> 〈禮記·玉藻〉，《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543。

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袞。」此袞龍，則指蜷體之龍。青銅器上的龍紋，較以前活潑，只要有瓶形角或其變體者，都屬龍紋。

西周早期，出現西周式的蜷體龍。這種紋樣，稱為「蝸身獸紋」，是商代蜷體龍紋，經周人改造的結果。除了單體龍紋，還有合體龍紋。東周龍紋造型與紋飾，其含義多以陰陽交合為主旨，主要類型有：<sup>77</sup>

#### (一)交龍:

是由兩龍或多龍交接在一起的紋樣，稱為交龍。古籍上的交龍，多指旗幟上的龍紋。《周禮》卷二十七云：「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以待國事。日月為常，交龍為旂。」鄭玄注：「旂，諸侯畫交龍。」<sup>78</sup>《釋名·釋兵》云：「交龍，畫作兩龍相依倚。」<sup>79</sup>

#### (二)龍鳳合璧:

龍鳳合璧形象，來自新石器時代的魚鳥紋。演變於商周，定形於東周。龍鳳軀體圖案化，呈現交纏、顧盼、漫舞等形象。龍為水中神獸，在陰陽學說水為陰，故龍為陰獸。而古人認為鳳是與火相關之神鳥，火為陽，鳳亦即陽鳥。龍鳳合璧，發展為現今流行的「龍鳳呈祥」之吉祥圖案，含義也由陰陽交合，演變成祝福姻緣美滿。

#### (三)龍虎鬥:

新石器時代，河南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的虎紋與原龍紋的蚌塑圖像，就是龍虎紋的起源。濮陽的鱷虎蚌塑，表現出東西宮星象，而其基本含義，則為溝通天地的神獸。

另外，還有雙頭一身的兩頭龍，也起源很早，遼寧喀左東山嘴紅山文化遺址中，已出土兩端為龍首的璜形玉飾。這種玉璜本是虹的象徵，古人認為龍司行雨，兩頭龍正俯身自溪澗中飲水以降雨。

青銅器的紋飾，自西周以來，刪繁就簡。東周時，造型趨向於寫實，有瑰奇的龍形、且刻畫得栩栩如生。翼龍是在春秋時出現的，春秋戰國時，手工藝有了一定的發展，工藝美術也出現了興盛的局面，這一時期的龍，造型上較寫實，內容也豐富，有龍鳳與人

<sup>77</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146、149、150、157。

<sup>78</sup> 〈周禮·春官宗伯〉，《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420。

<sup>79</sup> 〔漢〕劉熙撰：《釋名》（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5年），頁39。

的組合，雙龍圖的組合等。另有一些龍紋，用雲紋去襯托，顯得更神祕。戰國時期的龍，身體呈長曲狀，有兩足、長尾、耳，龍角已開始出現分歧。<sup>80</sup>

### 三、秦漢龍:

由於戰亂的破壞，秦代龍紋文物留存不多，陝西咸陽秦建築遺址，出土過龍紋空心磚。磚上的龍紋，是一種變形的蛇形龍。從原龍紋起，無論是蜷體龍、獸面龍、雙體龍、兩頭龍，始終是作為一種超自然的象徵、一種含宗教意義的符號、一種豪華的圖案花紋。戰國時，雖有寫實傾向的龍，但也多與其他靈物相依附，或製成耳、鈸之類的龍形零件。直到漢代，才開始有活生生的龍形。

西漢時的龍和現在的龍，基本上是一致的，它兼具了其他動物的特徵，如:蛇、虎、魚等，頭大、眼巨、利齒、蛇身、魚鱗、張口，有肘毛、雙翼，可飛騰。造型具備藝術美感，體態生動、氣勢威猛。

漢代的龍，可分兩大類:

#### (一)蛇體龍紋:

繼承秦代的造型，軀體像大蛇，頭部昂揚挺立，胸部著地，背部拱起，跨部著地，尾部或卷繞、或旋擺、或甩出，整體像橫置的「弓」字形。而頭部刻意刻畫，龍頭的造型，基本上定型於西漢。湖南長沙馬王堆 1 號墓出土許多的龍紋，如帛畫、朱地彩繪漆棺；河南洛陽燒溝發掘的卜千秋墓，其中的龍有雙翼；河北定州三盤山 122 號西漢晚期墓，出土一件連接車蓋杠用的銅管箍。<sup>81</sup>

#### (二)獸體龍紋:

西漢晚期，軀幹像猛獸，出現在鏡背。它擺脫了長長的身軀，變成龍頭猛獸，顯得異常生動活潑。漢代，在瓦當、銅器、絲織品、畫像石、壁畫中的龍，常有翼。漢代人

---

<sup>80</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年)，頁 40~41。

<sup>81</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 年)，頁 43~44。

畫翼，只有簡單的線條。規矩鏡上，畫著青龍；漢瓦當上，既有蛇體龍，也有獸體龍。

82



圖 2-20 【秦·織錦紋地三龍紋鏡】

(<https://www.zlk.sssc.cn>) 2011/1/19



圖 2-21 【陝西西安漢城遺址出土的

漢代青龍瓦當】(陝西省博物館藏)



圖 2-22 【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

出土彩繪非衣上的神話世界】



圖 2-23 【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

出土彩繪非衣上的神話世界】

漢代龍紋具有不同的意義:

(一)通天神獸:

1.作為溝通天、地、人三界媒介的龍紋:

<sup>82</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44、46。

以長沙馬王堆一號西漢墓出土之彩繪帛畫為代表(如圖 2-22、2-23)。<sup>83</sup>這幅帛畫稱為「非衣」，俞偉超研究說:

當時，凡死者剛亡，都要招魂。……招魂之時，都要拿著死者的衣服。《喪大記》說：「小臣復，復者朝服。」……這幅帛畫，正略具衣服之形，可進而表明復者招魂時，就是拿著她來呼號的。<sup>84</sup>

該非衣所繪內容，自上而下，可分為上天、人間、地下等三個世界。

2.作為神仙及墓主靈魂的坐騎:



圖 2-24 【河南南陽東關七孔橋漢代畫像石】

漢代的龍，不僅是神仙的交通工具，也是神仙的朋友與助手(如圖 2-24)；或引導、負載墓主人靈魂升天的龍紋，可以洛陽燒溝西漢卜千秋墓壁畫為代表(如圖 2-25)。該墓夫妻合葬，因墓中出土「卜千秋印」銅質印章而得知墓主名。該壁畫左邊為含有桂樹、蟾蜍的滿月和女媧神像；右邊為含有金烏的紅日、蛇首魚鱗的黃蛇和伏羲像。左右互相呼應，具陰陽相輔之義。中間為規模大、神奇瑰麗的行進隊伍。前導者持節羽，依次為交龍、梟羊、鳳凰、猛虎；後由女墓主捧神鳥，立於三頭鳳鳥背上；男性墓主持弓，立

<sup>83</sup> 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頁164。

<sup>84</sup> 俞偉超：〈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內容考〉，《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頁165。

於舟形龍背上，駕彩雲前行。這是一幅典型的「墓主升仙圖」。<sup>85</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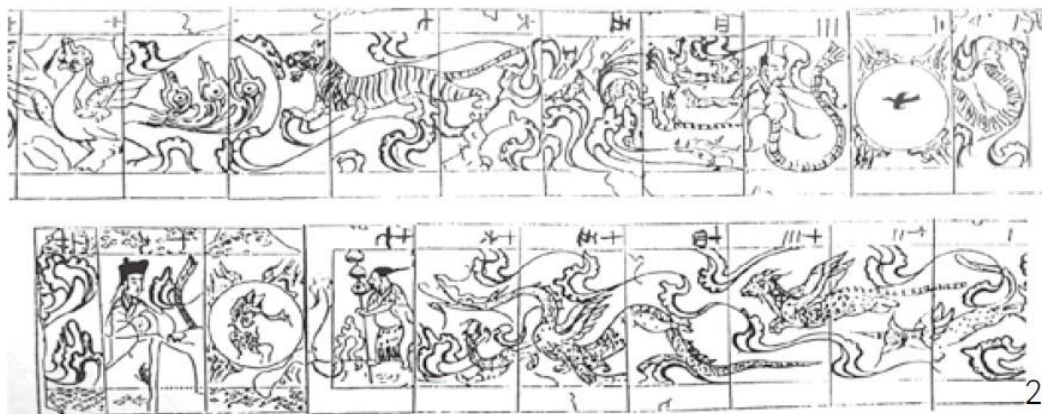


圖 2-25 【河南洛陽燒溝西漢卜千秋墓壁畫·墓主升天圖】

## (二) 吉祥的瑞獸:

漢代的龍，既是通天神獸，能給人帶來神的關照與庇佑；當天下太平、經濟繁榮之際，龍就會出現，以顯祥瑞，因而龍帶有吉祥的含義。這類龍或以主要角色出現，或以其他神獸組合出現。或作為其他畫面周邊紋飾出現。

## (三) 東宮龍宿:

以龍紋表示東宮星宿的作法起源很早，在漢代更廣為流行。漢墓中常有裝飾表示天象的圖像，其中東宮龍宿的龍紋也不少(圖 2-26)。<sup>86</sup>



圖 2-26 【河南南陽漢畫像磚·蒼龍星座】

<sup>85</sup> 洛陽博物館：〈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六期，頁168。

<sup>86</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177。



(四)伏羲女媧像:



圖六

圖 2-27 【河南南陽東漢畫像石·伏羲女媧】

渭水流域原龍紋(鯢紋)，所具有的人類始祖的含義，和盛行於漢代的伏羲、女媧形象，有密切關係，這是一種原龍紋的歧變。<sup>87</sup>秦漢時期的龍，造型變化比較大，出現蛇形、獸形等。並賦予它崇高的政治地位，把龍當成皇帝權力與仁德的象徵。

五、魏晉南北朝龍:



圖 2-28 【南北朝的龍紋】(<https://www.big5.xinhuanet.com>)2007/3/23

到了魏晉南北朝時，蛇體龍逐漸得勢。《初學記》卷三十引魏繆襲《青龍賦》云：「觀四靈而特奇，是以見之者驚駭，聞之者崩馳，觀夫仙龍之為形也，蓋鴻洞輪碩，豐盈修長。容姿溫潤，委婉成章。」<sup>88</sup>晉·郭璞《燭龍贊》云：「天缺西土，龍銜火精。氣為寒

<sup>87</sup> 劉志雄：〈中國遠古神話中的人類始祖及其原型〉，《歷史大觀園》，1991年三期，頁179、181。

<sup>88</sup> 〔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暑，眼作昏明。身長千里，可謂至靈。」<sup>89</sup>此時的龍，都是神龍。南朝龍紋清峻飄逸，傲骨嶙峋；北朝龍紋雍容華美、矯若流雲。龍翼，呈飄動的火焰狀，稱作「肘鬚膊焰」，是對龍體的襯托，增加氣勢。龍角捲曲，龍腳變細。江蘇丹陽胡橋南朝大墓中的拼砌磚畫，洛陽上窯所出北魏畫像石棺上的龍，可為代表。<sup>90</sup>

## 六、隋唐龍:

隋唐時期的龍角，已近似鹿角，處於眼睛部位，毛髮向後披散，有背鱗，有雙翼，腿部豐滿，多以騰飛的龍為題材。隋代的龍紋藝術品，以河北趙縣安濟橋上的石欄板為最，其中的二龍對穿岩穴浮雕，非常精彩。《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引陳琳云：「今將軍總皇威，握兵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sup>91</sup>；劉義慶《世說新語·容止》劉孝標注云：「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sup>92</sup>並未將龍看成是皇權的代表。然而，唐杜甫在〈哀王孫〉云：「高帝子孫盡龍準，龍種自與常人殊。」<sup>93</sup>〈喜聞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韻〉云：「元帥歸龍種，司空握豹韜。」<sup>94</sup>〈秋興八首〉云：「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鱗識聖顏。」<sup>95</sup>〈至日遣興，奉寄北省舊閣老、兩院故人二首〉云：「憶昨逍遙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龍顏。」<sup>96</sup>則反映出皇帝與龍的關係密切，存於人們的心中。

唐朝時期的龍，不僅追求造型完美，且生動傳神。「畫龍點睛」典故，來自唐朝。相傳，畫家張僧繇畫了四條龍，為其中兩條龍點睛之後，牠們竟破壁而出，騰雲飛去，

---

1986年)，頁1142。

<sup>89</sup>〔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1。

<sup>90</sup>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畫像石〉，《考古》，1980年三期，頁186。

<sup>91</sup>〔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宋紹熙刊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10月)，頁293。

<sup>92</sup>〔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頁553。

<sup>93</sup>〔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121。

<sup>94</sup>〔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168。

<sup>95</sup>〔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646。

<sup>96</sup>〔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206。

充分表現出唐朝時期的龍，非常有神韻。



圖 2-29 【河南洛陽李景由墓出土葵花形盤龍紋鏡】

在唐代龍紋器物中，銅鏡最為突出。唐玄宗將他的生日八月十五日，定為「千秋節」，這天，賜群臣鏡，王公以下，亦獻鏡及承露囊。此類銅鏡，是有「千秋」銘文的盤龍鏡。鑄造精美，輪廓多呈葵花形，背面有龍紋。《白香山詩集·百煉鏡》卷四諷諭樂府云：

百煉鏡，熔範非常規，日辰處所靈且祇。  
江心波上舟中鑄，五月五日日午時。  
瓊粉金膏磨瑩已，化為一片秋潭水。  
鏡成將獻蓬萊宮，楊州長吏手自封。  
人間臣妾不合照，背有九五飛天龍。  
人人呼為天子鏡，我有一言聞太宗。  
太宗常以人為鏡，鑑古鑑今不鑑容。  
四海安危居掌內，百王治亂懸心中。  
乃知天子別有鏡，不是楊州百煉銅。<sup>97</sup>

古代，龍是帝王的象徵，所以盤龍紋鏡又稱「天子鏡」。《太平廣記》卷二三一引《異聞

<sup>97</sup> 〔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台北：世界書局，2006年9月10日），頁109。

錄》云：

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歌曰：盤龍，盤龍，隱于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sup>98</sup>

幾乎將鏡上的龍，視為皇家的象徵。<sup>99</sup>

唐代龍，龍口大張，背鰭從頸部延伸至尾部，胸後的密髮、肘後的鬃毛、身上的細鱗、腹下的軟甲，都精工細作。除了盤龍鏡，江蘇丹圖丁卯橋唐代窖藏中，出土飾有龍紋的銀籌筒，器壁銘刻「論語玉燭」。「玉燭」即籌筒別名。花蕊夫人《宮詞》云：「昭儀侍宴足精神，玉燭抽看記飲巡。倚賴識書為錄事，燈前時復錯瞞人。」<sup>100</sup>唐人飲酒時巡酒行令，席上設錄事司籌，依籌罰酒。此玉燭裝有 50 支摘取《論語》文句刻製的酒令籌，故名。它的價值，在於第一次出現了直立的升龍。<sup>101</sup>



圖 2-30 【江蘇丹圖丁卯橋窖藏的龜負銀籌筒】



圖 2-31 【內蒙古喀喇沁旗哈達溝門出土的六曲三足魔竭紋銀盤】

<sup>98</sup> 〔宋〕李昉撰：《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頁1771。

<sup>99</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49。

<sup>100</sup>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七九八（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9068。

<sup>101</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0。

唐代還流行一種龍首魚身的「魚龍變紋」，這是傳統介於魚、龍之間的紋像，可追溯到渭河流域的原龍紋。中國民間自古有魚化龍的傳說，如：「鯉魚躍龍門」。唐李白〈贈崔侍卿〉云：「黃河三尺鯉，本在孟津居。點額不成龍，歸來伴凡魚。」<sup>102</sup>李白以不得化龍之鯉魚自比。「魚龍變紋」或稱為「摩竭紋」，在唐代流行的佛教藝術中，也受人們的喜愛。摩竭本為印度神話中的長鼻、利齒、魚身的動物，梵文稱(makara)。在唐代佛教傳說中，是一種形體巨大、性情凶惡的怪魚。摩竭紋與佛教同時傳入中國。內蒙古喀喇沁旗哈達溝門，出土的中唐銀盤上的魔竭紋，已被華化，胸鰭未變成翼，頭上無角(圖2-31)。<sup>103</sup>唐代的「魚龍變紋」，雖有異國的情調，但仍屬傳統龍紋的變體。

## 七、宋元龍:

晚唐以後，龍的造型又增神韻。龍的形象，在宋元兩代朝向藝術化發展，龍紋在宋朝的應用更為廣泛。當時的金銀、青銅、玉器、陶瓷、絲綢及建築上，都喜用龍紋來裝飾，其中以純藝術繪畫，在宋代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志·敘製作楷模》卷一云：

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自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也。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鬚鬣肘毛筆畫壯快，直自肉中生為佳也。凡畫龍者，開口者易，為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開口貓兒合口龍，言其兩難也。<sup>104</sup>

對畫龍的技法做出了歸納，從此，龍的藝術形象，以此論為據。宋代器物上的龍紋，力求精美，運用上更為靈活自如。此時的龍，或飛騰於雲霧之間，或遨遊於波濤之中，或

---

<sup>102</sup> 劉大澄：《唐詩三百首欣賞》（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81年1月5日），頁276。

<sup>103</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1。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199~200。

<sup>104</sup> 〔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誌》卷一，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8。

穿梭於花叢之際。其體態輕靈矯健，氣質俊雅脫俗。如宋青銅雙龍菱花鏡(圖 2-32)。<sup>105</sup>

元龍在宋龍的基礎上，更注重形體的協調和美觀。元龍頭扁長，眉粗，雙目有神，角似鹿，鬚、肘毛飄揚，頸細長彎曲，身軀蛇形者多，背鱗整齊密布，三爪者多，四爪較少。<sup>106</sup>



圖 2-32 【宋代青銅雙龍菱花鏡】

(清宮舊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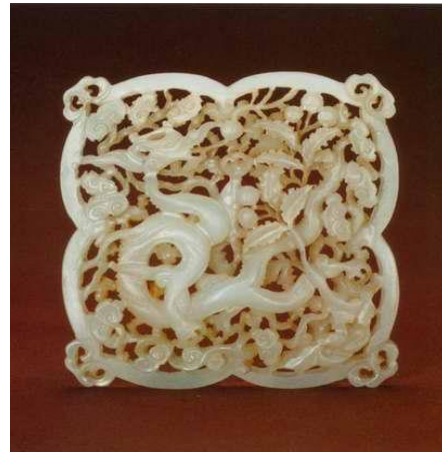


圖 2-33 【元代玉鏤雕龍穿花佩】

(清宮舊藏)

宋元時期的龍，還以多種變形出現，如「站龍」，其頭似馬，其頸似龍，其尾似鳳。還有「雙翅龍」，龍頭、魚身、魚尾的「魚龍」等。龍與鳳組合在一起的吉祥圖案也開始盛行，表達了人們的理想，對美好事物的追求。<sup>107</sup>

## 八、明清龍:

明清時期，是中國龍的全盛時期。明代帝王的食、衣、住、行，皆以龍紋為飾，帝王把龍視為最高權力的象徵，宮廷中，對龍之運用已達極致。除了繼承宋元時期清秀典麗之風格外，又有了創新與發展。

---

<sup>105</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3。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04~205。

<sup>106</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07。

<sup>107</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4。



圖 2-34 【北京故宮皇極殿前九龍壁】



圖 2-35 【大同的九龍壁】



圖 2-36 【明故宮官窯龍紋瓦當】

明代龍的身軀，比元龍粗壯，角、髮、鬚、眉、鰭、鬣、肘毛等，一應俱全。明代在景德鎮設御器廠，遣官督造。明代磁上繪龍已得心應手，姿態多變，並產生了特殊、變形的式樣，如：穿花龍、蓮塘龍、飛魚龍、鬥牛龍、夔紋龍及圖案化的正面龍等。明磁上的龍紋，宣德年間最壯觀，構圖雄肆，用筆精妙，自成一代氣象。成化、弘治年間，龍造型漸趨溫馴，口閉不張。萬曆年間，將龍頭擺在中央，直視前方的正面龍。龍首作正面像，頭部模仿正面人像，其角、髮、鬚、爪，分列兩側，龍尾向上捲。<sup>108</sup>

朱桂，於洪武二十五年，在山西大同王府門前，建九龍影壁。琉璃磚上模印海水雲龍。綠色海水，波濤奔騰；藍色天空，雲朵點綴。九條龍的色調、姿態各不同，但氣勢恢宏，精神昂揚、活躍，極寫實。龍睛灼灼，威凌逼人；尾部蜿蜒點水、鼓浪而行，屬大型浮雕。北京北海公園的「九龍壁」，是明清龍的代表作，也是所有龍壁中的精品，

<sup>108</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09。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5。

更是馳名中外的藝術傑作。畫「龍壁」或製作「龍壁」，是明朝時期，常用的題材。有「二龍壁」、「五龍壁」等，「九龍壁」是龍壁製作之巔峰。山西大同的「九龍壁」，紫禁城皇極殿前的「九龍壁」，山西平遙太子寺的「九龍壁」，興國寺的五龍壁、山西大同觀音堂的三龍壁，也都是照耀人寰、垂範後世的鉅作。<sup>109</sup>

清代龍紋，繼承明龍的形式和特色，「獸形龍」已不再出現。清代龍體自然舒展，龍鱗均勻、有規則，尾鰭增大，但氣勢日益孱弱。龍的形象，由樸素到華麗，由粗獷到精美，由簡到繁，形成龍現在基本的形象。清代，圍繞在皇帝身邊的龍紋，不勝枚舉。如：太和殿內外，以不同形式出現的龍，共有一萬三千八百四十四條之多，龍紋幾已成為固定圖案或象徵性之符號。而帝后朝服上最顯赫的龍紋為正龍，即明中晚期出現的正面龍。龍袍上，將正龍、行龍、過肩龍、團龍、水波紋之「平水」（象徵四海清平）、山石（象徵江山萬代）、雲紋和蝠紋（象徵洪福齊天），以及萬字、壽字等圖案，精心組織搭配，富麗堂皇。清代，飾龍紋的青花、釉里紅、五彩、粉彩、綠彩等諸色磁器，更是琳瑯滿目且精妙。<sup>110</sup>

正龍既成為徽幟，於一八八八年，出現在大清的國旗上。這時所鑄的金銀幣，也標出正龍。袁世凱洪憲帝制時，所鑄的金銀幣上的龍紋，更添上翅膀，寓意「飛龍在天」，但卻類似莽袍上的飛魚，終究反成敗筆。<sup>111</sup>

綜而言之，商周時期的龍粗獷抽象；春秋戰國時期的龍秀麗灑脫；秦漢時期的龍雄健豪放；隋唐時期的龍健壯圓潤；宋元時期的龍成熟穩重；明清時期的龍繁複華麗。龍紋，歷經各朝代的滄桑巨變，仍為人們所喜愛，仍能從心底喚起民族的優越感，這說明了中華文化是多麼古老、深厚、及源遠流長。

---

<sup>109</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6-57。

<sup>110</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7。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11~212。

<sup>111</sup>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頁58。



## 第四節 龍的分類

龍千變萬化，種類繁多。《廣雅·釋螭》云：「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虬龍，無角曰螭龍，未升天曰蟠龍。」<sup>112</sup>然而，蛟龍、應龍、虬龍、螭龍，都不是龍的正統。龍的正統為蒼龍。在商周、春秋戰國的青銅器上，可看到不同種類的龍。《論衡·龍虛》卷六第二十二云：「世俗畫龍之象，馬首蛇尾。由此言之，馬蛇之類也。」<sup>113</sup>；宋朝郭若虛指出，畫龍要掌握「三停九似」<sup>114</sup>的要領。《本草綱目》卷四三亦云：

龍有九似，頭似駝，角似鹿，眼似鬼，耳似牛，頸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背有八十一鱗，具九九陽數，口旁有鬚髯，頷下有明珠，喉下有逆鱗，頭上有博山。<sup>115</sup>

由此看來，龍為兼備各種動物之所長的神異動物。

以下，依各種不同性質，分別加以敘述。

### 一、以爪的數目分類：

依龍造型之演變，可分為五個時期：

#### (一)燭龍期：燭龍蛇身無足無爪。

1.關於「燭龍」的古籍記載，有：

(1)《楚辭·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照？」東漢·王逸注：「言天之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sup>116</sup>

---

<sup>112</sup>〔魏〕張揖著，〔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sup>113</sup>〔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12月臺六版），頁432。

<sup>114</sup>〔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誌·敘製作楷模》卷一云：

畫龍者折出三停，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也。分成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也。

<sup>115</sup>〔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錄於《四庫全書》，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四醫家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875。

<sup>116</sup>〔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1。



圖 2-37 【燭龍·明蔣應鎬繪圖本】

(2)《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sup>117</sup>

(3)《山海經·海外北經》云: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啓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sup>118</sup>

(4)《淮南子·地形訓》卷四云:「燭龍在雁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無足。」<sup>119</sup>

2. 「燭龍」形成的原因，有三種說法:

(1)太陽說:

歷代對燭龍有不同的解釋，《楚辭·天問》云:「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

<sup>11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8。

<sup>11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0。

<sup>119</sup> 〔漢〕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150。

龍何照？」<sup>120</sup>《易緯乾坤鑿度》卷上云：「太陽順四方之氣。古聖曰：燭龍行東時肅清，行西時燠熱，行南時大曠，行北時嚴殺。」<sup>121</sup>所以，清俞正燮在《癸巳存稿·燭龍》中認為：「燭龍即日之名。」<sup>122</sup>稱燭龍之說，出自蓋天說宇宙觀。

### (2)祝融說：

古史學者楊寬云：

「燭龍」與「祝融」音近，又同有燭照之能，祝融有開天闢地之神話，而燭龍之傳說，亦與盤古之神話有相同處。然則，燭龍與祝融疑亦同一神話之分化耳。《國語·周語下》謂：「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祝融在崇山；而燭龍在鍾山；「崇」、「鍾」似亦一聲之轉。《山海經·西山經》云：「又(崑崙)西四百二十里曰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丕鳥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乃陸之鍾山之東，曰瑤崖。……鼓亦化為駿鳥，其狀如鴟，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張衡〈思玄賦〉亦云：「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吊祖江之見劉。」鍾山之子鼓龍身，當即鍾山之神燭龍；祖江當為江河之神，疑即鯀或共工。燭龍即祝融，則鼓殺祖江之說，疑即祝融殺鯀於羽山之說；帝戮鼓之說，又疑即帝嚳誅重黎之說。鼓即燭龍、祝融，為日神，故見則其邑大旱；鼓死而化為駿鳥，又疑即《淮南子·精神篇》：「日中有駿鳥」之說也。<sup>123</sup>

他認為「燭龍」即古書中的「祝融」。

### (3)極光說：

張明華在〈燭龍和北極光〉中認為，燭龍不是動物，「燭龍照明」之說，是北極光現象的神化。<sup>124</sup>

<sup>120</sup>〔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1。

<sup>121</sup>〔漢〕鄭玄撰：《易緯乾坤鑿度》，收錄於《無求備齋易經集成》卷一一緯書一五八(台北：成文出版，1976年5月1日)，頁45。

<sup>122</sup>〔清〕俞政燮撰，楊家俊主編：《癸巳存稿》(台北：世界書局，1977年4月再版)，頁172。

<sup>123</sup>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收入《古史辨》第七冊上編(台北：藍燈出版社，1941年)，頁315~516。

<sup>124</sup>張明華：〈山海經新探〉，《學林漫錄》(成都：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6年第8集)，頁308-314。

趙丰在〈【上下古今人世間】燭龍:千百世代的古今奇緣〉中指出，因磁北極在古代位於亞洲北部，所以古人看得到符合燭龍形象的極光。<sup>125</sup>

## (二)夔龍期:

自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經商周，延續到秦漢，以商周夔龍為代表。夔龍的原型為灣鱷或巨蜥，商夔螭，一足，二爪。商中晚期，產生以夔龍為主的徽幟。西周繼續沿用，此時一鷲足，多為彎月形二爪。

夔龍，神話傳說中的單足神物。《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sup>126</sup>



圖 2-38 【夔·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2-39 【夔·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說文解字》云：「夔，神魅也，如龍一足。從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sup>127</sup>《莊子·秋水》云：「夔謂蜎曰：吾以一足，(足今)踔而行。」<sup>128</sup>在商晚期和西周時期青銅器的裝

<sup>125</sup> 趙丰:〈【上下古今人世間】燭龍:千百世代的古今奇緣〉(台北:臺灣《科學人》雜誌,2009年5月號),頁36。

<sup>12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1。

<sup>127</sup> 〔漢〕許慎撰,湯可敬釋:《說文解字今釋》(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12月6刷),頁730。

<sup>128</sup> 〈莊子·秋水〉,《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261。

飾上，夔龍紋是主要紋飾之一，形象多為張口、卷尾的長條形，外形與青銅器飾面的結構線相合，以直線為主，弧線為輔，具有古樸的美感。

夔龍，相傳為舜的二臣名。《尚書·虞書·舜典》云：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sup>129</sup>

夔為樂官，龍為諫官。唐杜甫〈奉贈蕭十二使君〉云：「巢許山林志，夔龍廊廟珍。鵬圖仍矯翼，熊軾且移輪。」<sup>130</sup>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和人韻之二》云：

干戈未斂我傷神，自恨虛名誤此身。否德詎能師百辟，微才安可步三辰。箕裘謾歎青毡舊，勳業空驚白髮新。安得夔龍立廊廟，扶持堯舜濟斯民。<sup>131</sup>

後世用「夔龍」來比喻輔弼之良臣。

### (三)應龍期：

應龍，最早見於商周，但作為藝術分期的應龍，始於秦，盛於漢，延續到隋唐，足多為三爪。有翼的龍稱為應龍。據《述異記》中記述：「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千年為應龍。」<sup>132</sup>應龍稱得上是龍中之聖，故長出了翼。相傳

<sup>129</sup> 〈尚書·虞書·舜典〉，《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46~47。

<sup>130</sup>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銓》下冊(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頁1013-1014。

<sup>131</sup> 〔元〕耶律楚材撰:《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月第1版第1刷),頁85~86。

<sup>132</sup> 〔南朝梁〕任昉撰:《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

應龍於涿鹿之戰助黃帝與蚩尤作戰，殺蚩尤於冀州之野，而成為功臣。《楚辭·天問》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注云：「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所注，當決者因而治之也。」<sup>133</sup>，此神龍又名為黃龍，黃龍即應龍，因此，應龍又是禹治水的功臣。在戰國的玉雕，漢代的石刻、帛畫和漆器上，常出現應龍的形象。應龍被認為是掌管雨水的神物。



圖 2-40 【應龍·明胡文煥圖本】



圖 2-41 【河南出土西漢畫像石的應龍和玉璧】

#### (四)黃龍期:



圖 2-42 【清朝的俯臥式黃龍旗】

(<http://bbs.zhongsou.com/3/20110908>)



圖 2-43 【黃龍旗·大清國旗】

(<http://bbs.zhongsou.com/3/20110908>)

黃龍，是皇權的象徵。始於唐宋，盛於明清。宋代，多為三爪，明清時期則多為

頁 10113。

<sup>133</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0。

四爪、五爪。自元代起，只有皇家可使用五爪龍的造型，而民間只能用三爪或四爪龍的圖案。自古以來，龍與統治者的關係密切。民國以後，人們可以按自己的喜好，而將龍繪製、塑造成或三爪、或四爪、或五爪。又因五爪龍在歷史上有特殊的地位，故人們普遍都偏愛五爪龍的造型。

## 二、以功能分類:

清《淵鑑類函》卷四三八引《內典》云：「有四種龍：一天龍，守天宮殿持令不落者；二神龍，興雲致雨益人間者；三地龍，決江開瀆者；四伏藏龍<sup>134</sup>，守王大福人藏者。」<sup>135</sup> 這四種龍已帶有龍王色彩。印度龍王隨佛教傳入中國，對中國龍文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 三、以出生形式分類:

清《淵鑑類函》卷四三八引《內典》云：「龍有胎卵溼化四種。」<sup>136</sup> 說龍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四種。胎生是指從母胎中出生者，如：馬、牛、羊等。卵生是由卵殼中出生者，如雞、鴨、鵝等。濕生是指從腐肉、叢草等濕氣而變形者，如蛾、蠍等。化生者，是無中生有，像是寶女從蓮花化生。

## 四、其他名稱:

### (一)虺:

虺是一種早期的龍，常在水中。《述異記》云：「水虺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sup>137</sup> 虺是龍的幼年期，曾出現在西周末期的青銅器裝飾上，但並不多。

<sup>134</sup> 伏藏是指苯教和藏傳佛教徒，在他們信仰的宗教受到劫難時藏匿起來，日後重新挖掘出來的經典。分為書藏、聖物藏和識藏。伏藏龍是守護伏藏的龍。

<sup>135</sup> 〔清〕康熙御定：《淵鑑類函》（台北：新興書局，1971年），頁7603。

<sup>136</sup> 〔清〕康熙御定：《淵鑑類函》（台北：新興書局，1971年），頁7603。

<sup>137</sup> 〔南朝梁〕任昉撰：《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10113。



圖 2-44 【春秋·虺龍紋玉佩】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45 【戰國·白青玉蟠虺紋龍形佩】  
(<http://www.baik.com>)2012/9/25

(二)螭龍:



圖 2-46 【戰國·螭龍形白玉佩】  
([http://gygb.hkwfatc.com/imgjj\\_1.html](http://gygb.hkwfatc.com/imgjj_1.html))



圖 2-47 【漢·和田白玉三螭龍谷紋璧】  
(<http://item.eachnet.com>)2003/6/25

螭龍是龍屬的蛇狀神怪之物，是一種沒有角的早期龍，《廣雅·釋螭》云：「無角曰螭龍。」<sup>138</sup>《說文解字·蟲部》云：「螭，若龍而黃，北方謂之地螭，從蟲，離聲，或無角曰螭。」<sup>139</sup>《漢書·司馬相如傳》卷五十七上云：「於是蛟龍赤螭，(魚恒)(魚瞿)漸離，鰐鰔鰲魼，禺禺魼魼，捷鰭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sup>140</sup>其中「赤螭」一

<sup>138</sup> 〔三國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sup>139</sup> 〔漢〕許慎撰，湯可敬釋：《說文解字今釋》(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12月6刷)，頁1919。

<sup>140</sup>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3月臺一版)，頁12。



詞，注：「赤螭，雌龍也。」所以，螭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指黃色的無角龍；另一種指雌性的龍。



圖 2-48 【東漢·螭龍鳥形銘文圓印】

(<http://rockblack826.blog.sohu.com>)2011/5/14



圖 2-49 【漢·銅鎏金螭龍鎮紙】

(<http://www.shuobao.com>)2010/8/14

《左傳·文公十八年》云：「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檮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sup>141</sup>其中「魍魎」一詞，杜預注：「魍魎，山林異氣所生，為人害者。」

《左傳·宣公三年》云：

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魍魎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sup>142</sup>

<sup>141</sup> 〈左傳·文公十八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353。

<sup>142</sup> 〈左傳·宣公三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368。

其中「螭」字，注：「螭，山神，獸形。」

在出土的戰國玉佩上，有龍螭合體的形狀作裝飾，為雌雄交尾。春秋至秦漢之際，青銅器、玉雕、銅鏡或建築上，常用蟠螭的形狀作裝飾。形式有單螭、雙螭、三螭、五螭乃至群螭多種。或作銜牌狀，或作穿環狀，或作卷書狀。此外，還有博古螭、環身螭等各種變化。皇帝的玉璽常見螭龍綬，象徵最高的權力。

## (二) 虯龍:

一般把有角的小龍稱為虯龍，是成長中的龍。《廣雅·釋螭》：「無角曰螭龍，有角曰虯龍。」<sup>143</sup>「虯」這個字，具有「彎曲盤繞」的意思，所以虯的角，應該是螺旋狀的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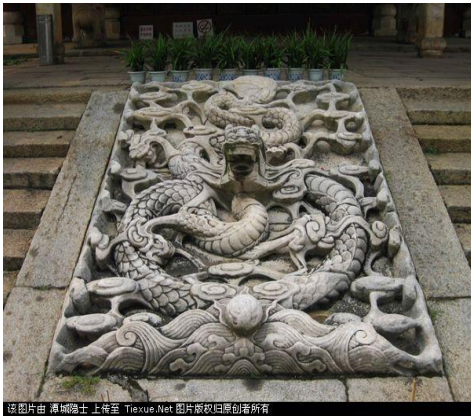


圖 2-50 【湘潭春秋閣大殿臺階上的虯龍】



圖 2-51 【清玉雕虯龍紋烟壺】

(<http://pm.findart.com.cn>)2012/6/13

## (五) 蛟:

蛟是指能發洪水、有鱗之龍。相傳蛟龍得水即能興雲行雨，騰蹕太空。古文中，常用「蛟龍得水」來比喻有才能的人獲得施展的機會。關於蛟的來歷和形狀，古籍文獻中說法不一，《墨客揮犀》卷三云：

<sup>143</sup>〔三國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圖 2-52 【蛟龍·北海公園九龍壁】

蛟之狀如蛇，其首如虎。長者至數丈，多居溪潭石穴下，聲如牛鳴，岸行或溪穀者，時遭其患。見人先以腥涎澆之，既墜水，即於腋下吮其血，血盡乃止。昔有舟人，為蛟所毒，但見於水上嘻笑而入。明日屍出，兩腋下穴如杯焉。小說言漢武帝曾得蛟，作鮓甚美。又周處亦曾殺蛟。然此物似神通，人或見其首尾，能殺者亦少。<sup>144</sup>

南朝宋劉義慶《世說新語·自新第十五》之一云：

周處年少時，兇彊俠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水中有蛟，山中有遘跡虎，並皆暴犯百姓；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蛟，實冀三橫唯餘其一。而處既刺殺虎，又入水擊蛟，蛟或浮或沒，行數十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謂已死，更相慶。處竟殺蛟而出。聞里人相慶，始知為人情所患，有自改意。乃入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具以情告，并云：「欲自修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可。且人患志之不立，亦何憂令名不彰邪？」處遂自改勵，終為忠臣孝子。<sup>145</sup>

<sup>144</sup> 〔北宋〕彭乘撰，朱易安、傅璇琮編：《墨客揮犀》，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三編一卷三（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刷），頁20。

<sup>145</sup>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6月

人們常說「蛟龍」，其實「蛟」與「龍」是一種傳說的神話生物，在不同年齡時的稱呼：小時為「蛟」，大了成「龍」。雖然都有強大的力量，卻一正一邪，本質上有所不同。蛟龍有兩種原型：一種是短吻鱷，英文名叫(Alligator)。現在世界上僅存為數不多，如中國的揚子鱷。另一種是鹹水鱷，學名為灣鱷。唐韓愈作〈祭鱷魚文〉，因廣東潮安縣城東北，有鱷溪，鱷魚為患。韓愈當時任潮州刺史，於是寫了此祭文，投入河水祭鱷魚，把牠們驅逐。據說，當天夜裡，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幾天之後，江水全乾，鱷魚向西遷徙六百多里。此鱷是現存鱷類中最大的一種，最長可達七米。

#### (五)角龍:

指有角的龍。據《述異記》記述：「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為角龍。」<sup>146</sup>可見，角龍已是龍中之老者。

#### (六)蟠龍:



圖 2-53 【北宋·定窯刻花瓷盤蟠龍紋】



圖 2-54 【蟠龍柱·天安門前的華表】

指蟄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龍，龍的形狀作盤曲環繞。我國古代建築中，把盤繞在

---

第 1 版第 1 刷)，頁 571。

<sup>146</sup>〔南朝梁〕任昉撰：《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 年 9 月初版)，頁 10113。

柱上的龍、裝飾在樑上的龍、天花板上的龍，均稱為蟠龍。《太平御覽》云：「蟠龍，身長四丈，青黑色，赤帶如錦文，常隨水而下，入於海。有毒，傷人即死。」<sup>147</sup>此為對蟠龍的另一解釋。

(七)青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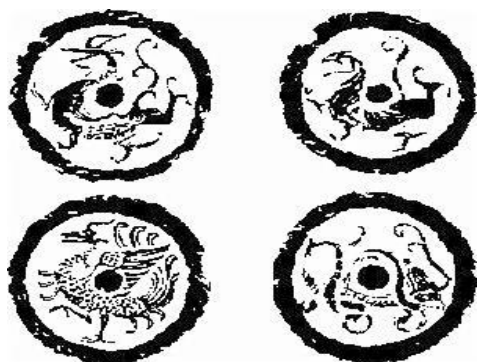


圖 2-55 【漢·四象瓦當】

(<http://www.uuutu.com>)201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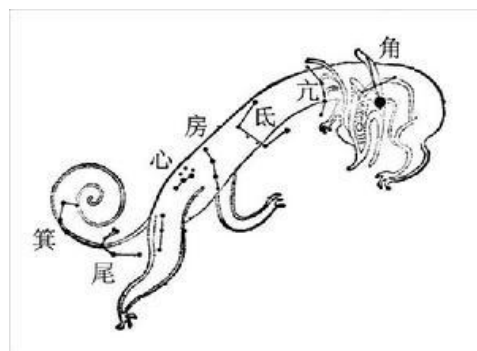


圖 2-56 【蒼龍·東方七宿】

(<http://www.xycq.net>)2009/12/14



圖 2-57 【清·蒼龍教子琥珀】

(<http://joyartcafe.pixnet.net>)2012/6/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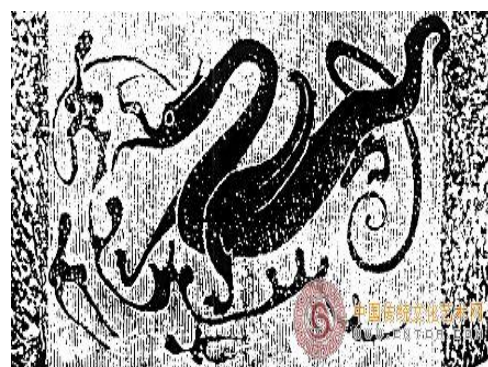


圖 2-58 【蒼龍·河南南陽漢畫像石】

青龍為「四靈」<sup>148</sup>或「四神」之一，又稱為蒼龍。有關蒼龍之古籍記載有：

<sup>147</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265。

<sup>148</sup> 緯書《尚書考靈曜》云:「東方角、亢、氏、房、心、尾、箕七宿,其形如龍,曰左青龍。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七宿,其形如鶉鳥,曰前朱雀。西方奎、婁、胃、昴、畢、觜、參七宿,其形如虎,曰右白虎。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其形如龜蛇,曰後玄武。」演化為二十八宿星官,各有名姓、服色和職掌。四靈在道教神系中,作為護衛的神靈。道士行法時,「左有青龍名孟章,右有白虎名監兵,前有朱雀名陵光,後有玄武名執明,建節持幢,負背鍾鼓,在吾前後左右,周匝萬千重。」

1. 《尚書·虞書·堯典》云：「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孔傳：「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sup>149</sup>「日永」，指夏至。夏至白晝最長，因此稱為「日永」。「星火」，指火星，夏至這天的黃昏時分，火星出現在南方。此「蒼龍」為黃道東方七宿總稱，即青龍。

2. 《禮記·月令》第六之一云：

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大皞，其神句芒，其蟲鱗，其音角，律中大蕤。其數八，其味酸，其臭羶，其祀戶，祭先脾。東風解凍，蟄蟲始振，魚上冰，獺祭魚，鴻雁來。天子居青陽左个，乘鸞輅，駕倉龍，載青旂，衣青衣，服倉玉，食麥與羊，其器疏以達。<sup>150</sup>

此「倉龍」為青色駿馬。《周禮·夏官司馬》第四云：

廋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正校人員選。馬八尺以上為龍，七尺以上為駉，六尺以上為馬也。<sup>151</sup>

3. 《楚辭·惜誓》云：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眾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蒼龍蚺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駢。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騫於杳冥之中兮，休息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虛神明。

<sup>149</sup> 〈尚書·虞書·堯典〉，《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21。

<sup>150</sup> 孫希旦撰:《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第1版)，頁400~410。

<sup>151</sup> 〈周禮·夏官司馬〉，《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497。

涉丹水而駝騁兮，右大夏之遺風。<sup>152</sup>

此「蒼龍」，為龍名。言己德合神明，則駕蒼龍，驂白虎，其狀蚺虬有威容也。

4. 《楚辭·九辯》之九：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虜雲中。

棄精氣之搏搏兮，驚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群靈之豐豐。

左朱雀之茷茷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

前輕輦之鏘鏘兮，後輜檠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

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為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sup>153</sup>

「左朱雀之茷茷兮，右蒼龍之躍躍。」左有朱雀的翩翩飛翔，右有蒼龍的躍躍奔走。此

「蒼龍」，為傳說中的「青龍」。古人認為「青龍」為祥瑞之物。

5. 《太平御覽》卷七九引《管子》：「黃帝得蒼龍，而辨乎東方。」<sup>154</sup>此「蒼龍」即奢龍。相傳為黃帝時六相之一。

6. 陸倕〈石闕銘〉云：「蒼龍玄武之製，銅闕鐵鳳之工。」<sup>155</sup>李善注曰：「《三輔舊事》曰：『未央宮東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此「蒼龍」是指漢代宮闕名。

古代天文學家將天上的星星分為二十八個星區，即二十八宿，用以觀察月亮的運行，及劃分季節。將二十八宿分為四組，每組七宿，分別以東、南、西、北四個方位，青、紅、白、黑四種顏色以及龍、鳥、虎、玄武(龜蛇相交)四種動物相配，稱為「四象」或「四宮」。龍表示東方，青色，因此，稱為「東宮青龍」。到了秦漢，這「四象」又變為「四靈」(麟、鳳、龜、龍)，神祕的色彩也愈加濃厚。漢代的

<sup>152</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316~317。

<sup>153</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265~266。

<sup>154</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97。

<sup>155</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372。

畫像磚、畫像石和瓦當中，有大量的「四靈」形象。青龍，位屬東，五行屬木。東方青龍，春之氣也。

#### (八)魚化龍:

魚化龍是一種龍頭魚身的龍，是一種「龍魚互變」的形式，古籍中已有記載:

1.辛氏《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鱉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數千，不得上，上則為龍也。」<sup>156</sup>此為民間流傳的「鯉魚躍龍門」的典故。

2.《說苑·正諫》云: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王乃止。<sup>157</sup>

白龍化為魚在淵中游，比喻帝王或高官隱藏身分，改裝出行。



圖 2-59 【西藏喜馬拉雅魚龍化石】

<http://www.baike.com>2007/3/9



圖 2-60 【殷商·高古玉魚龍】

<http://jipin.kaixin001.com>2012/7/3

<sup>156</sup> 〔東漢〕辛氏撰，劉慶柱輯注:《三秦記輯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1日第1版第1刷)，頁95。

<sup>157</sup> 〔漢〕劉向撰:《說苑》，收錄於《四部備要》明刻本史部二二(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頁1490。





圖 2-61【明·玉魚龍花草紋帶飾】

(國立故宮博物院)



圖 2-62【明·周制魚龍海獸紫檀筆筒】

(<http://big5.chinayigou.com>)2012/5/17

3. 《水經注·河水》卷四云:「《爾雅》曰:鱣,鮪也。出鞏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渡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sup>158</sup>
4. 《埤雅·釋魚》云:「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為龍,唯鯉或然。」<sup>159</sup>古代傳說黃河鯉魚躍過龍門,就會化成龍,升天而去。此可比喻為「中舉、升官」等飛黃騰達之事。亦可比喻成「逆流前進,奮發向上。」
5. 《太平御覽·鱗介部一·龍上》卷九百二十九云:

《晉書》曰:符生初夢大魚食蒲。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作龍,男便為王,女為公。問在何所?洛城東。」時符堅為龍驤將軍,第在洛門之東。其後果驗。

<sup>160</sup>

6. 《太平廣記·龍門》卷四百六十六云:

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闊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每暮春之際,有黃鯉魚逆流而上,得者便化為龍。又林登雲,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

<sup>158</sup>〔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第1版第1刷),頁103。

<sup>159</sup>〔宋〕陸佃撰:《埤雅》,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171。

<sup>160</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261。

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二。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火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sup>161</sup>

「鯉魚躍龍門」在敘述龍魚互變的關係。這種造型早在商代晚期，已出現在玉雕中，並在歷代繼續發展。

### (九) 蜃龍：



圖 2-63 【蜃龍・東京都台東區上野東照宮】

《周禮·地官司徒》第二云：「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闡壙之蜃。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sup>162</sup>蜃，中國神話傳說的一種海怪，形似大牡蠣，蜃被認為是一種靈獸。蜃棲息在海岸或大河的河口，模樣像蛟。蜃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從口吐出的氣中，可看到各種各樣的幻影，這些幻影大多數是亭臺樓閣，且非常豪華，可看到穿戴華麗的人們在活動，這就是所謂的「海市蜃樓」。

《史記·天官書》卷二十七云：

故北夷之氣如群畜穹閭，南夷之氣類舟船幡旗。大水處，敗軍場，破國之虛，下有積錢，金寶之上，皆有氣，不可不察。海旁蜃氣象樓臺；廣野氣成宮闕然。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sup>163</sup>

<sup>161</sup> 〔宋〕李昉撰：《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頁3839。

<sup>162</sup> 〔周禮·地官司徒〕，《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251。

<sup>163</sup>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

《漢書·天文志》也有相類似得記載，「海市蜃樓」，簡稱「蜃景」，是一種大氣光學現象。當光線經過不同密度的空氣層，發生顯著的折射或全反射時，把遠處景物映顯在空中、海面或地面，而形成種種光怪陸離的奇異景象。對於海市蜃樓成因，現代科學已有完整解釋，但在古代，人們對它到底有怎樣的認識呢？

綜論本章，由古籍之記載，可知龍為具有以下特性之神物：能興雲吐霧；形體能巨能細、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行蹤能高於天、能下於淵；能幽能明；春分登天、秋分潛淵。「龍」為「四靈」之一，代表祥瑞、尊貴。可用在與皇帝有關的事物上，又可比喻特別有本事的人，或指星宿、駿馬等。

而「龍」字形之演變，由象形甲骨文、金文(大口利齒、靈活騰躍的巨型爬行動物)，漸變成繁複的篆體(頭上長角、足有利爪、背上長鱗)，再演化為隸書、楷書(將辛，改為立)。

依時代，龍可分為：前龍、原龍、商周龍、秦漢龍、魏晉南北朝龍、隋唐龍、宋元龍、明清龍等。而依爪的數目，龍可分為：燭龍期、夔龍期、應龍期、黃龍期。按功能，龍可分為：天龍、神龍、地龍、伏藏龍。按出生形式，龍可分為：胎生、卵生、溼生、化生。龍還有其他龍的名稱，如：虺、螭龍、虯龍、蛟、角龍、蟠龍、青龍、魚化龍、蜃龍等。

### 第三章 乘兩龍者、燭龍(燭陰)、龍魚(陵魚)

《山海經》全書共十八卷，其中《山經》五卷，《海內外經》八卷，《大荒經》四卷，《海內經》一卷，共三萬一千多字。《山海經》除了神話傳說外，還涉及地理、歷史、宗教、民俗、曆象、動物、植物、礦物、醫藥、人類學、民族學、地質學……，甚至連海洋學都有所探討，以上種種均能在《山海經》中，得到印證。<sup>164</sup>

《山海經》是一部奇書，也是一部古人日常生活中，所必備的百科全書。《山海經》也可說是一部「古之巫書」，大概是古代楚國或楚地的巫師們流傳下來的一部書。「巫以記神事」<sup>165</sup>，《山海經》中，保存了許多可貴的神話傳說資料。這些神話傳說，接近原始狀態。

《山海經》原來是有圖的，叫《山海圖經》，魏晉以後已失傳。由晉陶淵明〈流觀山海圖〉的詩句、晉郭璞曾作《山海經圖讚》的文字，可知，晉代《山海經》尚有圖。《山海經》記載了許多詭異的怪獸以及光怪陸離的神話故事，一直被認為是一部荒誕不經的書<sup>166</sup>。有些學者則認為《山海經》不只是一部神話書，更是一部遠古的地理書。其中，包括了海外遠古的山、川、鳥、獸，真是一部具有歷史價值的著作。

本章首先研究「乘兩龍者」，分為：(一)四方之神：祝融、蓐收、禺彊、句芒。(二)夏后啟(夏后開)。(三)「冰夷」。接著，探究「龍魚」、「陵魚」之間的關係，並討論《山海經》記載產人魚之山水。最後，分析「燭陰」、「燭龍」的相關性；並探析對「燭龍」之解釋及批評。

#### 第一節 乘兩龍者

《海經》的龍神話中，有多位的形象為「乘龍者」，以下將就「四方之神」，「夏后

<sup>164</sup> 王紅旗：〈我國遠古傳說與自然環境變遷〉，《中國古代史論叢》（長沙：岳麓書社，1981年第三輯）。

<sup>165</sup> 魯迅：〈山海經讀書筆記〉《漢文學史綱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8月1日），頁2。

<sup>166</sup> 《史記·大宛傳》：「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杜佑認為：「《禹本紀》、《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恢怪不經。夫子刪《詩》《書》後，尚奇者先有其書。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

啟」(夏后開),「冰夷」等三部分,分別加以論述之。

## 一、四方之神:

### (一) 南方祝融:



圖 3-1【祝融·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3-2【祝融·清汪紱圖本】

#### 1. 《山海經·海外南經》云:

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sup>167</sup>

南方的火神祝融，長得獸身人面，常乘兩條龍飛行。「祝融」，郭璞云：「祝融，火神也。」<sup>168</sup>《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其帝炎帝，其神祝融。」<sup>169</sup>高誘注云：「祝融，顓頊氏後，老童之子，吳回也。為高辛氏火正，死為火官之神。」《淮南子·時則篇》云：「南方之極，自北戶孫之外，貫顓頊之國，南至委火炎風之野，赤帝（炎帝）祝融之所司者萬二千里。」<sup>170</sup>可見，祝融為南方天帝炎帝之佐。《山海經·海內經》云：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並，節並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

<sup>16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06。

<sup>16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97。

<sup>169</sup> 〔秦〕呂不韋撰、高誘注：《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0月1日），頁185。

<sup>170</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411~6412。

降處於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噓鳴，噓鳴生歲十有二。<sup>171</sup>

由此可知，祝融為炎帝後裔。另外，《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芒山。有桂山。有搖山。其上有人，號曰太子長琴。顛頊生老童，老童生祝融，祝融生太子長琴，是處搖山，使作樂風。」<sup>172</sup>由《山海經·海內經》可知，顛頊為黃帝之曾孫。<sup>173</sup>而《山海經·大荒西經》所述，祝融為黃帝之後裔，與《山海經·海內經》之說法不同。《釋史》卷五引《新書》云：「炎帝者，黃帝同母異父兄弟也。」<sup>174</sup>黃、炎本屬同族，所以，相傳炎帝之後裔祝融，又可歸屬於黃帝之後裔。《越絕書》云：「祝融治南方，僕程佐之，使主火。」

<sup>175</sup>

2.有關「祝融」的神話，有：

(1)《山海經·海內經》云：「洪水滔天，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殺鯀於羽郊。鯀復生禹。帝乃命禹卒步土以定九州。」<sup>176</sup>洪水滔天，鯀偷了天帝的神奇息壤，堆土建堤，以堵塞洪水，不聽帝命。天帝命令祝融在羽山郊野，殺了鯀。鯀死後又生了禹，天帝就命令禹去規劃疆土定九州，而平水患。

「滔」，郭璞云：「滔，漫也。」<sup>177</sup>此「帝」，應指黃帝。滔天洪水，正是身為上帝之黃帝，用以懲罰下民而為之。<sup>178</sup>郭璞云：「息壤者，言土自長息無限，故可以塞洪水也。」

<sup>179</sup>《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藏啟筮》卷十五云：「滔滔洪水，無所止極，伯鯀乃

<sup>17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71。

<sup>17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95。

<sup>173</sup> 《山海經·海內經》云：「流沙之東，黑水之西，有朝雲之國、司農之國。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處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謹耳、人面、豕喙、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顛頊。」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42~443。

<sup>174</sup> 〔清〕馬驥撰：《釋史》，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五記事本末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44。

<sup>175</sup> 〔東漢〕袁康、吳平撰，鐵如意館主校注，楊家駱編：《越絕書》（台北：世界書局，1981年5月3版），頁68。

<sup>17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72。

<sup>17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78。

<sup>17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72。

<sup>17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78。

以息石息壤，以填洪水。」<sup>180</sup>「羽郊」，郭璞云：「羽山之郊。」<sup>181</sup>「羽山」，《山海經·南山經》云：「羽山，其下多水，其上多雨，無草木，多蝮虫。」<sup>182</sup>

鯀被殺，乃因盜竊天帝息壤平治洪水。故屈原《離騷》云：「鯀婞直以亡（忘）身兮，終然天乎羽之野。」《九章·惜誦》云：「行婞直而不豫兮，鯀功用而不就。」<sup>183</sup>二者均有歎惋憐惜之意，認為應該是鯀之功烈，這在古神話中仍未被泯滅。鯀入羽淵所化，各古籍記載不一。《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藏啟筮》卷十五云：「鯀死三歲不腐，剖之以吳刀，化為黃龍。」<sup>184</sup>《國語·晉語八》云：「昔者鯀違帝命，殛之於羽山。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sup>185</sup>《左傳·昭公十七年》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sup>186</sup>《拾遺記·夏禹》卷二云：「堯命夏鯀治水，九載無績。鯀自沉於羽淵，化為玄魚。時揚鬚振麟，橫修波之上。」<sup>187</sup>龍、熊、玄魚均無疑問，惟「能」解釋各異。《爾雅·釋魚》云：「鯨三足能，龜三足貴。」<sup>188</sup>《史記·夏本紀》卷二亦云：「鯀之羽山，化為黃熊，入於羽淵。熊，音乃來反，下三點為三足也。東晉《發蒙記》云：『鯨三足曰熊。』」<sup>189</sup>《說文解字》卷十云：「能，熊屬，足似鹿。」<sup>190</sup>任昉《述異記》亦云：「陸居曰熊，水居曰能。」<sup>191</sup>「鯀復生禹」後，天帝不得不「卒

<sup>180</sup>〔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藏啟筮》（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第1版第1刷），頁105。

<sup>181</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79。

<sup>182</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1。

<sup>183</sup>〔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61。

<sup>184</sup>〔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藏啟筮》（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第1版第1刷），頁105。

<sup>185</sup>〔春秋〕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2月31日），頁478。

<sup>186</sup>《左傳·昭公十七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763。

<sup>187</sup>〔晉〕王嘉撰：《拾遺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頁9373。

<sup>188</sup>《爾雅·釋魚》，《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66。

<sup>189</sup>〔西漢〕司馬遷撰：《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2。

<sup>190</sup>〔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勸：《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546。

<sup>191</sup>〔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10109。

命禹布土以定九州」。郭璞云：「絲績用不成，故復命禹終其功。」<sup>192</sup>鯀雖被殛潛淵，但最後，還是獲得勝利。天帝雖然威嚴，但不得不暫且斂息，因其為民望之所歸也。<sup>193</sup>

(2)《墨子·非攻下》云：「予既受命於天，天命融隆火，于夏之城間西北之隅。」<sup>194</sup>

(3)《史記》司馬貞《補三皇本紀》中，有共工與祝融戰，不勝而怒觸不周山事等。

由此可知，祝融在古神話傳說中，地位頗高。

## (二)西方蓐收:



圖 3-3【蓐收·明胡文煥圖本】

《山海經·海外西經》云:

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sup>195</sup>

西方的金神蓐收，在左耳上掛著蛇，駕著兩條龍而行。蓐收長得人面虎爪，全身長滿白毛，手執大鉞，在天上主管刑罰。郭璞云：「金神也；人面、虎爪、白毛，執鉞。」<sup>196</sup>《國

<sup>192</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79。

<sup>193</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74。

<sup>194</sup>《墨子·非攻下》，《新編諸子集成》第六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93~94。

<sup>195</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27。

<sup>196</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09。



語·晉語二》云：

虢公夢在廟，有神人面白毛虎爪，執鉞立於西阿，公懼而走。神曰：「無走！帝命曰：『使晉襲於爾門。』」公拜稽首，覺，召史闞占之，對曰：「如君之言，則蓐收也，天之刑神也，天事官成。」公使囚之，且使國人賀夢。……六年，虢乃亡。

197

蓐收，為刑戮之神。《山海經·西山經》云：

洺山，神蓐收居之。其上多嬰短之玉，其陽多瑾瑜之玉，其陰多青雄黃。是山也，西望日之所入，其氣員，神紅光之所司也。又為司日入之神。<sup>198</sup>

洺山，金神蓐收居住在這裡。山上有很多可做頸飾之玉，山南多產瑾、瑜一類的美玉，山北多產青雄黃。從這座山頂峰，向西望去，可看見太陽落山的情景，氣象圓滿渾闊，那是神蓐收管轄之事。

「紅光」，郝懿行云：「紅光，蓋蓐收也。」<sup>199</sup>《呂氏春秋·孟秋》云：「孟秋之月：日在翼，昏斗中，旦畢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sup>200</sup>高誘注云：「少皞氏裔子曰該，實有金德，死託祀為金神。」《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云：「少皞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句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此其三祀也。」<sup>201</sup>《楚辭·大招》云：「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滢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鬢只；長爪踞牙，俟笑狂只。」<sup>202</sup>王逸注：「此蓋蓐收神之狀也。」

<sup>197</sup> 〔春秋〕左丘明，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2月31日），頁295~296。

<sup>19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56。

<sup>19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86。

<sup>200</sup> 〈呂氏春秋·孟秋〉，《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65。

<sup>201</sup>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923。

<sup>202</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298。

在世人的心目中，這一刑戮之神，具猙獰、勇猛之氣。

### (三) 北方禺彊:



圖 3-4 【禺彊·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3-5 【禺彊·清汪紱圖本】

《山海經·海外北經》云:

北方禺彊，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sup>203</sup>

北方風神兼兩神禺彊，長得人面鳥身，耳上掛著兩條青蛇，腳下踩著兩條青蛇，此為他風神的形象。當他為水神時，則為魚身，有手有足，駕著兩條龍。「禺彊」，郭璞云：「字玄冥，水神也。一曰禺京。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sup>204</sup>《山海經·大荒北經》云：「有儋耳之國，任姓，禺號子，食穀。北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赤蛇，名曰禺彊。」<sup>205</sup>與此經文略有差異。又《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東海之渚中，有神，人面鳥身，珥兩黃蛇，踐兩黃蛇，名曰禺(豸虎)。黃帝生禺

<sup>20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48。

<sup>20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21。

<sup>20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25。

(豸虎)，禹(豸虎)生禺京，禺京處北海，禺(豸虎)處東海，是為海神。<sup>206</sup>

「禺京」，郭璞云：「即禺彊也。」<sup>207</sup>「彊」、「京」一聲之轉。北海海神禺京，與東海海神禺(豸虎)，同為人面鳥身。《莊子·逍遙遊》云：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sup>208</sup>

《爾雅·釋魚》云：「鯤，魚子。」<sup>209</sup>而「鯤」當為鯨，北海海神禺京，又字玄冥，與莊周寓言中北冥之鯤(鯨)，有關聯性。而「鯨」字，本作(魚量)，《說文解字》十一云：「(魚量)，海大魚也，從魚量聲。」<sup>210</sup>又與「禺彊」(禺京)之「彊」合。郭注引一本云：「北方禺彊，黑身手足，乘兩龍。」<sup>211</sup>疑「黑身」乃「魚身」之誤，「黑」與「魚」形近，而導致錯誤。《山海經·海外東經》云：「兩師妾在其北，其為人黑，兩手各操一蛇，左耳有青蛇，又耳有赤蛇。一曰在十日北，為人黑身人面，各操一龜。」<sup>212</sup>未言手足。因既為「人身」，自然都有手足。《山海經·海內北經》云：「陵魚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此為人形魚，為魚身，有手足，所以特別強調有手足，以彰顯其特異。從此可知，「黑身手足」之禺彊，與「手足魚身」之陵魚相類似，均為人魚，「黑身」其實是「魚身」之誤。且其為海神，形貌應為「魚身手足」。<sup>213</sup>

<sup>20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50。

<sup>20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1。

<sup>208</sup> 〈莊子·逍遙遊〉，《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2。

<sup>209</sup> 〈爾雅·釋魚〉，《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65。

<sup>210</sup> 〔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649。

<sup>211</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21。

<sup>21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63。

<sup>21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48。

禺彊不僅為海神，又兼風神。《淮南子·墜形訓》云：「禺彊（禺彊），不周風之所生也。」<sup>214</sup>《史記·律書》卷二十五曰：「不周風居西北，主殺生。」<sup>215</sup>生於不周風之禺彊，應當是主不周風者。《淮南子·本經訓》有「大風」者，即大鳳，亦即《莊子·逍遙遊》之大鵬，也就是《山海經·海外北經》所記人面鳥身之禺彊。由此推論，東海海神禺(豸虎)之形貌，亦應具有「鳥身」，且為魚形，也就是既為海神，又為風神。<sup>216</sup>

#### (四)東方句芒:



圖 3-6 【句芒·清汪紱圖本】

《山海經·海外東經》云:

東方句芒，鳥身人面，乘兩龍。<sup>217</sup>

東方木神句芒，長得鳥身人面，乘著兩條龍而行。郭璞云：「木神也，方面素服。《墨子》曰：昔秦穆公有明德，上帝使句芒賜之壽十九年。」<sup>218</sup>《墨子·明鬼下》云：

<sup>214</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94。

<sup>215</sup> 〔西漢〕司馬遷：《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4。

<sup>21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49。

<sup>21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65。

<sup>21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

非惟若書之說為然也，昔者鄭穆公，當晝日中處乎廟，有神入門而左，鳥身，素服三絕，面狀正方。鄭穆公見之，乃恐懼彝，神曰：「無懼！帝享女明德，使予錫女壽十年有九，使若國家蕃昌，子孫茂，毋失鄭。」穆公再拜稽首曰：「敢問神名？」曰：「予為句芒。」若以鄭穆公之所身見為儀，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

219

此為郭注所引，但「鄭穆公」郭引為「秦穆公」。「鄭穆公」無「明德」，「秦穆公」有以五張羊皮易百里奚為相<sup>220</sup>、赦食駿馬肉之野人，後得其助以克晉等「明德」。《呂氏春秋·孟春紀》云：「孟春之月：日在營室，昏參中、旦尾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sup>221</sup>高誘注云：「句芒，少皞氏之裔子曰重，佐木德之帝，死為木官之神。」即此句芒。

## 二、夏后啟(夏后開):

(一)《山海經·海外西經》云:



圖 3-7【夏后啟·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3-8【夏后開·明蔣應鎬繪圖本】

大樂之野，夏后啟于此儻九代，乘兩龍，雲蓋三層。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

---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32。

<sup>219</sup> 〈墨子·明鬼下〉，《新編諸子集成》第六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41~142。

<sup>220</sup> 〔西漢〕司馬遷:《史記》卷四，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24。

<sup>221</sup> 〈呂氏春秋·孟春紀〉，《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

璜。在大運山北。一曰大遺之野。<sup>222</sup>

大樂之野，夏后啟在此按《九代》樂曲翩翩起舞，並駕著兩條龍，飛騰於雲霧之中。他左手握著用羽毛做的華蓋，右手握著玉環，腰間佩著璧玉。大樂之野在大運山的北方，一說「大遺之野」。

「九代」，郭璞云：「九代，馬名，儻謂盤作之令舞也。」<sup>223</sup>郝懿行云：「九代，疑樂名也。」<sup>224</sup>《竹書紀年》云：「夏帝啟十年，帝巡狩，舞九韶于大穆之野。」<sup>225</sup>《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天穆之野，啟始歌九招。」<sup>226</sup>「九代」即「九招」。李善注王融《文選·三月三日曲水詩序》引《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大樂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sup>227</sup>「馬」字可能漏掉了。袁珂認為，郝懿行的說法是正確的。「九代」確當是樂名，而非舞馬之戲。<sup>228</sup>

「層」，郭璞云：「層，猶重也。」<sup>229</sup>李善注《文選·西京賦》引此注並同<sup>230</sup>。又注潘岳〈為賈謐作贈陸機〉引此注云：「層，重也，慈登切。」<sup>231</sup>「翳」，郭璞云：「羽葆幢

<sup>22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09。

<sup>223</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99。

<sup>22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99。

<sup>225</sup> 〔晉〕荀勗、和嶠編譯、清·朱右曾蒐輯：《竹書紀年》，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編年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18。

<sup>22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4。

<sup>227</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155。

<sup>22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09。

<sup>22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00。

<sup>230</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7。

<sup>231</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633。

也。」<sup>232</sup>《說文解字》卷四云：「翳，華蓋也。」<sup>233</sup>「環」，郭璞云：「玉空邊等為環。」<sup>234</sup>《說文解字》卷一云：「環，璧也，肉好若一謂之環。」<sup>235</sup>「璜」，郭璞云：「半璧曰璜。」<sup>236</sup>「大遺之野」，《山海經·大荒西經》云：「天穆之野。」<sup>237</sup>一說「大樂之野」，袁珂認為，「天」、「大」古本一字，「穆」、「遺」、「樂」音皆相近。

(二)《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西南海之外，赤水之南，流沙之西，有人珥兩青蛇，乘兩龍，名曰夏后開，開上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sup>238</sup>

在西南海之外，赤水南方，流沙以西，有人耳上掛著兩條青蛇，駕著兩條青龍，名叫夏后開。夏后開三次上天做客，得到天樂《九辯》與《九歌》後，下到凡間。在高達二千仞的天穆之野上，夏后開創造了《九招》的樂章。這與《山海經·海外西經》所指的是同一件事。

袁珂云：「開即啟也，漢人避景帝（劉啟）諱改。」<sup>239</sup>「嬪」，郭璞云：「嬪，婦也，言獻美女於天帝。」<sup>240</sup>《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sup>241</sup>《天問》云：「啟棘賓

<sup>232</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00。

<sup>233</sup>〔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190。

<sup>23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00。

<sup>235</sup>〔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11。

<sup>236</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00。

<sup>237</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11。

<sup>238</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4。

<sup>239</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4。

<sup>240</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

商，《九辯》《九歌》。」<sup>242</sup>袁珂則認為，「賓」、「嬪」，古字相通；「棘」與「亟」，相同。因啟三度賓于天帝，而得九奏之樂。《天問》之「啟棘賓商」，據近人研究，疑「商」乃「帝」之誤；「啟棘賓商」，即「啟亟賓帝」。所以，袁珂認為，郭璞之注，實「大誤」也。<sup>243</sup>郭璞云：「《九辯》、《九歌》，皆天帝樂名，開登天而竊以下用之也。」<sup>244</sup>《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藏啟筮》云：「昔彼九冥，是與帝辯同宮之序，是謂九歌。」又云：「不得竊辯與九歌以國于下。」<sup>245</sup>

「天穆之野」，《竹書紀年》云：「顓頊產伯鯨，是維若陽，居天穆之陽。」《竹書紀年》云：「夏后開舞《九招》。」<sup>246</sup>王念孫校改作「大穆之野」，而「天穆」、「大穆」，古書並存。<sup>247</sup>

而《繹史》卷十二引《隨巢子》云：「禹娶塗山，治鴻水，通轅轅山，化為熊。塗山氏見之，慚而去，至嵩高山，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sup>248</sup>啟之出生，並不尋常，啟為人神交配所生之子，本身具有神性，故能「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所謂「得」者，實為「竊」也。<sup>249</sup>啟繼承禹帝位，不體恤國事，只以酒食聲色自娛，又竊天樂助興，導致遭亡國之慘禍。《墨子·非樂上》云：「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莧磬以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大，天用弗

---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38。

<sup>241</sup>〔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41。

<sup>242</sup>〔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4。

<sup>243</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4。

<sup>24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38。

<sup>245</sup>〔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歸藏啟筮》（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10月第1版第1刷），頁105。

<sup>246</sup>〔晉〕荀勗、和嶠編譯、清·朱右曾蒐輯：《竹書紀年》，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編年類（台北：臺灣藝文印書館，1986年），頁418。

<sup>247</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4。

<sup>248</sup>〔清〕馬驥撰：《繹史》，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五記事本末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44。

<sup>249</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10。



式。」<sup>250</sup>詩人對啟亦多所刺譏。如：屈原《離騷》云：「啟《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夫家巷。」<sup>251</sup>《天問》云：「啟棘賓商，《九辯》《九歌》，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地？」<sup>252</sup>

### 三、冰夷：



圖 3-9【冰夷·明蔣應鎬繪圖本】

《山海經·海內北經》云：

從極之淵深三百仞，維冰夷恒都焉。冰夷人面，乘兩龍，一曰忠極之淵。<sup>253</sup>

從極淵深三百仞，只有水神冰夷(河伯)盤據在那兒。冰夷(河伯)長著人面魚身，駕著兩條龍。從極之淵，一說「忠極之淵」。

「從極之淵」，《文選·江賦》李善注引《山海經·海內北經》作：「從極之川。」<sup>254</sup>

「冰夷」，郭璞云：「冰夷，馮夷也。即河伯也。」<sup>255</sup>《淮南子·齊俗訓》云：「馮夷得道，

<sup>250</sup> 〈墨子·非樂上〉，《新編諸子集成》(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61~162。

<sup>251</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41。

<sup>252</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4。

<sup>25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16。

<sup>254</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14。

<sup>25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65。

以潛大川。」<sup>256</sup>《莊子·大宗師》云：「馮夷得之，以遊大川。」<sup>257</sup>《後漢書·張衡傳》卷八十九注引《龍魚河圖》則云：「河伯姓呂，名公子，夫人姓馮，名夷。」<sup>258</sup>《楚辭·九歌》洪興祖補注引《抱朴子·釋鬼篇》云：「馮夷以八月上庚日渡河溺死，天帝署為河伯。」<sup>259</sup>，由此可知，河伯為古黃河水神。《穆天子傳》卷一云：「陽紆之山，河伯無夷之所都居。」<sup>260</sup>《水經注·洛水》卷十五引《竹書紀年》云：「洛伯用與河伯馮夷鬪，蓋洛水之神也。」<sup>261</sup>「馮夷」與「用」，為河洛之神。

《博物志·異聞》云：

澹臺子羽渡河，齎千金之璧於河。河伯欲之，至陽侯波起，兩蛟挾船。子羽左摻璧，右操劍，擊蛟皆死。既渡，三投璧於河，河伯躍而歸之，子羽毀而去。<sup>262</sup>

河伯性行卑劣，於此可見一斑。故在古代神話中，河伯為反面形象人物。<sup>263</sup>關於河伯形狀，《尸子》卷下云：「禹理水，觀於河，見白面長人魚身出，曰：『吾河精也。』授禹河圖而還於淵中。」<sup>264</sup>《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第三十云：

齊人有謂齊王曰：「河伯，大神也，王何不試與之遇乎？臣請使王遇之。」乃為壇

<sup>256</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528。

<sup>257</sup> 〔莊子·大宗師〕，《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13。

<sup>258</sup>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16~17。

<sup>259</sup> 〔東晉〕葛洪撰：《抱朴子》，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六道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249。

<sup>260</sup>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二小說家類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205。

<sup>261</sup>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第1版第1刷)，頁373。

<sup>262</sup> 〔晉〕張華撰：《博物志》，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9982。

<sup>26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18。

<sup>264</sup> 〔戰國〕尸佼撰：《尸子》，收錄於《百子全書》法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3702。

場大水之上，而與王立之焉。有聞，大魚動，因曰：「此河伯。」<sup>265</sup>

可見，河伯之形象，應為人面魚身。

「乘兩龍」，《酉陽雜俎·諾皋記上》云：「河伯人面，乘兩龍。又曰人面魚身。」<sup>266</sup>  
「人面，乘兩龍」，《山海經·海內北經》亦是如此記載。郭璞云：「畫四面各乘靈車，駕二龍。」<sup>267</sup>郝懿行云：「郭注靈蓋雲字之譌也。」<sup>268</sup>《水經注·河水》卷一引《括地圖》云：「馮夷恒乘雲車，駕二龍。」<sup>269</sup>「忠極之淵」，郝懿行云：「《水經注·河水》引《山海經·海內北經》作中極，中、忠古字相通。」<sup>270</sup>

## 第二節 龍魚、陵魚

本節將依據古籍中所載「龍魚」、「陵魚」的形象，探討二者之相關性，並印證「龍魚」即「陵魚」。最後，綜論《山海經》中，所有產人魚之處。

### 一、 龍魚：

《山海經·海外西經》云：

龍魚陵居在其北，狀如狸。一曰鰕。即有神聖乘此以行九野。一曰鯨魚在天野北，其為魚也如鯉。<sup>271</sup>

<sup>265</sup> 〈韓非子·內儲說上七術〉，《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62~163。

<sup>266</sup>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二小說家類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214。

<sup>26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65。

<sup>26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65~366。

<sup>269</sup>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第1版第1刷），頁3。

<sup>27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66。

<sup>27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24。



圖 3-10【龍魚·清汪紱圖本】



圖 3-11【龍魚·清《禽蟲典》】

龍魚在諸沃之野的北面，可居水中，又可居山陵之上。龍魚的樣子，長得像鯉魚。一說像大鯢魚。神人駕著它，可巡遊九州之原野。一說稱為鯢魚。

「龍魚」，郭璞《江賦》云：「乃若龍鯉一角，奇鶴九頭。」<sup>272</sup>張衡《思玄賦》云：「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sup>273</sup>。《淮南子·墜形訓》作「礪魚」<sup>274</sup>，高誘注云：「礪魚如鯉魚也，有神聖者乘行九野，在無繼民之南。」袁珂懷疑，「龍魚」即《山海經·海內北經》所記之「陵魚」，因二者均為神話傳說中人魚。其理由如下：<sup>275</sup>

(一)「龍」、「陵」一聲之轉。

(二)「龍魚陵居」，「陵魚」既可居水中，又可居山陵而號「陵魚」。

(三)「龍魚」似鯉，謂之「龍鯉」，「陵魚」亦似鯉，謂之「陵鯉」。

(四)「龍魚」，一曰「鰈」。《爾雅·釋魚》云：「鯢大者謂之鰈。」<sup>276</sup>《本草綱目》云：「鯢魚，一名人魚。」<sup>277</sup>而「人面，手足，魚身，在海中。」之「陵魚」，正是人魚之形貌。

<sup>272</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11。

<sup>273</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68。

<sup>274</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92。

<sup>27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24。

<sup>276</sup> 〔爾雅·釋魚〕，《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68。

<sup>277</sup>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錄於《四庫全書》，見《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四醫家類二，

由以上四點，可以證明「龍魚」就是《山海經·海內北經》中，所記載之「陵魚」。「狀如狸」，郭璞云：「或曰：龍魚似狸，一角。」<sup>278</sup>郝懿行云：「狸當為鯉字之譌。」<sup>279</sup>李善注《文選·江賦》引《山海經·海外西經》云：「龍鯉，陵居，其狀如鯉，或曰：龍魚一角也。」<sup>280</sup>又注《文選·思玄賦》引《山海經·海外西經》云：「龍魚陵居，在北，狀如狸。」<sup>281</sup>高誘注《淮南子·墜形訓》亦云「如鯉魚也」，亦可證明。「鰕」，《爾雅·釋魚》云：「鮑大者謂之鰕。」<sup>282</sup>

「九野」，郭璞云：「九域之野。」<sup>283</sup>《山海經·海外西經》云：

此諸天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皇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所欲自從也。百獸相與群居。在四蛇北。其人兩手操卵食之，兩鳥居前導之。<sup>284</sup>

「天野」，即「諸天之野」。「其為魚也如鯉」，《藝文類聚》卷九十六引郭氏《圖讚》曰：「龍魚一角，似鯉居陵；候時而出，神聖攸乘；飛鸞九域，乘雲上升。」<sup>285</sup>

## 二、陵魚：

《山海經·海內北經》云：

---

(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 1986年), 頁 875。

<sup>278</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 306。

<sup>279</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 306。

<sup>280</sup>〔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 311。

<sup>281</sup>〔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 368。

<sup>282</sup>〈爾雅·釋魚〉,《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 168。

<sup>283</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 307。

<sup>284</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 222。

<sup>285</sup>〔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1日),頁 2462~2463。

陵魚人面，手足，在海中。<sup>286</sup>



圖 3-12 【陵魚·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圖 3-13 【陵魚·清汪紱圖本】

陵魚長著人面魚身，有手足，生活在大海中。陵魚就是人魚，人魚一哭泣，便從淚水中滾出珍珠，且像人一樣會紡織。她們有時從水中出來，寓居在人們家中，並賣出她們紡織的絹帛。她們通常為美麗的女子，皮膚白得似玉般，長髮披肩，又黑又亮如馬尾，有五六尺長。

《山海經·海外西經》云：「龍魚陵居在其北。」<sup>287</sup>即「陵魚」。《楚辭·天問》云：「鯪魚何所？」<sup>288</sup>劉逵注《文選·吳都賦》引作：「陵鯪，有四足，狀如獺，鱗甲似鯪，居土穴中，性好食蟻。《楚辭》曰：『陵魚曷止。』王逸曰：『陵魚，陵鯪也。』」<sup>289</sup>即人魚。「龍」、「陵」一聲之轉，「陵」、「人」音相近。<sup>290</sup>

《水經注·伊水》卷十五云：

《廣志》曰：「鮓魚聲如小兒嘍，有四足，形如鮓鱧，可以治牛，出依水也。」

<sup>28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23。

<sup>28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24。

<sup>288</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2。

<sup>289</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23。

<sup>29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23。

司馬遷謂之人魚。故其著《史記》曰：「始皇之葬也，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而四足，即鮓魚也。」<sup>291</sup>

《搜神記》卷十二云：「南海之外有鮫人，水居如魚，不廢織績，其眼泣，則能出珠。」<sup>292</sup>《太平御覽》卷八百三引《博物志》云：「鮫人從水出，寓人家，積日賣絹。將去，從主人所一器，泣而成珠滿盤，以與主人。」<sup>293</sup>後世對人魚之傳說，則見於《太平廣記》卷四六四引《洽聞記》云：「海人魚狀如人，眉目口鼻手爪，皆為美麗女子，皮肉白如玉，髮如馬尾，長五六尺。」<sup>294</sup>《初學記》三十卷引《山海經·海內北經》云：「鮫魚背腹皆有刺，如三角菱。」<sup>295</sup>《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七卷引《山海經·海內北經》云：「鮫鯉吞舟。」<sup>296</sup>《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八云：「鮫魚吞舟。」<sup>297</sup>

### 三、產人魚之處：

《山海經》中，記載產人魚之處，有：

(一)《山海經·南山經》云：

青邱之山，其陽多玉，其陰多青腹。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盡。有鳥焉，其狀如鳩，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英水出焉，南流注于即翼之澤。其中多赤鱗，其狀如魚而人面，其音如鴛鴦。食之不疥。

<sup>291</sup>〔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1日），頁378。

<sup>292</sup>〔晉〕干寶撰：《搜神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9755。

<sup>293</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3698。

<sup>294</sup>〔宋〕李昉撰：《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頁3819。

<sup>295</sup>〔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2。

<sup>296</sup>〔唐〕徐堅撰：《北堂書鈔》，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1。

<sup>297</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299。

「赤鱺」，《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九引《山海經·圖讚》云：「赤鱺之狀，魚身人頭。」

<sup>299</sup>袁珂云：「赤鱺，蓋人魚之類。」<sup>300</sup>英水，多赤鱺，即人魚。

(二)《山海經·西山經》云：

竹山，其上多喬木，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蘗，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楮，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肘。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多蒼玉。丹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毳。<sup>301</sup>

丹水，多人魚。

(三)《山海經·北次三經》云：

龍侯之山，無草木，多金玉。泱泱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其狀如(魚帝)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sup>302</sup>

「(魚帝)魚」，郭璞云：「或曰，人魚即鮓也，似鮓而四足，聲如小兒嘯，今亦呼鮓為(魚帝)。」<sup>303</sup>郝懿行云：「(魚帝)當為鯢。」<sup>304</sup>《說文解字》卷十一云：「鯢，大鮓也。」<sup>305</sup>決

<sup>29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6。

<sup>299</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303。

<sup>30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7。

<sup>30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5。

<sup>30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86。

<sup>303</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29。



決水，多人魚。

(四)《山海經·中次四經》云:

熊耳之山，其上多漆，其下多櫟。浮濠之水出焉，而西流注于洛，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草焉，其狀如蘇而赤華，名曰葶葶，可以毒魚。<sup>306</sup>

浮濠水，多人魚。

(五)《山海經·中次六經》云:

傅山，無草木，多瑤碧。厭染之水出于其陽，而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其西有林焉，名曰墻冢。穀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洛，其中多珣玉。<sup>307</sup>

厭染水，多人魚。

(六)《山海經·中次六經》云:

陽華之山，其陽多金玉，其陰多青雄黃，其草多藟藟，多苦辛，其狀如櫛，其實如瓜，其味酸甘，食之已瘡。楊水出焉，而西南流注于洛，其中多人魚。門水出焉，而東北流注于河，其中多玄(石肅)。(糸昔)姑之水出于其陰，而東流注于門水，其上多銅。門水出于河，七百九十里入雒水。<sup>308</sup>

---

<sup>30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29。

<sup>305</sup>〔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647。

<sup>306</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31。

<sup>307</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38。

<sup>308</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40。

楊水，多人魚。

(七)《山海經·中次七經》云:

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囷。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者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魚帝)魚，狀如鰲雌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sup>309</sup>

「(魚帝)魚」，郝懿行云：「(魚帝)，即鮓也。」<sup>310</sup>休水，多(魚帝)魚，即人魚。

(八)《山海經·中次十一經》云:

朝歌之山。澠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滎，其中多人魚。其上多梓栢，其獸多麀麋。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魚。<sup>311</sup>

澠水，多人魚。

(九)《山海經·中次十一經》云:

崑崙山，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sup>312</sup>

視水，多人魚。以上諸山水，均多產人魚。

---

<sup>30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46。

<sup>31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26。

<sup>31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4。

<sup>31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9。

### 第三節 燭陰、燭龍

鍾山山神「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而章尾山之神「燭龍」，「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二者之間，極為神似，而「燭龍」又稱「燭九陰」。以下，就「燭龍」、「燭陰」之特性、居住地，探究二者間之關聯性。

#### 一、燭陰:

《山海經·海外北經》云:

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無啓之東。其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sup>313</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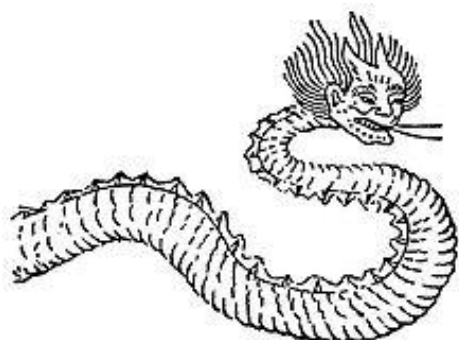


圖 3-14 【燭陰·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圖 3-15 【燭陰·清汪紱圖本】

鍾山山神，名叫燭陰。它睜開眼是白天，閉上眼則成黑夜。他用嘴猛吹，天下就變為冬天，用嘴呵氣則為夏天。它不飲水、不吃食物、不呼吸，一呼吸就化為風。它身長千里，居住在無啓國東方。長得人面蛇身，渾身通紅，居住在鍾山腳下。

「燭陰」，郭璞云：「燭龍也，是燭九陰，因名云。」<sup>314</sup>《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sup>31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0。

<sup>31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11。

西北海之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瞑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sup>315</sup>

所以，「燭龍」又稱「燭陰」。「章」、「鍾」為一聲之轉。《楚辭·天問》云：「日安不到？燭龍何照？」<sup>316</sup>《山海經·大荒北經》郭璞注引《詩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往照天門中也。」<sup>317</sup>故稱「燭陰」。任昉《述異記》卷上云：「先儒說：盤古氏泣為江河，氣為風，聲為雷，目瞳為電。古說：盤古氏喜為晴，怒為陰。」<sup>318</sup>《廣博物志》卷九引《五運歷年記》云：「盤古之君，龍首蛇身，噓為風雨，吹為雷電，開目為晝，閉目為夜。」<sup>319</sup>由此可知，盤古為開天闢地之神，形象與燭龍(燭陰)相類似。

「鍾山」，《山海經·大荒北經》作「章尾山」，「章」、「鍾」，一聲之轉。《大招》：「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燭龍)豔只。」<sup>320</sup>因「鍾山」不見日，故常寒，有「寒山」之稱。<sup>321</sup>

「息」郭璞云：「息，氣息也。」<sup>322</sup>《太平御覽·時序》卷二七云：「息，則為風。」<sup>323</sup>《淮南子·墜形篇》云：「燭龍在鴈門北，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sup>324</sup>李善注《文選·思玄賦》引《山海經·海外北經》作「人首蛇身」；《藝文類聚》九十六卷引郭氏《圖讚》云：「天缺西北，龍銜火精，氣為寒暑，眼作暝明，身長千里，

<sup>31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8。

<sup>316</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1。

<sup>31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7。

<sup>318</sup>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10107。

<sup>319</sup> 〔明〕董斯張撰：《廣博物志》，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六類書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56。

<sup>320</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299。

<sup>32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1。

<sup>32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11。

<sup>323</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257。

<sup>324</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92。

可謂至靈。」<sup>325</sup>

## 二、燭龍

### (一)《山海經·大荒北經》對燭龍的描述:

《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西北海外，赤水之北，有章尾山。有神，人面蛇身而赤，直目正乘，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sup>326</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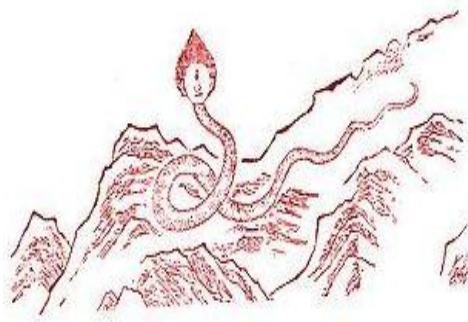


圖 3-16【燭龍·明蔣應鎬繪圖本】

在西北海外，赤水以北，有座章尾山。山上有神，長得人面蛇身，全身形紅，眼睛豎生，眯成一條直縫。當它閉上眼時，天下就變為黑夜；睜開眼時，天下就變成白天。它不吃、不睡、不休息，只吞吐風雨。它能照亮一切幽暗陰深之處，這便是燭龍。

「章尾山」，《山海經·海外北經》作「鍾山」，「章」、「鍾」聲近而轉。<sup>327</sup>「直目正乘」，郭璞云：「直目，目從也；正乘未聞。」<sup>328</sup>畢沅云：「乘恐朕字假音，俗作朕也。」袁珂云：「朕義本訓舟縫，引申之，他物交縫處，皆得曰朕。此言燭龍之目合縫處直也。」

<sup>325</sup>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1日），頁2462。

<sup>32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8。

<sup>32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8。

<sup>32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7。

<sup>329</sup> 「暝」，《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鍾山之神，人面蛇身而赤身，長千里，其眠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是燭九陰，是謂燭龍。<sup>330</sup>

將「暝」寫作「眠」，為俗字。「其暝乃晦，其視乃明」，郭璞云：「言視為晝，眠為夜也。」

<sup>331</sup> 「風雨是謁」，郭璞云：「言能請致風雨。」<sup>332</sup> 畢沅云：「謁，噎字假音。」袁珂的看法與畢沅相同，認為「燭龍」以風雨為食。<sup>333</sup>

「燭九陰」，郭璞云：「照九陰之幽陰也。」<sup>334</sup> 但宋本、《藏經》本、毛辰本不作「幽陰」，而作「幽隱」。<sup>335</sup> 「燭龍」，《文選·思玄賦》李善注引《山海經·大荒北經》作：「是謂燭陰；郭璞曰：『即燭龍也。』」<sup>336</sup> 關於「燭陰」之神話，已見《山海經·海外北經》。

## (二)古籍中的燭龍神話:

關於燭龍的神話，以下古籍均有記載:

1. 《楚辭·天問》云：「西北辟啟，何氣通焉？日安不到？燭龍何照？」<sup>337</sup>
2. 《楚辭·大招》云：「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遑龍絕只，代水不可涉，身不可涉只，天

<sup>32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8。

<sup>330</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74。

<sup>331</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7。

<sup>33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7。

<sup>33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8。

<sup>33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7。

<sup>33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9。

<sup>336</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74。

<sup>337</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1。

白顛顛，含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sup>338</sup>

3. 《淮南子·地形訓》云：「燭龍在雁門北，蔽于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而無足。」<sup>339</sup>

4. 《洞冥記》卷三云：

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閣，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方之士。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跪而進，帝曰：「大夫為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種火之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銜燭火，以照山之四極。」<sup>340</sup>

5. 《太平御覽》卷九引《括地圖》云：「鍾山之神名燭龍，視為晝，眠為夜，吹為冬，噓為夏，息為風。」<sup>341</sup>

6. 《太平御覽》卷三十八引《玄中記》，又見《古小說鈎沈》云：

北方有鍾山焉，山上有石首如人首，左目為日，右目為月，開左目為晝，開右目為夜，開口為春夏，閉口為秋冬。<sup>342</sup>

7. 《詩緯·含神霧》云：「天不足西北，無有陰陽消息，故有龍銜火精。以往照天門中。」

<sup>343</sup>

由上述「燭龍」神話的描述，可知，在西北方，太陽光照不到的幽冥之地，有龍。人面蛇身，能照亮九陰；有紅色的身體，且身長千里，如蛇行蜿蜒於高空；它不吃、不

---

<sup>338</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299。

<sup>339</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92。

<sup>340</sup> 〔西漢〕郭憲：《洞冥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雜事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9557。

<sup>341</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175。

<sup>342</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312。

<sup>343</sup> 〔清〕胡薇元撰：《詩緯含神霧訓纂》，收錄於《玉津閣叢書》甲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

喝、不休息，能呼風喚雨；睜開眼睛是白天，閉上眼睛則成黑夜；住在鍾山，又名「燭陰」。對於「燭龍」名稱之由來，古籍及舊注都認為是「龍銜燭」或「龍銜火精」。孫作雲曾指出：「燭龍是言其目光如燭，不應該是『銜燭而照之』王注或望文生訓。」<sup>344</sup>

### (三)關於燭龍的解釋及批評:

對於燭龍的解釋及批評，有以下幾種說法:

1. 古史學者楊寬，認為「燭龍」即古書中的「祝融」。他認為:

「燭龍」與「祝融」音近，又同有燭照之能，祝融有開天闢地之神話，而燭龍之傳說，亦與盤古之神話有相同處。然則「燭龍」與「祝融」亦同一神話分化耳。

345

2. 神話學者王孝廉，則認為「燭龍」是指古書上的「句龍」、「后土」或「土伯」。他說:

燭龍是在雁門北的委羽之山，是前章所論過的極北不見日之幽都。燭龍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在不見天日的大陰幽都。燭龍直目正乘，銜火以照陰間幽都，故又名「燭陰」。……，土伯之身九屈，名為句龍，司地下幽都，而此燭龍身長千里，人面神身，亦司地下幽都，其相似之處可見。我認為由其銜火以照天門而言，故其名為燭龍。由其「九約」而言，故名句龍，由其司掌地下幽都而言，故名后土、土伯。其原始皆一神。<sup>346</sup>

3. 認為「燭龍」是指北極光的說法，有:

(1) 日本神田選吉考證「燭龍」，認為是北極光的現象。<sup>347</sup>

<sup>344</sup> 孫作雲:《天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168。

<sup>345</sup> 楊寬:〈中國上古史導論〉,《古史辨》第七冊上編(台北:藍燈出版社,1941年),頁315-316。

<sup>346</sup>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下冊(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年),頁726-727。

<sup>347</sup> 小川琢治:《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弘文堂書房,昭和三年),頁244。



(2)張明華也認為「燭龍」是指北極光，他說：

《山海經》中，對於燭龍的描繪，雖然摻雜了神話的色彩，但與許多自然神話一樣，多半是古人根據實際觀察的現象，而加以記錄的。那它是種什麼自然現象，在古人頭腦中的反映？如果我們將我國古籍中，關於燭龍神的形態和北極圈內，所發生的晝夜變化、北極光等相比較，就會驚奇的發現，《山海經》中對燭龍神的記述，正是對北極光最詳盡生動的描繪。<sup>348</sup>

(3)何新的《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十三章〈燭龍的真相〉裡，提出「燭龍」即北極光，理由與張明華相同。他說：

我們知道，在北極圈附近，晝夜以冬夏劃分，夏至以後是半年白晝，而冬至以後則是半年長夜。所謂「司幽之國」，所謂「長夜無日之國」，正是我國東北高緯度地區、靠近西伯利亞和北極圈附近，冬季半年的正常現象。而燭龍恰恰活動在這樣一個地區。只要稍作思索，就不難找到這個謎的真相了。原來，所謂「燭龍」，並不是一種生物性的存在物，而是北極圈附近的一種自然現象——極光。<sup>349</sup>

(4)1991年12月，在高雄澄清湖傳習齋，舉辦的第一屆中國民間文學學術討論會的論文中，陳鈞提出〈燭龍新探〉一文，同樣把「燭龍」認為是北極光的曲折反射。<sup>350</sup>

4.龔維英在〈燭龍神話溯源〉中，認為「燭龍」是「生殖器官崇拜的衍化」。他說：

燭龍神話既洋溢如此原始的，幼稚的氣息，不容我們不揣想，若欲還其本來面目，必須追索到原始社會的蒙昧期，那時，初民曾盛行過生殖器崇拜。燭龍的本來面

<sup>348</sup> 張明華：〈燭龍與北極光〉，《學林漫錄》八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後又被收錄於王子今編：《趣味考據》（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8月），頁216~220。

<sup>349</sup> 何新：《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4月第1版第2刷），頁254。

<sup>350</sup> 陳鈞：〈燭龍新探〉，《中國民間文學學術討論會論文集》，1991年。後收入陳鈞：《中國神話新編》（廣西：灕江出版社，1993年）。

貌，應該是男性的生殖器，關於它的種種神話及變異，不過是生殖器崇拜的衍化。……，總而言之，我們說燭龍的本相系男性生殖器，並非刻意褻瀆，確是有案可稽。燭龍神話的原始樸素面貌，與學者們論斷它的造物主，祖先神的身分，均可由此獲得合理的解釋。<sup>351</sup>

5.王暉則認為，「燭龍」是天空中的東方蒼龍七宿。他說：

燭龍實即東方蒼龍；燭龍在《洞冥記》逕謂「青龍」，「青龍」即「蒼龍」，猶「青天」又稱「蒼天」。這條龍「身長千里」，且能燭照九陰大地，這象徵了在天空運行的長達 75 度之廣的東宮蒼龍，在人目可識的 180 度的天球半圓中，它的距度寬超過 1/3，看起來不正是有千里之長嗎？其次，「龍」前冠「燭」，正表明這條龍，是由許多明亮如燭的星宿組成，「龍御火精」、「龍銜燭以照太陰」、「有青龍啣燭」，這些「燭」，象徵著蒼龍體那些在夜空中閃閃發光的星宿，它「潛淵」時「其暝乃晦」，而「登天」時「其視乃明」；再次，「燭龍」又名「燭陰」，是因它能「燭九陰」，古代白天稱陽，陰即夜晚，「不見日故龍以自照之」，因而，「燭陰」、「燭九陰」就是蒼龍七宿燭九州的夜晚大地。<sup>352</sup>

(四)「燭龍」即「北極光」的理由：

由以上五種對「燭龍」所作的解釋來看，蔡哲茂認為「北極光」的說法最為正確。理由歸納如下：<sup>353</sup>

1.「燭龍」居住的北方，終年不見陽光，「燭龍」以它的光亮，來照耀這黑暗的幽陰之地。北極光是出現在北極圈附近，遠看猶如大火燃燒，照亮天際和大地。從《淮南子·地形》的高注，和《楚辭·天問》的王注，以地點看，「燭龍」居住之地，即北極光發生之處。

<sup>351</sup> 龔維英：〈燭龍神話溯源〉，《民間文學論壇》，1986 年第 2 期。

<sup>352</sup> 王暉：〈龍可招雲致雨的性能成因考〉，《人文雜誌》，1992 年第 3 期，頁 91。

<sup>353</sup> 蔡哲茂：〈燭龍神話研究—以現代天文學來印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類》，1994 年第 68 期上冊，頁 41-65。

2. 「燭龍」生長在草木不生的北方，正是接近北極圈的區域。從《楚辭·大招》朱熹的《楚辭集注》，及王夫之的《楚辭通釋》，以環境特徵來看，「燭龍」在冰天雪地，及北極圈之境。

3. 從《山海經》中，「燭龍」的「暝乃晦，視乃明」，正是北極圈內永晝永夜的寫照。可從自然的天象和神話的內容，來解釋。<sup>354</sup>

#### (五)其他說法:<sup>355</sup>

1. 「燭龍」在西北，和在中國觀察北極光，以西北方向吻合。<sup>356</sup>

2. 「燭龍」所居住的「鍾山」，即在今日的帕米爾高原。<sup>357</sup>

3. 「燭龍」的形象和北極光一致:「身長千里」、「赤色」。

### 第四節 結語

將本章所研究之乘兩龍者、燭龍(燭陰)、龍魚(陵魚)，歸納如下。首先，討論乘兩龍者，有:

#### 一、四方之神:

(一)南方祝融，獸身人面，乘兩龍，火神也。為炎帝之佐臣、後裔，而黃、炎同族，所以，祝融又可歸屬於黃帝之後裔。天帝曾命令祝融殺鯀於羽山之郊。

(二)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兩龍，金神也。居涿山，虎爪，白毛，執鉞，主刑罰。

(三)北方禺彊既為風神又兼雨神，字玄冥，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是他風神的形象；當為水神時，則魚身，有手足，乘兩龍。北海海神禺京，即禺彊。

(四)東方句芒，鳥身人面，方面素服，乘兩龍，木神也。

#### 二、夏后啟(夏后開):

(一)夏后啟於大樂之野，儻《九代》，乘兩龍，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啟，為人

<sup>354</sup> 張明華:〈燭龍與北極光〉，《山海經新探》(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6年1月)，頁309。

<sup>355</sup> 蔡哲茂:〈燭龍神話研究—以現代天文學來印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類》，1994年第68期上冊，頁41-65。

<sup>356</sup> 何丙郁、何冠彪合著:《敦煌殘卷占雲氣研究》(台北:藝文印書館，1985年)，頁7-11。

<sup>357</sup> 張明華:〈燭龍與北極光〉，《山海經新探》(四川:四川省社會科學院，1986年1月)，頁309。

神交配所生，具有神性，故能「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啟繼禹，但不體恤國事，只以酒食聲色自娛，又竊天樂助興，導致遭亡國之慘禍。

(二)夏后開，即啟也，漢人避景帝（劉啟）諱改。

三、冰夷:恒都從極之淵，人面，乘兩龍，馮夷也，即河伯。河伯性行卑劣，故在古代神話中，伯為反面形象人物。

其次，探論龍魚、陵魚之關係:

一、龍魚:

可居水中，又可居山陵之上。龍魚的樣子，長得像鯉魚，一說像大鯢魚，神人駕著它，可巡遊九州之原野，一說稱為鱉魚。

二、陵魚:

人面魚身，有手足，生活在大海中，即人魚。人魚一哭泣，便滾出珍珠，會紡織。她們有時從水中出來，寓居在人們家中，並賣出她們紡織的絹帛。她們常為美麗的女子，膚白似玉，長髮黑又亮如馬尾，長五六尺。

三、產人魚之處，有:

英水，多赤鱗，即人魚；丹水、泐泐水、厭染水、楊水、休水、濰水、視水等皆多人魚。可知，龍魚，即陵魚。

最後，研究燭陰、燭龍的相關性:

一、二者形象皆為人面蛇身而赤。

二、燭陰為鍾山山神，燭龍為章尾山之神，「章」、「鍾」為一聲之轉。

三、二者之特徵相似，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燭龍: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又稱燭九陰。從以上所述，可知，「燭龍」即「燭陰」。

對於燭龍的解釋及批評:

一、古史學者楊寬，認為「燭龍」即古書中的「祝融」。

二、神話學者王孝廉，則認為「燭龍」是指古書上的「句龍」、「后土」或「土伯」。

三、認為「燭龍」是指北極光的理由:

1.日本神田選吉考證「燭龍」，認為是北極光的現象。

2.張明華也認為「燭龍」是指北極光。

3.何新的《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燭龍的真相》裡，提出「燭龍」即北極光，理由與張明華相同。

4.陳鈞在〈燭龍新探〉中，認為「燭龍」是北極光的曲折反射。

四、龔維英在〈燭龍神話溯源〉中，認為「燭龍」是「生殖器官崇拜的衍化」。

五、王暉則認為，「燭龍」是天空中的東方蒼龍七宿。

認為「燭龍」即「北極光」的理由，有:

一、「燭龍」居住的北方，終年不見陽光，「燭龍」以它的光亮，來照耀這黑暗的幽陰之地。北極光是出現在北極圈附近，遠看猶如大火燃燒，照亮天際和大地。

二、「燭龍」生長在草木不生的北方，正是接近北極圈的區域。

三、從《山海經》中，「燭龍」的「暝乃晦，視乃明」，正是北極圈內永晝永夜的寫照。

可從自然的天象和神話的內容，來解釋。

## 第四章 窳窳、雷神(雷獸)、應龍

本章將研究的龍神話，有：一、將由(一)《海內南經》的窳窳，(二)《海內西經》的窳窳，(三)《海內西經》的窳窳之尸，(四)《海內經》的窳窳等四部分來探析窳窳。二、探究雷神、雷獸之間的關係。三、將由(一)《大荒東經》的應龍，(二)《大荒北經》成都載天山的應龍，(三)《大荒北經》係昆山的應龍等三部分來探究應龍。四、其他。

### 第一節 窳窳

本節將分三部分來探論窳窳，首先，由《海內南經》的窳窳談起；其次，再分析《海內西經》的窳窳、及窳窳之尸；最後，論述《海內經》的窳窳。除了討論窳窳本身的形象、居住地外，也論及貳負、及其臣危，更論述諸神巫輔佐天帝，採不死藥救活窳窳。

#### 一、《山海經·海內南經》的窳窳



圖 4-1【窳窳·明蔣應鎬繪圖本】

《山海經·海內南經》云：

窳窳龍首，居弱水中，在狺狺知人名之西，其狀如龍首，食人。<sup>358</sup>

窳窳長著龍首，居住在弱水之中。居在狺狺知人名西方，窳窳這種怪獸異常兇猛，會吃

<sup>35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78。

人。「窳窳」，郭璞云：「窳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臣所殺，復化而成此物也。」<sup>359</sup>《山海經·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sup>360</sup>《山海經·海內西經》又云：「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窳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sup>361</sup>

「窳窳」，原為蛇身人面之天神，被殺而被救活後，才化成此怪物，會吃人。劉逵注《文選·吳都賦》引《山海經·海內南經》云：「南海之外，有狻(豸兪)，狀如貍，龍首，食人。」<sup>362</sup>《爾雅·釋獸》云：「狻兪，類貍，虎爪，食人，迅走。」<sup>363</sup>關於「窳窳」的形象，《山海經·北山經》云：

少咸之山，無草木，多青碧。有獸焉，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名曰窳窳，其音如嬰兒，是食人。敦水出焉，東流注于鴈門之水，其中多(魚市)(魚市)之魚，食之殺人。<sup>364</sup>

少咸山，山上草木不生，遍布著青碧的名貴玉石。山中有一種野獸，樣子像牛，但赤身、人面、馬足，名叫窳窳。它的叫聲像嬰兒啼哭，會吃人。敦水從這裡發源，向東流入鴈門水，水中生長著許多河豚，這種魚有毒，誤食了它，就會中毒身亡。此「窳窳」之形狀，又不同，應該是傳聞不同而辭異。<sup>365</sup>

## 二、《山海經·海內西經》的窳窳

<sup>35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40。

<sup>36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5。

<sup>36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1。

<sup>362</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21。

<sup>363</sup> 〔爾雅·釋獸〕，《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90。

<sup>36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76。

<sup>36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78~279。

窳  
窳



圖 4-2【窳窳・清汪紱圖本】



圖 4-3【窳窳・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4-4【貳負臣危・明蔣應鎬繪圖本】

《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sup>366</sup>

貳負有一臣子名叫危，與貳負合夥殺了窳窳。天帝就把他們銬在疏屬山上，並且用腳鐐把他們的右腳鎖起來，將雙手反綁，一併綁在山上的大樹上。這座山在開題國的西北方。

「貳負」，袁珂云：「貳負，古天神，人面蛇身。」<sup>367</sup>《山海經·海內北經》云：「鬼國在貳負之尸北，為物人面而一目。一曰貳負神在其東，為物人面蛇身。」<sup>368</sup>袁珂云：「鬼

<sup>36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5。

<sup>36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5。

<sup>36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11。



國，即一目國。」<sup>369</sup>《山海經·海外北經》云：「一目國在其東，一目中其面而居。一曰有手足。」<sup>370</sup>《山海經·大荒北經》亦云：「有人一目，當面中生，一曰是威姓，少昊之子，食黍。」<sup>371</sup>即此國。另外，《山海經·海內北經》又云：「有人曰大行伯，把戈。其東有犬封國。負貳之尸在大行伯東。」<sup>372</sup>由此可知，「貳負」，為古之天神，人面蛇身。

「窳窳」，在古籍上名稱各有不同。《文選·吳都賦》劉逵注引《山海經·海內南經》云：「南海之外，有獫狁(犴兪)，狀如貙，龍首，食人。」<sup>373</sup>張協《文選·七命八首》李善注引《山海經·海內西經》云：「貳負殺獫狁(犴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及縛兩手。」<sup>374</sup>，《爾雅·釋獸》云：「獫狁，類貙，虎爪，食人，迅走。」<sup>375</sup>，《淮南子·本經篇》卷八亦作「獫狁」<sup>376</sup>。

「帝」，即天帝，正是黃帝。袁珂云：

《山海經》所載，未著主名之『帝』，皆天帝。除《中次七經》『姑媯之山，帝女死焉』之『帝』指炎帝；《中次十二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之『帝』指堯；《海外東經》『帝令豎亥』之『帝』指禹而外，餘均指黃帝。<sup>377</sup>

「梏」，郭璞云：「梏，猶繫縛也；古沃切。」<sup>378</sup>「疏屬之山」，吳任臣云：「劉會孟

<sup>36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11。

<sup>37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2。

<sup>37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5。

<sup>37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7。

<sup>373</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21。

<sup>374</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888。

<sup>375</sup> 〔爾雅·釋獸〕，《十三經注疏》(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90。

<sup>376</sup> 〔西漢〕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3。

<sup>37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5~286。

<sup>37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45。

曰：『疏屬山，今陝西延安府綏德縣。』<sup>379</sup>郭璞云：「桎，械也。」<sup>380</sup>《說文解字》卷六云：「桎，足械也；梏，手械也。」<sup>381</sup>「反縛兩手與髮」，郭璞云：「并髮合縛之也。」<sup>382</sup>

「繫之山上木」，《太平御覽》卷五十引作「繫之山上磐石之下」<sup>383</sup>，《北堂書鈔》卷四十五引作「繫之山木之上」<sup>384</sup>，袁珂云：「以較今本經文，知『磐石之下』云云，為後人因注文有『發盤（磐）石』語而妄改之也。」<sup>385</sup>「在開題西北」，畢沅云：「開題疑即笄頭山也，音皆相近。」<sup>386</sup>袁珂云：

六朝陳顧野王《輿地志》云：「笄頭山即雞頭山。」〔唐〕李泰《括地志》云：「笄頭山一名崆峒山。黃帝問道於廣成子，蓋在此。」「開題」、「笄頭」、「雞頭」、「崆峒」，均一音之轉也。<sup>387</sup>

關於「危與貳負殺窳窳」之神話，《山海經·海內經》云：「北海之內，有反縛盜械帶戈常倍之佐，名曰相顧之尸。」<sup>388</sup>郭璞注云：「亦貳負臣危之類。」<sup>389</sup>袁珂云：「劉秀《上山海經表》亦稱貳負之臣『反縛盜械』。」<sup>390</sup>

<sup>379</sup>〔清〕吳任臣撰：《山海經廣注》（金閩書業堂刻本，清乾隆五十一年）。

<sup>380</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45。

<sup>381</sup>〔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325。

<sup>382</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45。

<sup>383</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375。

<sup>384</sup>〔唐〕虞世南撰：《北堂書鈔》，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1。

<sup>385</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8。

<sup>386</sup>〔清〕畢沅撰、孫星衍校：《山海經新校正》一卷，（清乾隆四十六年畢沅靈巖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

<sup>387</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8。

<sup>388</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62。

<sup>389</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62。

<sup>390</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62。

### 三、《山海經·海內西經》的窳窳之尸



圖 4-5 【貳負臣危·清汪紱圖本】

《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開明東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窳窳者，蛇身人面，貳負臣所殺也。<sup>391</sup>

開明獸東方有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等巫師，他們夾帶著窳窳的屍體，手裡拿著不死藥去救他。窳窳長著蛇身人面，是貳負之臣危把他殺死的。

「巫彭、巫抵、巫陽、巫履、巫凡、巫相」，郭璞云：「皆神醫也。《世本》曰：『巫彭作醫。』」<sup>392</sup>《楚辭·招魂》曰：「帝告巫陽。」<sup>393</sup>《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從此升降，百藥爰在。」<sup>394</sup>有座靈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禮、巫抵、巫謝、巫羅十巫，十個巫師都從這裡上天下地，這裡是百藥叢生之地。

袁珂認為，十巫中有「巫彭」，即此「巫彭」。「巫禮」即「巫履」，「巫盼」即「巫凡」，「巫謝」即「巫相」，「謝」與「相」一聲之轉，十巫與此六巫名皆相近；而彼有「百藥爰在」、此有「夾窳窳之尸、皆操不死藥以距之」，巫咸、巫彭又為傳說中醫道創始者，

<sup>39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1。

<sup>39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55。

<sup>393</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270。

<sup>39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96。

所以，《山海經·海內西經》諸巫神話，應該就是《山海經·大荒西經》靈山諸巫神話的另一異聞。諸神巫輔佐天帝，其職在下宣神旨、上達民情。至於採不死藥救活窫窬，亦應奉天帝之命。<sup>395</sup>郭璞《圖讚》云：「窫窬無罪，見害貳負；帝命群巫，操藥夾守；遂淪弱淵，變為龍首。」<sup>396</sup>「夾窫窬之尸，皆操不死之藥以距之。」，郭璞云：「為距卻死氣，求更生。」<sup>397</sup>

#### 四、《山海經·海內經》的窫窬

《山海經·海內經》云：

有窫窬，龍首，是食人。有青獸，人面，名曰狺狺。<sup>398</sup>

有一種怪獸叫窫窬，長著龍首，會吃人。有一種青獸，長著人面，名叫狺狺。「有窫窬，龍首，是食人。」郭璞云：「在弱水中。」<sup>399</sup>窫窬居弱水中，已見《山海經·海內南經》。「有青獸，人面，名曰狺狺。」，而《山海經·海內南經》云：「狺狺知人名，其為獸如豕而人面，在舜葬西。」<sup>400</sup>二者敘述，稍有不同。《山海經·南山經》云：

招搖之山，臨于西海之上，多桂，多金玉。有草焉，其狀如韭而青華，其名曰祝餘，食之不飢。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理，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有獸焉，其狀如禺而白耳，伏行人走，其名曰狺狺，食之善走。麗鹿之水出焉，

<sup>39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2、450。

<sup>396</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535。

<sup>39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55。

<sup>39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52。

<sup>39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66。

<sup>40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75。

而西流注于海，其中多育沛，佩之無痲疾。<sup>401</sup>

此為「狺狺」之傳說異聞。

「狺狺」，郭璞云：「能言。」<sup>402</sup>《禮記·曲禮》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狺狺能言，不離禽獸。」<sup>403</sup>《呂氏春秋·孝行覽》云：「肉之美者，狺狺之脣，獾獾之炙，雉鱗之翠，述蕩之挈，旄象之約。」高誘注云：「狺狺，獸名也，人面狗軀而長尾。」<sup>404</sup>

窳窳，本為蛇身人首，居弱水。被貳負及臣危所殺後又救活，就變成龍首，且會吃人的怪獸。危與貳負殺了窳窳，天帝將他們銜在疏屬山上，用腳鐐鎖他們的右腳，並反綁他們的雙手，將他們一併網在山上大樹上。而諸神巫奉天帝之命，夾窳窳之尸，採不死藥救活了窳窳。

## 第二節 雷神、雷獸

本節將探討雷神、雷獸之間的關係，印證雷神即雷獸。繼而探論「流波山一足夔」神話。

一、雷神：《山海經·海內東經》云：

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在吳西。<sup>405</sup>

雷澤裡有神獸雷神，雷神長得龍身人頭，它在雷澤中遊戲玩耍，常敲打自己的肚子，發出陣陣轟隆隆的雷聲。雷澤在吳的西方。

「雷神」，《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sup>40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

<sup>40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67。

<sup>403</sup> 〈禮記·曲禮〉，《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5。

<sup>404</sup> 〈呂氏春秋·孝行覽〉，《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141。

<sup>40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29。



圖 4-6【雷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4-7【雷神·清吳任臣近文堂圖本】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sup>406</sup>

郭璞云：「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楛猶擊也。」<sup>407</sup>即此雷神。《史記·五帝本紀》卷一引《山海經·海內東經》云：「雷澤有雷神，龍首人頰，鼓其腹則雷。」<sup>408</sup>

《淮南子·墜形篇》卷四云：「雷澤有神，龍身人頭，鼓其腹而熙。」高誘注云：「雷澤，大澤也。」<sup>409</sup>與《山海經·海內東經》所載，稍有不同。

「雷澤」，郭璞云：「今城陽有堯冢靈臺。雷澤在北也。」<sup>410</sup>《河圖》曰：「大跡在雷澤，華胥履之而生伏羲。」<sup>411</sup>《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曰：「《禹貢》雷澤在濟陰城陽

<sup>40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1。

<sup>40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7。

<sup>408</sup>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18。

<sup>409</sup> 〔漢〕劉安編，高誘注：《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93。

<sup>41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73。

<sup>411</sup> 〔清〕毛奇齡撰，原舛編：《河圖洛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九易類存目三（台北：

西北。城陽有堯冢。」<sup>412</sup>《太平御覽》卷七八引《詩含神霧》云：「大跡出雷澤，華胥履之，生伏羲。」<sup>413</sup>。《山海經·海內東經》中，「在吳西」之「雷澤」，就是震澤，即太湖。

414

### 一、雷獸:



圖 4-8【夔·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圖 4-9【夔·明蔣應鎬繪圖本】

《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東海中有流波山，入海七千里。其上有獸，狀如牛，蒼身而無角，一足，出入水則必風雨，其光如日月，其聲如雷，其名曰夔。黃帝得之，以其皮為鼓，楛以雷獸之骨，聲聞五百里，以威天下。<sup>415</sup>

東海中有座流波山，位於離海七千里的地方。山上有一神獸，長得像牛，青灰色的身體，沒有角，有一足，當它出入水面時，必帶來狂風暴雨。它身上光彩奪目，如同日月一般，它的吼聲如雷，名叫夔。黃帝捕獲它後，用它的皮做成鼓；並用雷獸之骨作成鼓槌來擊打，其聲響可傳到五百里之外，作戰時，便以此來增長士氣，威震群敵。據傳，黃帝討

---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75。

<sup>412</sup>〔東漢〕班固著，顏師古注：《漢書》，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28。

<sup>413</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93。

<sup>414</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30。

<sup>415</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1。

伐蚩尤時，以夔牛皮做成鼓，只敲擊九次，就制止了蚩尤，讓蚩尤不能飛走，最後被殺。

「七千里」，袁珂云：「《太平御覽》卷五十引此經七千作七十，蓋譌也。」<sup>416</sup>「夔」，《說文》卷五云：「夔，神魘也，如龍，一足，從夂，象有角手人面之形。」<sup>417</sup>薛綜注《文選·東京賦》云：「夔，木石之怪，如龍，有角，鱗甲光如日月，見則其邑大旱。」<sup>418</sup>《國語·魯語》韋昭注云：「夔一足，越人謂之山繅，音『騷』，富陽有之，人面猴身能言。或云『獨足』」。<sup>419</sup>此三種說法，「夔」形狀都與《山海經·大荒東經》有些差異。而《莊子·秋水》釋文引李云：

黃帝在位，諸侯於東海流山得奇獸，其狀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出入水即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名曰夔。黃帝殺之，取皮以冒鼓，聲聞五百里。

420

其意與《山海經·大荒東經》說法相仿。其文則稍有差異：「流波山」作「流山」，「其光如日月」作「目光如日月」，又「以其皮為鼓」作「取皮以冒鼓」。

《文選·吳都賦》李善注引《山海經·大荒東經》作「以其皮冒鼓」<sup>421</sup>。《初學記》九卷引《帝王世紀》作「流波山」<sup>422</sup>，與今本同，而下文小異。<sup>423</sup>《太平御覽》卷五十引《山海經·大荒東經》「其聲如雷」作「其音如雷」，「其名曰夔」作「名曰夔」，「以

<sup>41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1。

<sup>417</sup> 〔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288。

<sup>418</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77。

<sup>419</sup> 〔春秋〕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2月31日），頁201。

<sup>420</sup> 〔莊子·秋水〕，《新編諸子集成》第三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261。

<sup>421</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33。

<sup>422</sup> 〔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2。

<sup>423</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7。



其皮為鼓」作「以其皮作鼓」。<sup>424</sup>「雷獸」，郭璞云：「雷獸即雷神也，人面龍身，鼓其腹者。槩猶擊也。」<sup>425</sup>「雷神」，已見《山海經·海內東經》。<sup>426</sup>

「流波山一足夔」神話，是「黃帝與蚩尤戰爭」神話中的一部分。《釋史》卷五引《黃帝內傳》云：「黃帝伐蚩尤，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震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sup>427</sup>吳任臣《山海經廣注·大荒北經》引《廣成子傳》云：「蚩尤銅頭啖石，飛空走險，以魓牛皮為鼓，九擊止之，尤不能飛走，遂殺之。」<sup>428</sup>即在說明此事。<sup>429</sup>

綜而言之，雷神居住在雷澤，龍身人頭，經常敲打其腹，發出轟隆隆的雷響聲。雷澤，大澤也，今太湖。而雷獸，其實就是雷神，它人面龍身，鼓其腹，槩猶擊也。另外，夔，外形如牛，蒼色無角，一足能走，進出水面必有風雨，目光如日月，其音如雷。

### 第三節 應龍

本節將探究三部分的應龍，有：《大荒東經》凶犁土丘的應龍、《大荒北經》成都載天山的應龍、《大荒北經》係昆山的應龍。

#### 一、《山海經·大荒東經》的應龍：

《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狀，乃得大雨。<sup>430</sup>

<sup>424</sup>〔宋〕李昉：《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375。

<sup>425</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7。

<sup>426</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29。

<sup>427</sup>〔清〕馬驥撰：《釋史》，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五記事本末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44。

<sup>428</sup>〔清〕吳任臣撰：《山海經廣注》十八卷（清乾隆五十一年今閩書業堂刻本）。

<sup>429</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2。

<sup>430</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59。



圖 4-10【應龍·明胡文煥圖本】

在大荒的東北角上，有座山名叫凶犁土丘。應龍居住在山的南端，它曾幫助黃帝殺死蚩尤與夸父，所以，不能再回天庭。因天上沒有興雲作雨的神，故下界旱災連年。大旱發生時，人們會扮成應龍的樣子求雨，就能久旱逢大雨。應龍是一種有翅膀的龍。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太平御覽》卷十一作「東荒之北隅，有山名土丘。」<sup>431</sup>，卷卅五同。《藝文類聚·災異部》卷一百，作「東荒北隅」。<sup>432</sup>「凶犁土丘」，《史記·五帝紀》卷一索隱引皇甫謐云：「黃帝使應龍殺蚩尤於凶黎之谷。」<sup>433</sup>即指此經。「黎」、「犁」古字相通。唐王瓘《雲笈七籤·軒轅本紀》卷一百云：「黃帝殺蚩尤於黎山之丘。」<sup>434</sup>

而蚩尤被殺之地，有以下幾種傳說：

(一)在南方：

《山海經·大荒南經》云：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楓木。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

<sup>431</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186。

<sup>432</sup>〔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1日），頁2541。

<sup>433</sup>〔西漢〕司馬遷：《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4。

<sup>434</sup>〔宋〕張君房撰：《雲笈七籤》，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六道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252。

是為楓木。<sup>435</sup>

有座宋山，山中有一種紅蛇，名叫育蛇。山上生長著一種樹木，名叫楓木。楓木是蚩尤被殺後，黃帝摘去他身上的刑具，桎梏後來變成了楓木。「蚩尤所棄其桎梏」，郭璞云：「蚩尤為黃帝所得，械而殺之，已摘其械，化而為樹也。」<sup>436</sup>郝懿行云：「郭注摘棄之摘當為擿，字之訛也。」<sup>437</sup>「楓木」，郭璞云：「即今楓香樹。」<sup>438</sup>

(二)在東方:

《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云：

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sup>439</sup>

「青丘」，東方地名。<sup>440</sup>

(三)在中冀:

《周書·嘗麥篇》云：

蚩尤乃逐帝（赤帝），爭于涿鹿之河（阿），赤帝大懼，乃說於黃帝，執蚩尤殺之於中冀，用名之曰絕轡之野。<sup>441</sup>

<sup>43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73。

<sup>436</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15。

<sup>43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16。

<sup>43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16。

<sup>439</sup> 〔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2。

<sup>44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0。

「中冀」，即《山海經·大荒北經》云：「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

<sup>442</sup>亦即「涿鹿之河（阿）」。<sup>443</sup>

蚩尤被殺之地，在各種不同傳說中，以「冀州之野」即「涿鹿之河（阿）」較為正確。至此「凶犁土丘」，袁珂認為是應龍所居之地，未必就是殺蚩尤、夸父之所在。<sup>444</sup>

「應龍」，郭璞云：「應龍，龍有翼者也。」<sup>445</sup>《廣雅·釋魚》云：「有翼曰應龍。」<sup>446</sup>「應龍處南極」，是指應龍處凶犁土丘之南方。「殺蚩尤與夸父」，郭璞云：「蚩尤作兵者。」<sup>447</sup>《管子·地數》云：

葛盧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劍、鎧、矛、戟；是歲相兼者，諸侯九。雍狐之山，發而出水，金從之，蚩尤受而制之，以為雍狐之戟、芮戈。<sup>448</sup>

《呂氏春秋·孟秋紀》云：「人曰：『蚩尤作兵。』」<sup>449</sup>《太平御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云：「蚩尤造立兵杖、刀、戟、大弩。」<sup>450</sup>《山海經·大荒北經》亦云：「蚩尤作兵伐黃帝。」《山海經·大荒東經》云：「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而《山海

---

<sup>441</sup>〔唐〕令狐德棻撰：《周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一正史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407。

<sup>442</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0。

<sup>443</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0。

<sup>444</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0。

<sup>445</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6。

<sup>446</sup>〔三國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sup>447</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6。

<sup>448</sup>《管子·地數》，《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382。

<sup>449</sup>《呂氏春秋·孟秋紀》，《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67。

<sup>450</sup>〔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97。

經·大荒北經》云：「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sup>451</sup>應龍之所以殺蚩尤與夸父，是因為夸父與蚩尤，皆為炎帝之後裔，在黃帝、炎帝之爭的神話中，蚩尤起兵為炎帝復仇，夸父亦加入蚩尤戰團，最後兵敗被殺。<sup>452</sup>

「夸父」，《山海經·大荒北經》云：「后土生信，信生夸父。」<sup>453</sup>《山海經·海內經》云：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後土生鳴噓，鳴噓生歲十有二。<sup>454</sup>

由此可知，后土為炎帝之後裔，所以夸父亦為炎帝之裔。

「不得復上」，郭璞云：「應龍遂住地下。」<sup>455</sup>《初學記》三十卷引《山海經·大荒東經》云：「應龍遂在地。」<sup>456</sup>「故下數旱」，郭璞云：「上無復作雨者故也。」<sup>457</sup>因上天無興雲作雨者，所以下地常發生旱災。「旱而為應龍狀，乃得大雨」，郭璞云：「今之土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能為也。」<sup>458</sup>土龍致雨，《淮南子·說山訓》：云「聖人用物，若用朱絲約芻狗，若為土龍以求雨。」<sup>459</sup>《淮南子·墜形訓》：云「寢居直夢，人

<sup>45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27。

<sup>45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0~361。

<sup>45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27。

<sup>45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71。

<sup>45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6。

<sup>456</sup> 〔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2。

<sup>45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6。

<sup>45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06。

<sup>459</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664。

死為鬼，磁石上飛，雲母來水，土龍致雨，燕鴈代飛。」<sup>460</sup>又《楚辭·天問》云：「應龍何畫？河海何歷？」王逸注云：「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sup>461</sup>所以，後人據此傳說，應龍能興雲作雨。

## 二、《山海經·大荒北經》的應龍:

《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成都載天。有人珥兩黃蛇，把兩黃蛇，名曰夸父。后土生信。信生夸父，夸父不量力，欲追日景，逮之于禺谷。將飲河而不足也，將走大澤，未至，死于此。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sup>462</sup>



圖 4-11 【蚩尤·清汪絨圖本】

在大荒之中，有座山名叫成都載天山。山上有個神人，耳朵上掛著兩條黃蛇，手裡拿著兩條黃蛇，名叫夸父。后土生了信。信生的後代是夸父，夸父不自量力，想要追趕太陽，想在禺谷抓住太陽。當他追到半途，覺得口渴想喝水，喝乾了黃河的水，但還不解渴。於是，它又想趕到大澤喝水，還未到，就渴死在大澤附近。另一種傳說，應龍殺了蚩尤後，又殺了夸父，便到南方居住，所以南方雨水特別多。

<sup>460</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87~6388。

<sup>461</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120。

<sup>46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27。

「后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云：「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sup>463</sup>又見《山海經·海內經》云：

炎帝之妻，赤水之子聽訖生炎居，炎居生節竝，節竝生戲器，戲器生祝融，祝融降處于江水，生共工，共工生術器，術器首方顛，是復土穰，以處江水。共工生后土，后土生噎鳴，噎鳴生歲十有二。<sup>464</sup>

「禺谷」，郭璞云：「禺淵，日所入也，今作虞。」<sup>465</sup>「夸父逐日」，《山海經·海外北經》云：「夸父與日逐走，入日。渴欲得飲，飲于河渭；河渭不足，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化為鄧林。」<sup>466</sup>夸父追趕太陽，到了接近太陽時，口渴想喝水，便一口氣將黃河和渭水兩條河的水喝個精光；但還不解渴，於是，想去北方大澤喝水。還沒走到大澤，在半路上就渴死了。夸父死後，他拋掉手杖，手杖化成桃林。

「夸父」，郭璞云：「上云夸父不量力，與日競而死，今此復云為應龍所殺，死無定名，觸事而寄，明其變化無方，不可揆測。」<sup>467</sup>袁珂認為，「夸父」乃古巨人族名，並非一人之名。「夸父逐日」與「應龍殺蚩尤與夸父」，均為有關「夸父」之不同神話。「夸父」，為炎帝之後裔，與蚩尤並肩作戰抵抗黃帝，最後，兵敗為應龍所殺。<sup>468</sup>「南方多雨」，郭璞云：「言龍水物，以類相感故也。」<sup>469</sup>

### 三、《山海經·大荒北經》的應龍

<sup>463</sup> 〈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923。

<sup>46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71。

<sup>46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48。

<sup>46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8。

<sup>46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49。

<sup>46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28。

<sup>46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49。

《山海經·大荒北經》云：

有係昆之山者，有共工之臺，射者不敢北鄉。有人衣青衣，名曰黃帝女魃。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黃帝乃下天女曰魃，止雨，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魃時亡之。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決通溝瀆。<sup>470</sup>



圖 4-12 【女魃·清汪紱圖本】

有座係昆山，山上有個共工臺，射箭者畏懼共工之靈，不敢朝向北方而射。有一穿青衣的女子，名叫黃帝女魃。在蚩尤興兵攻打黃帝時，黃帝命令應龍在冀州之野截擊蚩尤的部隊。應龍積蓄了大量的水，蚩尤便請來風伯、雨師，興起狂風暴雨，使應龍無法再積蓄水。於是，黃帝便派天女魃與蚩尤作戰。旱魃一到，大雨便停止，於是蚩尤兵敗被殺。天女魃不能重回到天宮，她居住的地方，也不能再下雨。叔均向黃帝稟報此事，黃帝便將天女魃遷徙到赤水之北。叔均因稟報有功，成為田神。天女魃不時要逃亡，想要驅逐她的人，便下咒語說：「神啊！回到你的赤水之北吧！」人們會事先清除水道，疏通大小溝渠，以便讓女魃早早返回。女魃即旱魃，為旱神。

<sup>47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0。



(一) 共工之臺:

「射者不敢北鄉」，郭璞云：「言畏之也。」<sup>471</sup>「共工之臺」，《山海經·海外北經》云：

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以食于九山。相柳之所抵，厥為澤谿。禹殺相柳，其血腥，不可以樹五穀種。禹厥之，三仞三沮，乃以為眾帝之臺。在崑崙之北，柔利之東。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而青。不敢北射，畏共工之臺。臺在其東。臺四方，隅有一蛇，虎色，首衝南方。<sup>47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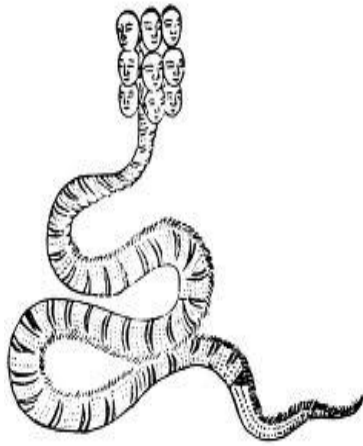


圖 4-13 【相柳·明胡文煥圖本】



圖 4-14 【柔利國·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共工的臣子叫相柳，有九個頭，分別吃著九座山上的食物。相柳所經過的地方，就會變成沼澤和溪流。大禹殺了相柳，相柳的血極其腥臭，血染過的地方，不能栽種五穀。禹動手掘填被相柳血浸之地，幾次填塞，卻又塌陷了，於是，就將挖掘出來的土，作為眾帝之臺。臺在崑崙山的北方，柔利國的東方。相柳有九個頭，長得人面蛇身，渾身青色。射箭之人，因為敬畏共工之臺，不敢向北方射去。共工之臺在柔利國的東方，臺呈四方形，每一個角落，都有一條虎紋蛇守護著，它們即相柳，蛇頭常朝向南方。

「共工」，郭璞云：「共工，霸九州者。」<sup>473</sup>袁珂云：「共工乃古天神名，與顓頊爭為

<sup>471</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0。

<sup>47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3。

帝者。」<sup>474</sup>《淮南子·天文訓》云：「昔共工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維絕。天傾西北，故日月星辰移焉；地不滿東南，故水潦塵埃歸焉。」<sup>475</sup>即此共工。《淮南子·兵略訓》云：「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sup>476</sup>

## (二)蚩尤與黃帝的戰爭：



圖 5-15 【形天·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蚩尤作兵伐黃帝」，是黃帝、炎帝戰爭之餘緒。炎帝兵敗，蚩尤奮起，要為炎帝復仇。《山海經·海外西經》云：「形天與帝至此爭神，帝斷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為目，以臍為口，操干戚以舞。」<sup>477</sup>形天與天帝爭奪神位，天帝砍掉刑天的頭，並把形天的頭，埋在常羊山。於是，形天就以雙乳為眼睛，用肚臍當嘴巴，拿著盾牌和板斧揮舞著，作勢繼續戰鬥。《山海經·大荒東經》云：

大荒東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

<sup>473</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12。

<sup>47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3。

<sup>475</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353。

<sup>476</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626。

<sup>47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14。

下數旱，旱而為應龍狀，乃得大雨。<sup>478</sup>

已作說明。

「冀州之野」，郭璞云：「冀州、中土也；黃帝亦教虎、豹、熊、羆，以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而滅之。」<sup>479</sup>「遂殺蚩尤」，關於黃帝與蚩尤戰爭之神話，自古以來傳說很多，探析如下：

1. 《初學記》卷九引《歸藏·啟筮》云：「蚩尤出自羊水，八肱八趾疏首，登九淖以伐空桑，黃帝殺之於青丘。」<sup>480</sup>
2. 《太平御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云：

黃帝攝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並獸身人語，銅頭鐵額，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誅殺無道，不仁不慈。萬民欲令黃帝行天子事，黃帝仁義，不能禁止蚩尤，遂不敵。乃仰天而歎，天遣玄女下授黃帝兵信神符，制伏蚩尤，以制八方。蚩尤沒後，天下復擾亂不寧，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天下咸謂蚩尤不死，八方萬邦皆為殄伏。<sup>481</sup>

記載此一戰爭之經過，已粗具梗概。<sup>482</sup>

3. 《太平御覽》十五引《黃帝玄女戰法》云：

黃帝與蚩尤九戰九不勝。黃帝歸於太山，三日三夜，霧冥。有一婦人，人首鳥形，黃帝稽首再拜伏不敢起，婦人曰：「吾玄女也，子欲何問？」黃帝曰：「小子欲萬

<sup>47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59。

<sup>47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1。

<sup>480</sup> 〔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2。

<sup>481</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97。

<sup>48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2。

戰萬勝。」遂得戰法焉。<sup>483</sup>

此為玄鳥神話，而摻入黃帝神話中。《詩·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sup>484</sup>

4. 《太平御覽》卷十五引《志林》（晉虞喜撰）云：

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霧弥三日，軍人皆惑。黃帝乃令風后法斗機作指南車，以別四方，遂擒蚩尤。<sup>485</sup>

5. 《通典·樂典》云：「蚩尤氏帥魑魅以與黃帝戰於涿鹿，帝命吹角作龍吟以禦之。」<sup>486</sup>

以上，都是「黃帝與蚩尤戰爭」的神話。因受傳統思想影響，難免會將蚩尤描寫得似妖魔鬼怪。《太平御覽》卷七九引《龍魚河圖》云：「黃帝遂畫蚩尤形像，以威天下。」<sup>487</sup>由此可知，蚩尤在古傳說中，地位、名望甚高。《述異記》云：

蚩尤能作雲霧。涿鹿今在冀州，有蚩尤神，俗云：人身牛蹄，四目六手。今冀州人掘地得髑髏，如銅鐵者，即蚩尤之骨也。今有蚩尤齒，長二寸，堅不可碎。秦漢間說：蚩尤氏耳鬢如劍戟，頭有角，與軒轅鬪，以角觚人，人不能向。今冀州有樂名「蚩尤戲」，其民兩兩三三，頭戴牛角而相觚。漢造《角觚》戲，蓋其遺制也。太原村落間，祭蚩尤神，不用牛頭。今冀州有蚩尤川，即涿鹿之野。漢武時，太原有蚩尤神畫見，龜足蛇首；疫，其俗遂為立祠。<sup>488</sup>

<sup>483</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207。

<sup>484</sup> 〈詩·玄鳥〉，《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793。

<sup>485</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207。

<sup>486</sup> 〔唐〕杜佑撰：《通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七政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693。

<sup>487</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97。

<sup>488</sup> 〔南朝梁〕任昉撰：《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10108~10109。

可見，民間對蚩尤也予以同情。<sup>489</sup>

### (三)叔均:

「叔均乃為田祖」，郭璞云：「主田之官。」<sup>490</sup>《詩·大田》云：「田祖有神，秉畀炎火。」<sup>491</sup> 有關「叔均」的描述，有：

#### 1. 《山海經·大荒南經》云：

有阿山者。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叔均之所葬也。原有文貝，離兪、(丘鳥)久、鷹、賈、委維、熊、羆、象、虎、豹、狼、視肉。<sup>492</sup>

「叔均」，郭璞云：「叔均，商均也。舜巡狩，死於蒼梧而葬之。商均因留，死亦葬焉。基今在九疑之中。」<sup>493</sup>《山海經·海內南經》云：「蒼梧之山，帝舜葬于陽，帝丹朱葬于陰。」<sup>494</sup>《山海經·海內經》云：「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淵，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sup>495</sup>「九嶷山」，郭璞云：「山在零陵營道縣南，其山九谿階相似，故云「九疑」；古者總名其地為蒼梧也。」<sup>496</sup>《說文解字》卷九云：「九嶷山，舜所葬，在零陵營道。」<sup>497</sup>

<sup>48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3。

<sup>490</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491</sup>〈詩·大田〉,《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473。

<sup>49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64~365。

<sup>493</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10。

<sup>49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73。

<sup>49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59。

<sup>496</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70。

<sup>497</sup>〔東漢〕許慎著,〔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勸:《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500。

## 2. 《山海經·大荒西經》云：

有西周之國，姬姓，食穀。有人方耕，名曰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穀。稷之弟曰台璽，生叔均。叔均是代其父及稷播百穀，始作耕。有赤國妻氏。有雙山。

498

《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人民育。」<sup>499</sup>《淮南子·汜論訓》云：「后稷作稼穡，而死為稷。」<sup>500</sup>袁珂云：

叔均或為后稷弟子，或又為其孫者，以傳聞不同而記載小有歧異也。后稷在古神話傳說中，為農事之創制發明者。蓋叔均又繼承后稷之業而發揚光大者也。<sup>501</sup>

## 3. 《山海經·海內經》云：

帝俊生三身，三身生義均，義均是始為巧倕，是始作下民百巧。后稷是播百穀。稷之孫曰叔均，始作牛耕。大比赤陰，是始為國。禹鯀是始布土，均定九州。<sup>502</sup>

此「義均」，即《山海經·大荒南經》中，與舜同葬蒼梧之舜子叔均(商均)；亦即《山海經·大荒西經》「稷之弟台璽生叔均」之叔均；及稷之孫叔均。以上，只是傳聞不同而辭異而已。<sup>503</sup>

## (四)旱魃：

<sup>49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92~393。

<sup>499</sup> 〈孟子·滕文公上〉，《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98。

<sup>500</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頁6600。

<sup>50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94。

<sup>50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69。

<sup>50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69。

「黃帝女魃」，郭璞云：「音如旱魃之魃。」<sup>504</sup>李賢注《後漢書·張衡傳》卷八十九引《山海經·大荒北經》云：「魃亦魃也。」<sup>505</sup>「所居不雨」，郭璞云：「旱氣在也。」<sup>506</sup>「置之赤水之北」，郭璞云：「遠徙之也。」<sup>507</sup>「魃時亡之」，郭璞云：「畏見逐也。」<sup>508</sup>郝懿行云：「亡謂善逃逸也。」<sup>509</sup>「旱魃」被驅趕，只好遠徙赤水之北，害怕被驅逐，所以，時常逃亡。「神北行」，郭璞云：「向水位也。」<sup>510</sup>郝懿行云：「北行者，令歸赤水之北也。」<sup>511</sup>「先除水道，決通溝瀆」，郭璞云：「言逐之必得雨，故見先除水道，今之逐魃是也。」

512

《藝文類聚》一百卷，引《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貉。遇者得之，投溷中乃死，旱災消。」<sup>513</sup>郝懿行云：「是古有逐魃之說也，今山西人說旱魃神體有白毛，飛行絕迹；而東齊愚人有打旱魃之事。奇說怪誕不經，故備書此正之。」<sup>514</sup>袁珂云：「《神異經》所說之

---

<sup>50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1。

<sup>505</sup>〔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臺一版），頁6。

<sup>506</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07</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08</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09</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10</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11</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12</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2。

<sup>513</sup>〔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1。

<sup>51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453。

魃，當已是旱魃神話之演變，非古傳黃帝女魃也。」<sup>515</sup>

蚩尤作兵伐黃帝，是炎黃之戰的餘緒。炎帝兵敗，蚩尤奮起，為炎帝復仇。黃帝命應龍殺蚩尤於冀州之野。應龍蓄水，蚩尤請來風伯、雨師，興起狂風暴雨，使應龍無法再積蓄水。於是，黃帝派女魃戰蚩尤。旱魃一到，大雨即止，蚩尤兵敗被殺。從此，女魃不能重回天宮，她居住的地方，不再下雨。叔均向黃帝稟報此事，黃帝將女魃遷徙至赤水之北。叔均因稟報有功成為田神。而女魃卻要不時逃亡。想要驅逐她的人，便下咒語說：「神啊！回到你的赤水之北吧！」人們會事先清除水道，疏通大小溝渠，讓女魃早些返回。而應龍，已殺蚩尤和夸父，亦不得復上，遂居南方，故南方多雨。

#### 第四節 其他

除了以上的龍神話外，尚有與龍有關之動物，值得探析。如：《山海經·海內西經》云：

開明南有樹鳥，六首；蛟、蝮、蛇、雉、豹、鳥秩樹，于表池樹木，誦鳥、鶡、視肉。<sup>516</sup>

開明獸南方有一種樹鳥，有六首。還有像蛇，有四隻腳的蛟龍、蝮蛇、蛇、長尾猿、豹，還有一些鳥秩樹，環列生長在西王母的瑤池周圍。另外，還有誦鳥、鶡、及永遠吃不完的視肉等。

「六首」，《山海經·大荒西經》云：「有青鳥，身黃，赤足，六首，名曰(蜀鳥)鳥。」

<sup>517</sup>郭璞云：「音觸。」<sup>518</sup>袁珂云：「疑即此六首之樹鳥。」<sup>519</sup>

<sup>51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34。

<sup>51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3。

<sup>51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7。

<sup>51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17。

<sup>51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3。





圖 4-16 【(蜀鳥)鳥·清吳任臣康熙圖本】

「蛟」，郭璞云：「蛟似蛇，四腳，龍類也。」<sup>520</sup>「蝮」，《楚辭·招魂》云：「蝮、蛇蓁蓁。」王逸注：「蝮，大蛇也。」<sup>521</sup>「于表池樹木」，郭璞云：「言列樹以表池，即華池也。」<sup>522</sup>「鶡」，郭璞云：「鶡也。」<sup>523</sup>《穆天子傳》卷二曰：

季夏丁卯，天子北升于春山之上，以望四野。曰：「春山是惟天下之高山也。春山，百獸之所聚也，飛鳥之所栖也。」爰有赤豹、白虎、熊羆、豺狼、野馬、野牛、山羊、野豕，爰有白鳥、青鶡，執犬羊，食豕鹿。天子五日觀于春山之上。乃為銘跡于縣圃之上，以詔后世。<sup>524</sup>

郝懿行云：「鍾山，作春字，音同耳。」<sup>525</sup>

關於昆侖山之神話，除了《山海經·海內西經》有所記載之外，《淮南子·墜形訓》

<sup>52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56。

<sup>521</sup>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商務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273。

<sup>52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56。

<sup>523</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356。

<sup>524</sup>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二小說家類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205。

<sup>52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6。

云：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下地。中有增城九重，其高萬一千里百一十四步二尺六寸。上有木禾，其修五尋。珠樹、玉樹、旋樹、不死樹在其西；沙棠、琅玕在其東；絳樹在其南；碧樹、瑤樹在其北。旁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旁有九井，玉橫維其西北之隅。北門開以內不周之風。傾宮、旋室、縣圃、涼風、樊桐崑崙閭闔之中，是其疏圃。疏圃之池，浸之黃水。黃水三周復其原，是謂丹水，飲之不死。河水出崑崙東北陬，貫渤海入禹所導積石山。赤水出其東南陬，西南注南海，丹澤之東，赤水之東。弱水出自窮石，至于合黎，餘波入於流沙，絕流沙南至南海。洋水出其西北陬，入于南海，羽民之南。凡四水者，帝之神泉，以和百藥，以潤萬物。昆侖之邱，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sup>526</sup>

高誘注：「太帝，天帝。」袁珂云：「此天帝即黃帝。」<sup>527</sup>另外，《十洲記》《拾遺記》等亦都有記載。<sup>528</sup>

## 第五節 結語

綜觀本章所述，歸納如下：

一、窳窳，居弱水，原來的形象為蛇身人首。在被貳負及危殺害又被救活之後，即變成龍首、會吃人的怪獸。危與貳負殺了窳窳，天帝將他們銜在疏屬山上，用腳鐐鎖其右腳，反綁雙手，將他們一起網在山上大樹上。後來，諸神巫奉天帝之命，夾窳窳之尸，採不死藥救活了窳窳。

<sup>526</sup>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頁6384~6385。

<sup>52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4。

<sup>52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04。

二、雷神，居雷澤，龍身人頭，鼓其腹，發出巨大雷響聲。雷澤，大澤也，即今太湖。而雷獸，其實就是雷神，它亦是人面龍身，鼓其腹，槩猶擊也。另外，夔，形象如牛，蒼身無角，一足，進出水必颯風暴雨，目光如日月，其聲如雷，響徹九霄。

三、應龍，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應龍攻冀州之野。應龍殺了蚩尤和夸父後，不得復上。故下界數旱，旱時作應龍狀，可求得大雨。

## 第五章 具龍形象的山神及其他龍神話

本章將探討具「龍首」或「龍身」之形象的各山神，及鍾山山神之子鼓的形象。另外，探論以龍命名之山，有：龍首山、龍侯山、龍山，及以龍命名之水：龍餘水。最後，探析諸山水中多產與龍有關之動物及植物。

### 第一節 山神

《山經》中的諸山神，其形象各異。其中，有不少山神，擁有「龍首」或「龍身」之形象。以下，將具有「龍首」形象的山神，分為「龍首人身」、「龍首鳥身」、「龍首馬身」等三類加以論述。另外，將具有「龍身」形象的山神，分為「人面龍身」、「鳥首龍身」兩類分別闡述。最後，再探究山神之子(鼓)。

#### 一、龍首：

##### (一) 人身龍首：

##### 1. 《山海經·東山經》云：

凡《東山經》之首，自檉蛛之山以至于竹山，凡十二山，三千六百里。其神狀皆人身龍首，祠，毛用一犬祈，(耳申)用魚。<sup>529</sup>

《東山經》之首的群山中，從檉蛛山到竹山，共有十二座山，長達三千六百里。而諸山神靈，都是人身龍首。祭祀山神時，皆用一全狗來祭祀，並用魚血來塗祭器。

「(耳申)」，以血塗祭。郭璞云：「以血塗祭為(耳申)也。音釣餌之餌。」<sup>530</sup>《公羊傳·僖公》云：「己酉，邾婁人執鄆子用之。惡乎用之？用之社也。其用之社奈何？蓋

<sup>52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05。

<sup>53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61。

叩其鼻以血社也。」<sup>531</sup>而袁珂認為《山海經·東山經》經文及注文之「(耳申)」，汪紱本、畢沅本均作「𧈧」。郝懿行亦校作「𧈧」，所謂「𧈧」，鬻也，也就是「將割牲以鬻、先減耳旁毛薦之。」<sup>532</sup>《穀梁傳·僖公》云：「己酉，邾人執繒子，用之。微國之君，因邾以求與之盟。人因己以求與之盟，己迎而執之，惡之，故謹而日之也。用之者，叩其鼻以𧈧社也。」<sup>533</sup>袁珂認為郭璞錯引《公羊傳·僖公》，因「蓋叩其鼻以血社也」，而非「𧈧」。

## 2. 《山海經·中山經》云：



圖 5-1【計蒙·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5-2【計蒙·清汪紱圖本】

光山，其上多碧，其下多木。神計蒙處之，其狀人身龍首，恒遊于漳淵，出入必有飄風暴雨。<sup>534</sup>

光山，山上遍布著晶瑩的碧玉，山水澤浩淼。神計蒙居住在這裡，其形象為人身龍首，經常出入遨遊於漳潭，當計蒙出入時，必會有狂風暴雨，雷電交加。「木」，郝懿行云：

<sup>531</sup> 〈公羊傳·僖公〉，《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142。

<sup>53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05。

<sup>533</sup> 〈穀梁傳·僖公〉，《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88。

<sup>53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53。

「木疑水字之譌。」<sup>535</sup>袁珂亦云：「王念孫校亦作水，汪紱本木字正作水。」<sup>536</sup>

## (二)鳥身龍首:



圖 5-3 【鳥身龍首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5-4 【鳥身龍首神(鵠神)·明胡文煥圖本】

### 1. 《山海經·南山經》云:

凡(昔佳)山之首，自招搖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二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狀皆鳥身而龍首。其祠之禮，毛用一璋玉瘞，糝用稌米<sup>537</sup>，一璧，稻米、白菅為席。<sup>538</sup>

以(昔佳)山為首，從招搖山蜿蜒到箕尾山，共有十二座山，綿延二千九百五十里。山神都是鳥身龍首。祭祀山神時，皆用一璋玉埋在地裡。祭祀的精米用稌米，用一玉璧來祭祀，並用稻米、白菅草鋪在地上，作為神的座席。

「鳥身」，郝懿行云：「《北堂書鈔》一百三十三卷引此經作人身。」<sup>539</sup>「毛」，郭璞

<sup>53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37。

<sup>53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53。

<sup>53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8。

<sup>53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8。

<sup>53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

云：「言擇牲取其毛色也。」<sup>540</sup>袁珂認為是祀神所用牲禮，豬雞犬羊等均屬之。而「毛用一璋玉瘞」，則是以祀神毛物與璋玉同瘞也。<sup>541</sup>「用一璋玉瘞」，郭璞云：「璋為半圭，瘞，蕝也。」<sup>542</sup>

「糝用稌米」，郭璞云：「糝，祀神之米名，先呂反；稌，稌稻也，他覩反。」<sup>543</sup>《楚辭·離騷》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糝而要之。」王逸注：「糝，精米，所以享神也。」<sup>544</sup>「菅」，郭璞云：「菅，茅屬也；音間。」<sup>545</sup>「席」，郝懿行云：「席者，藉以依神。」<sup>546</sup>

## 2. 《山海經·中山經》云：



圖 5-5 【鳥身龍首神(中山神)·清汪紱圖本】

凡洞庭山之首，自篇遇之山至于榮余之山，凡十五山，二千八百里。其神狀皆鳥

<sup>540</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

<sup>541</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8。

<sup>542</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

<sup>543</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

<sup>544</sup>〔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頁58。

<sup>545</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

<sup>546</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

身而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一牝豚刳，糝用稌。凡夫夫之山、即公之山、堯山、陽帝之山皆冢也，其祠:皆肆瘞，祈用酒，毛用少牢，嬰用一吉玉。洞庭、榮余山神也，其祠:皆肆瘞，祈酒太牢祠，嬰毛圭璧十五，五采惠之。<sup>547</sup>

洞庭山之首，自篇遇山到榮余山止，共有十五座山，綿延二千八百里。山神都是鳥身龍首。祭祀的典禮，毛牲用一公雞和一母豬，取血塗祭，祭祀的精米用稌米。其中，夫夫山、即公山、堯山、陽帝山，都是眾山宗主，祭祀時，要陳列牲畜和吉玉，然後埋在地裡。禱祀時要用美酒、皆用少牢祭禮、一吉玉。洞庭山、榮余山，都是神山，祭祀時，陳列牲畜和美玉，然後埋在地裡。用美酒進行禱祀、太牢祭禮、十五塊精選的美玉，並用青、黃、赤、白、黑五種色彩來繪飾。

「刳」，郭璞云:「刳亦割刺之名。」<sup>548</sup>「嬰毛」，應是「嬰用」之誤。<sup>549</sup>「肆」，郭璞云:「肆，陳列也；陳牲玉，而後蕕藏之。」<sup>550</sup>「惠」，郭璞云:「惠猶飾也；方言也。」<sup>551</sup>郝懿行云:「惠義同藻繪之繪，蓋同聲假借字也。」<sup>552</sup>

### (三)馬身龍首:

《山海經·中山經》云:

凡岷山之首，自女几山至于賈超之山，凡十六山，三千五百里。其神狀皆馬身而

---

<sup>54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79。

<sup>54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81。

<sup>54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79。

<sup>55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81。

<sup>551</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81。

<sup>55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81。



龍首。其祠:毛用一雄雞瘞，糝用稌。文山、勾欄、風雨、驪之山，是皆冢也，其祠之:羞酒，少牢具，嬰毛一吉玉。熊山，席也，其祠:羞酒，太牢具，嬰毛一璧。干儻，用兵以禳；祈，璆冕舞。<sup>553</sup>



圖 5-6【馬身龍首神(中山神)·清汪紱圖本】

總括岷山之首，從女几山到賈超山，共有十六座山，綿延三千五百里。山神都是馬身龍首。祭祀時皆用一公雞，祈禱完後，埋在地裡。祭祀的精米用稌米。岷山、勾欄山、風雨山、驪山，都是眾山宗主，祭祀時用酒進獻，還要用少牢祭禮、一精美吉玉。熊山，是眾山的首領，祭祀時要用酒食進獻、太牢祭禮、一璧玉。在祭禱消除災禍時，手持盾斧干儻，驅逐妖邪；在祈福時，要穿袍戴帽，手持美玉舞蹈。

「文山」，郝懿行云：「此上無文山，蓋即岷山也；《史記》又作汶山，並古字通用。」

<sup>554</sup>「羞酒」，郭璞云：「先進酒以酌神。」<sup>555</sup>「嬰毛一吉玉」、「嬰毛一璧」之「毛」字，都是「用」字之訛。<sup>556</sup>「席」，郭璞云：「席者，神之所馮止也。」<sup>557</sup>郝懿行云：「席當為

<sup>55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 1982年8月25日), 頁160~161。

<sup>554</sup> 〔晉〕郭璞傳, 〔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 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年1月1日), 頁251。

<sup>555</sup> 〔晉〕郭璞傳, 〔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 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3年1月1日), 頁251。

<sup>55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 1982年8月25日), 頁161。

<sup>557</sup> 〔晉〕郭璞傳, 〔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 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

帝，字形之譌也；上下經文並以帝冢為對，此譌作席。郭氏意為之說，蓋失之。」<sup>558</sup>袁珂云：「郝說是也，王念孫亦校席作帝。」<sup>559</sup>

「千儻，用兵以禳」，郭璞云：「禳，祓除之祭名；儻，持盾武舞也。」<sup>560</sup>「祈，璆冕舞」，郭璞云：「祈求福也，計用玉舞者，冕服也。美玉曰璆。」<sup>561</sup>《爾雅·釋器》云：「璆、琳，玉也。簡謂之畢，不律謂之筆，滅謂之點，絕澤謂之銑。」<sup>562</sup>「千儻，用兵以禳；祈，璆冕舞。」袁珂認為這兩句之意思為：「禳則千舞，祈則冕服持玉以舞也。」

563

綜而言之，具有「龍首人身」的山神有：1.《東山首經》的山神：祭祀時，要用一全狗作毛物，並用魚以血塗祭器。2.光山山神計蒙：它經常在漳水深淵遊玩，出入時，必有飄風暴雨相伴隨。

而「龍首鳥身」的山神有：1. (昔佳)山之首的山神：祭祀時，把一璋玉和牲畜，一起埋在地裡。祭祀的精米用秬米，用一玉璧來祭祀，並將稻米、白菅草鋪在地上，作為神的座席。2.洞庭山之首的山神：祭祀時，牲畜要用一雄雞和一母豬，取血塗祭器，祭祀的精米用秬米。其中夫夫山、即公山、堯山、陽帝山，都是眾山宗主，祭祀時，要陳列牲畜和吉玉，然後埋在地裡。祈禱時要用美酒，少牢祭禮，一吉玉。而洞庭山、榮余山，都是神山，祭祀時，要陳列牲畜和玉，然後埋在地裡。用美酒，太牢祭禮，十五塊圭璧，並用青、黃、赤、白、黑五種色彩來繪飾。

最後，岷山之首山神為「龍首馬身」之形象，祭祀時，用一公雞，祈禱完後，埋在地裡。祭祀的精米用秬米。其中文山、勾欄山、風雨山、驪山，為眾山宗主，祭祀時，

---

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1。

<sup>558</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1。

<sup>559</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1。

<sup>560</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1。

<sup>561</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2。

<sup>562</sup>《爾雅·釋器》，《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頁79~80。

<sup>563</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1。

用酒進獻，少牢祭禮，一吉玉。而熊山，是眾山之首領，祭祀時，用酒食進獻，太牢祭禮，一璧玉。如要禳災時，需持盾武舞，驅逐妖邪；要祈福，需冕服持玉以舞。

## 二、龍身:

### (一) 龍身人面:



圖 5-7【龍身人面神(南山神)·清汪紱圖本】 圖 5-8【龍身人面神·明蔣應鑄繪圖本】

#### 1. 《山海經·南山經》云:

凡《南次三經》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狀皆龍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糒用稌。<sup>564</sup>

南次三經諸山，從天虞山到南禺山，共十四座山，綿延六千五百三十里。山神都是龍身人面。祭祀山神時，都是用一白狗作祭品，祭祀的精米用稌米。「祈」，郭璞云：「祈，請禱也。」<sup>565</sup>

#### 2. 《山海經·中山經》云:

<sup>56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9。

<sup>565</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80。

凡首陽山之首，自首山至于丙山，凡九山，二百六十七里。其神狀皆龍身人面。其祠之：毛用一雄雞瘞，糝用五種之糝。堵山，冢也，其祠之：少牢具，羞酒祠，嬰毛一璧瘞。驪山，帝也，其祠羞酒，太牢其，合巫祝二人儻，嬰一璧。<sup>566</sup>



圖 5-9【龍身人面神(中山神) · 清汪紱圖本】

總括首陽山之首，從首陽山到丙山，共有九座山，綿延二百六十七里。山神的樣子都是龍身人面。祭祀的典禮，毛物要用一雄雞埋在地裡。祭祀的精米要用黍、稷、稻、梁、麥等五穀。堵山，是眾山之宗主，祭祀時要用少牢祭禮，獻上美酒，把一璧玉埋在地裡。驪山，是眾山的首領，祭祀時要用酒食進獻，太牢祭禮，讓巫師和祝師在神的面前跳舞，並用一璧玉。「首山」，郝懿行云：「首山即首陽山。」<sup>567</sup>「嬰毛」，是「嬰用」之訛。「太牢其」，郝懿行云：「其當為具字之譌。」<sup>568</sup>

## (二) 龍身鳥首：

《山海經·南山經》云：

<sup>56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3。

<sup>56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4。

<sup>56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4。

凡《南次二經》之首，自柎山至于漆吳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狀皆龍身而鳥首，其祠，毛用一璧瘞，糲用稌。<sup>569</sup>

南次二經之首山系，從柎山到漆吳山，共有十七座山，綿延七千二百里。山神都是龍身鳥首。祭祀山神時，將一玉璧和祭祀的牲畜，一起埋在地下，祭祀的精米用稌米。「稌」，郝懿行云：「稻穰也。穰字疑衍，或稌字之譌。」<sup>570</sup>



圖 5-10 【龍身鳥首神·明蔣應鎬繪圖本】

由上得知，「人面龍身」的山神有：1.《南次三經》之首的山神：祭祀時，用一白狗祈禱，祭祀的精米用稌米。2.首陽山之首的山神：祭祀時，用一雄雞埋在地裡。祭祀的精米用黍、稷、稻、粱、麥等五穀。堵山，是眾山宗主，祭祀時，用少牢祭禮，獻上美酒，把一璧玉埋在地裡。驪山，是眾山之首領，祭祀時，先用酒食進獻，用太牢祭禮，並讓巫師和祝師在神的面前跳舞，並用一璧玉祭祀。

而「鳥首龍身」的山神為《南次二經》之首的山神：祭祀時，用一玉璧和毛物，一起埋在地下，祭祀的精米用稌米。

### 三、山神之子(鼓):

<sup>569</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5。

<sup>57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3。



圖 5-11 【鼓·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5-12 【鼓·清汪紱圖本】

《山海經·西山經》云：

鍾山，其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丕鳥)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鍾山之東曰遙崖，欽(丕鳥)化為大鶚，其狀如雕而黑文白首，赤喙而虎爪，其音如晨鵠，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駿鳥，其狀如鷗，赤足而直喙。黃文而白首，其音如鵠，見則其邑大旱。<sup>571</sup>

鍾山山神之子鼓，長得人面龍身。他與欽(丕鳥)合謀，在昆侖山南殺了天神葆江，於是，天帝怒而將他們處死於鍾山東方之遙崖。欽(丕鳥)死後變為大鶚，像雕，全身有黑色斑紋、白首、赤喙、虎爪，叫聲像晨鵠，牠一出現，天下則大動干戈，不得安寧。鼓也變成駿鳥，樣子像鷗鷹，赤足、直喙、有黃色斑紋、白首，叫聲像鴻鵠，牠一出現，便會發生大旱。

「鍾山，其子曰鼓」，郭璞云：「此亦神名，名之為鍾山之子耳，其類皆見《歸藏·啟筮》。」<sup>572</sup>《山海經·海外北經》云：「鍾山之神，名曰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身長千里。在吳啓之東。其為物，人

<sup>57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2。

<sup>57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5。

面，蛇身，赤色，居鍾山下。」<sup>573</sup>其敘述，正好與「鼓」之樣貌相合，由此可知，「鼓」即是「鍾山山神燭陰」之子。「欽(丕鳥)」，郭璞云：「音邳。」<sup>574</sup>郝懿行云：

《後漢書·張衡傳》注引此經作欽駮，《莊子·大宗師篇》作堪坏，云：「堪坏得之，以襲昆侖。」釋文云：「崔作邳。」司馬云：「堪坏神名，人面獸形。」《淮南子》作欽負。是欽堪、坏負並聲類之字。<sup>575</sup>

「葆江」，郭璞云：「葆或作祖。」<sup>576</sup>《文選·思玄賦》云：「速燭龍令執炬兮，過鍾山而中休。瞰瑤谿之赤岸，弔祖江之見劉。」李善注引《山海經·西山經》作「祖江」<sup>577</sup>。「晨鵠」，郭璞云：「晨鵠，鵠屬，猶云晨鳧耳。」<sup>578</sup>「其音如鵠」，郝懿行云：「《說文》云：『鵠，鴻鵠也。』」<sup>579</sup>袁珂《海經新釋》卷六云：「黃帝戮鼓與欽(丕鳥)，亦猶黃帝梏貳負與危之類是也。」<sup>580</sup>可參見《山海經·海內西經》云：「貳負之臣曰危，危與貳負殺窳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與髮，繫之山上木。在開題西北。」<sup>581</sup>之說明。

鍾山山神之子鼓，「人面龍身」。而「燭陰」本為鍾山山神，由以上論述，可知，鼓即「燭陰」之子。

<sup>57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30。

<sup>57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6。

<sup>57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6。

<sup>576</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6。

<sup>577</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74。

<sup>578</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6。

<sup>57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66。

<sup>58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4。

<sup>58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85。

## 第二節 以龍命名之山、水:

《山經》諸山中，以龍命名者，如：龍首山、龍侯山、龍山等。而《山經》諸山水中，以龍命名者，如：龍餘水。各山水中多蘊藏豐富的礦產，如：金、玉、鐵、錫、礪石和赤銅等。動植物多樣，具療效。如：龍侯山之泐泐水，多人魚，吃了它便不會癡呆。

### 一、以龍命名之山

#### (一)多產金、玉者:

##### 1. 《山海經·西山經》云:

龍首之山，其陽多黃金，其陰多鐵。苕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涇水，其中多美玉。

582

龍首山，山南遍布黃金，山北蘊藏豐富的鐵。苕水發源於此，向東南流入涇水，水中有許多美玉。「東南流注于涇水」，袁珂：「宋本、毛扆校本，東南流上有而字。」<sup>583</sup>

##### 2. 《山海經·北山經》云:



圖 5-13 【人魚·清汪紱圖本】

龍侯之山，山中無草木，多金玉。泐泐之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河。其中多人魚，

<sup>58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5。

<sup>58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35。



其狀如(魚帝)魚，四足。其音如嬰兒，食之無癡疾。<sup>584</sup>

龍侯山，山上草木不生，山上遍布黃金、美玉。泱泱水發源於此，向東流注入黃河。水中生長很多人魚，長得像娃娃魚，有四足。它的叫聲像嬰兒啼哭，人們若吃了這種魚，會變得聰慧，不會患癡呆症。

「泱泱之水」，郝懿行云：「《太平御覽》九百三十八卷引此經泱水，泱字不作重文。」<sup>585</sup> 「(魚帝)魚」，郭璞云：「(魚帝)見《山海經·中山經》。人魚即鮎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嘯，今亦呼鮎為(魚帝)；音蹠。」<sup>586</sup> 《山海經·中次七經》云：

少室之山，百草木成困。其上有木焉，其名曰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黃華黑實，服之不怒。其上多玉，其下多鐵。休水出焉，而北流注于洛，其中多(魚帝)魚，狀如鮎而長距，足白而對，食者無蠱疾，可以禦兵。<sup>587</sup>

休水多(魚帝)魚。又人魚，《山海經·西山經》云：

竹山，其上多喬木，其陰多鐵。有草焉，其名曰黃萑，其狀如樗，其葉如麻，白華而赤實，其狀如楮，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肘。竹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陽多竹箭，多蒼玉。丹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洛水，其中多水玉，多人魚。有獸焉，其狀如豚而白毛，大如笄而黑端，名曰豪毚。<sup>588</sup>

竹山竹水亦有之。「食之無癡疾」，郝懿行云：「《說文》云：『癡，不慧也。』《中山經》

<sup>584</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86。

<sup>585</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28。

<sup>586</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29。

<sup>58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46。

<sup>58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25。

云：『(魚帝)魚，食者無蠱疾。』與此異。」<sup>589</sup>

### 3. 《山海經·北山經》云：

維龍之山，其上多碧玉，其陽有金，其陰有鐵。肥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泉澤，其中多礪石。敞鐵之水出焉，而北流注于大澤。<sup>590</sup>

維龍山，山上遍布著精美的碧玉，山北產黃金，山南蘊藏鐵。肥水發源於此，向東滾滾流去，注入泉澤，水中多大石。敞鐵水也發源於此，往北滔滔流去，注入大澤。

「礪石」，郭璞云：「未詳也，音雷。或作壘；(石鬼)壘，大石貌。或曰石名。」<sup>591</sup>郝懿行云：「礪，壘字，通也。」<sup>592</sup>

### (二)多產寓木者：

《山海經·中山經》云：

龍山，上多寓木，其上多碧，其下多赤錫，其草多桃枝鉤端。<sup>593</sup>

龍山，山上長著宛童寄生樹。山上有晶瑩的美玉，山下多產純錫，草大多是桃枝和鉤端藤等枝繁葉茂。「寓木」，郭璞云：「寄生也，一名宛童；見《爾雅》。」<sup>594</sup>另外，《山海經·大荒西經》又云：「大荒之中，有龍山，日月所入。有三澤水，名曰三淖，昆吳之所食也。」

---

<sup>58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29。

<sup>59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94。

<sup>591</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5。

<sup>59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45。

<sup>59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54。

<sup>59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39。

<sup>595</sup>大荒當中，有座龍山，是太陽和月亮落下的地方。有三個大澤的水匯集在一起，名叫三淖，是昆吾取得食物的地方。

## 二、以龍命名之水:

《山海經·中山經》云:

蠱尾之山，多礪石、赤銅。龍餘之水出焉，而東南流注于洛。<sup>596</sup>

蠱尾山，山中多產磨刀石和純銅。龍餘水發源於此，向東南流入洛水。「蠱尾」，郝懿行云：「《水經注》云：『洛水得乳水，又東會於龍餘之水，水出蠱尾之山，東流入洛。』」

597

《山經》諸山中，以龍命名的有：1.龍首山：山南多金，山北多鐵。茗水發源於此，水中多美玉。2.龍侯山：草木不生，多金玉。泝泝水發源於此，水中多人魚，長得像(魚帝)魚，四足。聲音像嬰兒啼哭，吃了牠，不癡呆。3.龍山，多宛童之寄生樹。多碧玉、純錫，多桃枝竹、鉤端竹。《山經》諸水中，以龍命名的是龍餘水，它發源於蠱尾山，向東南注入洛水。

## 第三節 諸山、水中多產與龍有關的動物

在《山經》諸山水中，都盛產著多樣的珍禽異獸。其中，更不乏與龍有關的動物，實值得加以探究。如：隄水多龍龜；岷江多鼃；貺水多蛟；帝苑水多蛟；視水多蛟；淪水多蛟等。依所產之動物分類、論述如下：

### 一、多龍龜者:

<sup>595</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400。

<sup>59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34。

<sup>597</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05。

《山海經·北山經》云：

隄山，多馬。有獸焉，其狀如豹而文首，名曰狻。隄水出焉，而東流注于泰澤，其中多龍龜。<sup>598</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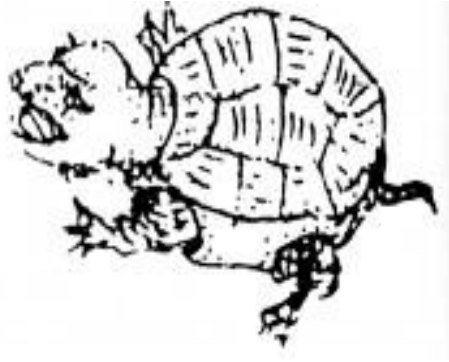


圖 5-14【龍龜·清汪紱圖本】

隄山，山中多野馬。還有一種野獸，像豹，文首，名叫狻。隄水發源於此，向東流入泰澤，水中蘊藏著龍龜。「龍龜」，郝懿行云：

龍、龜二物也；或是一物，疑即吉弔也，龍種龜身，故曰龍龜。裴淵《廣州記》云：「弔，生嶺南。蛇頭龜身，水宿，木棲。其膏至輕利，銅及瓦器盛之，皆盡出。置雞卵殼中，則不漏；其透物，甚於醍醐也。」見證類《本草》及李時珍《本草》。<sup>599</sup>

而袁珂則認為：「龍龜，當是一物。」<sup>600</sup>

## 二、多鼉者：

<sup>598</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79。

<sup>599</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19。

<sup>600</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79。

《山海經·中山經》云：

岷山，江水出焉，東北流注于海，其中多良龜，多鼃。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璫，其木多梅棠，其獸多犀象，多夔牛，其鳥多翰鷲。<sup>601</sup>



圖 5-15 【鼃·明蔣應鎬繪圖本】



圖 5-16 【鼃·清汪紱圖本】

岷山，江水發源於此，向東北流入大海，水中生長著許多品種優良的龜，還有許多俗稱豬婆龍的揚子鱔。另外，山上遍布金、玉，山下多產白璫石，樹木葱蘢，覆蓋山野，梅樹和棠梨樹，爭妍鬥豔。山中群獸奔馳，犀牛、象、夔牛最多；林間百鳥爭鳴，以白翰和赤鷲最多。

「鼃」，郭璞云：「似蜥蜴，大者長二丈，有鱗彩，皮可以冒鼓。」<sup>602</sup>《呂氏春秋·仲夏紀》云：「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乃令鰓先為樂倡，鰓乃偃寢，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sup>603</sup>「鰓」，「鼃」也。這是關於鼃的神話，鼃能聽得懂人語，顓頊帝曾令其奏樂，它便躺下，揚起尾巴敲擊自己的肚皮，發出英英之聲。

「夔牛」，郭璞云：「今蜀山中有大牛，重數千斤，名為夔牛，即《爾雅》所謂魏。」

<sup>60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56。

<sup>60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43。

<sup>603</sup> 〔呂氏春秋·仲夏紀〕，《新編諸子集成》第七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52。

<sup>604</sup>袁珂云：「郭注魏，今本《爾雅》作犖。」<sup>605</sup>「翰驚」，郭璞云：「白翰赤驚。」郝懿行云：「翰驚，竝見《爾雅》。」<sup>606</sup>

### 三、多蛟者：

#### (一) 貺水：

《山海經·中山經》云：

《中次一十一經》荆山之首，曰翼望之山。湍水出焉，東流注于濟；貺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漢，其中多蛟。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漆梓，其陽多赤金，其陰多珉。

<sup>607</sup>

中央第十一支山系，荆山之首，是翼望山。湍水發源於此，向東流入濟水；貺水也發源於此，向東南流入漢水，水中有許多像蛇而有四足，會吃人的蛟。山中蒼松翠柏，山下漆樹和梓樹生長茂盛，山南遍布純金，山北多產珉石。

「蛟」，郭璞云：「似蛇而四腳，小頭細頸，有白癭，大者十數圍，卵如一二石甕，能吞人。」<sup>608</sup>《廣雅》云：「有鱗曰蛟龍。」<sup>609</sup>《說文解字》卷十三云：「蛟，龍之屬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飛。置筍水中，即蛟去。從虫交聲。」<sup>610</sup>

---

<sup>60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44。

<sup>605</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57。

<sup>606</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44。

<sup>607</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3。

<sup>608</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5。

<sup>609</sup>〔三國魏〕張揖著，〔清〕王念孫疏證：《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頁372。

<sup>610</sup>〔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751。

## (二) 帝苑之水:

《山海經·中山經》云:

畢山，帝苑之水出焉，東北流注于視，其中多水玉，多蛟。其上多(王雱)琇之玉。

611

畢山，山間流水淙淙，帝苑水發源於此，向東北流入視水，水中遍布水晶，生長著許多蛟。山上多產晶瑩的美玉。「視」，郝懿行云：「視，當作瀨字，形相近。」<sup>612</sup>

## (三) 視水:



圖 5-17 【頡·清汪絨圖本】

《山海經·中山經》云:

歲山，視水出焉，東南流注于汝水，其中多人魚，多蛟，多頡。<sup>613</sup>

歲山，視水發源於此，向東南流入汝水，水中有許多人魚，還有許多蛟和樣子像青狗的

<sup>611</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9。

<sup>612</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3。

<sup>613</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9。

水獸頡。「視水」郭璞云：「或曰視，宜為瀕，瀕水今在南陽也。」<sup>614</sup>「頡」，郭璞云：「如青狗。」<sup>615</sup>「頡」，《山海經·中次四經》云：

釐山，其陽多玉，其陰多菟。有獸焉，其狀如牛，蒼身，其音如嬰兒，是食人，其名曰犀渠。瀟瀟之水出焉，而南流注于伊水。有獸焉，名曰(豸頡)，其狀如獬犬而有鱗，其毛如毳鬣。<sup>616</sup>

《文選·江賦》李善注引「(豸頡)」作「獬」<sup>617</sup>，然而「獬」無鱗，恐不是「頡」。而郭璞認為「頡」為「青狗」，那麼與「獬」則相類似。<sup>618</sup>

#### (四) 淪水：

《山海經·中山經》云：

宣山，淪水出焉，東南流注于視水，其中多蛟。其上有桑焉，大五十尺，其枝四衢，其葉大尺餘，赤理黃華青柎，名曰帝女之桑。<sup>619</sup>

宣山，淪水發源於此，向東南流入視水，水中有許多蛟。山上生長著一棵巨大的桑樹，樹圍有五丈，樹枝交錯生長。桑葉有一尺多長，木質紅色，開黃花，花萼是青色的，這

---

<sup>614</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4。

<sup>615</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4。

<sup>616</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30。

<sup>617</sup>〔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13。

<sup>618</sup>〔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4。

<sup>619</sup>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70。



株桑樹名叫帝女桑。

「視水」，郝懿行云：「《水經注》云：『瀕水又東，淪水注之，水出宣山，東南流注瀕水。』」<sup>620</sup>「大五十尺」，郭璞云：「圍五丈也。」「其枝四衢」，郭璞云：「言枝交互四出。」<sup>621</sup>「黃華」，《藝文類聚》卷八十八引作「青華」<sup>622</sup>，《太平御覽》卷九五五引作「青葉」<sup>623</sup>。「帝女之桑」，郭璞云：「婦女主蠶，故以名桑。」<sup>624</sup>《太平御覽》卷九二一引《廣異記》云：

南方赤帝女學道得仙，居南陽愕山桑樹上，正月一日銜柴作巢，至十五日成，或作白鵲或女人。赤帝見之悲慟，誘之不得，以火焚之，女即昇天，因名曰帝女桑。

<sup>625</sup>

傳說赤帝之女，學道成仙之後，居住在南陽宣山的桑樹上。赤帝用火將桑樹點燃，赤帝之女便升天而去，這棵桑樹，後來就叫帝女桑。《水經注》畢沅注：「宣山，在今河南泌陽縣界，今失名。」袁珂云：「泌陽縣，漢時稱比陽縣，屬南陽郡，則宣山即崑山，宣山帝女之桑即崑山帝女桑也。赤帝女居此桑火焚升天，故桑以帝女而名。」<sup>626</sup>而郭璞解釋為「婦女主蠶」之說法，實在是錯誤之解。

---

<sup>620</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7。

<sup>621</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7。

<sup>622</sup>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六道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141。

<sup>623</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373。

<sup>62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67。

<sup>625</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218。

<sup>626</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71。

#### 第四節 諸山中多產與龍有關的植物

在《山經》中，除了記載各形各色的動物外，也詳載了許多特殊的植物、礦物的形狀，更說明其醫療效果、或預示徵兆。諸此種種，皆為遠方異俗之流傳，也可能是巫師們傳遞知識的一些記載。以下，就《山經》所產的植物中，與龍有關之植物，加以探論。

##### 一、盛產天嬰(如龍骨)的山:

《山海經·中山經》云:

金星之山，多天嬰，其狀如龍骨，可以只瘞。<sup>627</sup>

金星山，山中有很多天嬰。樣子和龍骨相似，可以用來醫治瘡瘡。「龍骨」，郝懿行云：

「《本草別錄》云：『龍骨生晉地川谷，及太山巖水岸，土穴中死龍處。』」<sup>628</sup>「瘞」，《說文解字》卷七云：「瘞，小腫也。」<sup>629</sup>郭璞云：「癰瘞也。」郝懿行懷疑當為「瘞癰也。」

<sup>630</sup>《韓非子·六反》第四十六云：

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瘞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瘞、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sup>631</sup>

可說明之。

---

<sup>627</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19。

<sup>628</sup> [晉]郭璞傳, [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80。

<sup>629</sup> [東漢]許慎撰, [宋]徐鉉校訂,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頁404。

<sup>630</sup> [晉]郭璞傳, [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180。

<sup>631</sup> 〈韓非子·六反篇〉,《先秦諸子》(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8月),頁319。

## 二、盛產龍脩的山:

《山海經·中山經》云:

賈超之山，其陽多黃堊，其陰多美楮，其木多柰栗橘(木繇)，其中多龍脩。<sup>632</sup>

賈超山，山南遍布黃堊土，山北盛產優質楮石，樹木蔥蘢，山楂樹、栗子樹、橘樹和柚樹，生長茁壯，枝葉蒼翠。山中還盛產許多草，其中，以可編成席子的龍鬚草最多。「龍脩」，郭璞云：「龍須也，似莞而細，生山石穴中，莖倒垂，可以為席。」<sup>633</sup>郝懿行云：「龍脩，龍須聲轉耳。《廣雅》云：「龍木，龍修也。」《述異記》云：「周穆王東海島中，養八駿處，有草，名龍芻。」龍芻，亦龍須也，須、芻聲相近。」<sup>634</sup>《古今注》云：「世稱皇帝（黃帝）鍊丹於鑿硯山，乃得仙，乘龍上天。群臣援龍鬚，鬚墮而生草，曰龍鬚。」<sup>635</sup>這是關於龍須（鬚）之神話，「脩」、「須」聲近而互轉。

## 第五節 結語

本章的龍神話中，諸山山神的形象各異，可分為以下幾類：(一)人身龍首(二)鳥身龍首(三)馬身龍首(四)龍身人面(五)龍身鳥首。另外，鍾山山神之子鼓，形象為人面龍身。

至於祭祀山神的典禮，所需牲畜、儀式也各有不同。將其歸納如下：(一)《東山首經》的山神：祭祀時，要用一全狗來作毛物，並用魚以血塗祭器。(二) (昔佳)山之首的山神：祭祀時，把璋玉和牲畜，埋在地裡。用秬米，用玉璧來祭祀，並將稻米、白菅草鋪在地上，作為神的座席。(三)洞庭山之首的山神：祭祀時，用雄雞和母豬，取血塗祭器，用秬

<sup>632</sup>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頁160。

<sup>633</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1。

<sup>634</sup>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頁251。

<sup>635</sup> 〔晉〕崔豹撰：《古今注》，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二八雜家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015。

米。祭祀眾山宗主時，要陳列牲畜和吉玉，再埋在地裡。祈禱時，用美酒，少牢祭禮，吉玉。而祭祀神山時，要陳列牲畜和玉，埋在地裡。用美酒，太牢祭禮，十五塊圭璧，再用五色來繪飾。(四)岷山之首的山神:祭祀時，用公雞祈禱，再埋在地裡，用秣米。祭祀眾山宗主時，用酒進獻，少牢祭禮，吉玉。而祭祀熊山(眾山之首領)時，用酒食進獻，太牢祭禮，璧玉。如要禳災，需持盾武舞，驅逐妖邪；若要祈福，需冕服持玉以舞。

《山經》諸山中，以龍命名的山，有:龍首山、龍侯山、龍山。以龍命名的水為龍餘水。在《山經》諸山水中，盛產與龍有關的動物，有:隄水多龍龜，岷江多鼉，貺水、帝苑水、視水、淪水等多蛟。而盛產與龍有關之植物，有:金星山盛產天嬰(像龍骨)、賈超山多產龍脩(龍鬚草)。

## 第六章 龍神話的繁衍與附會—龍生九子說法探析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sup>636</sup>龍有九子這個說法由來已久，直到明朝才出現了各種說法之記載。如陸容的《菽園雜記》、李東陽的《懷麓堂集》、楊慎的《升庵集》、李詡的《戒庵老人漫筆》、謝肇淛的《五雜俎》、徐應秋的《玉芝堂談薈》、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等，對諸龍子的情況均有記載。但內容描述不一，且諸書所談，均未超出陸容《菽園雜記》、李東陽《懷麓堂集》兩書的相關內容。<sup>637</sup>

### 第一節 龍生九子說法一：

陸容是明代最早在著述中提及多種怪異動物紋像的學者，《菽園雜記》卷二云：

古諸器物異名，虬蟲其形似龜，性好負重，故用載石碑。螭吻其形似獸，性好望，故立屋角上。徒牢其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有神力，故懸於鐘上。憲章其形似獸有威，性好囚，故立獄門上。饕餮性好水，故立橋頭。蟋蟀形似獸，鬼頭，性好腥，故用於刀柄上。(虫彎)(虫全)其形似龍，性好風雨，故用於殿脊上。螭虎其形似龍，性好文彩，故立於碑文上。金貌其形似獅，性好火烟，故立於香爐蓋上。椒圖其形似螺螄，性好閉口，故立於門上，今呼「鼓丁」非也。(虫刀)(虫多)其形似龍而小，性好立險，故立於護朽上。鰲魚其形似龍，好吞火，故立於屋脊上。獸(虫勿)其形似獅子，性好食陰邪，故立於門環上。金吾其形似美人首魚，尾有兩翼，其性通靈，不睡，故用巡警。<sup>638</sup>

「古諸器物異名」，是指各種變形龍紋的異稱，其中也有不屬於龍紋的動物紋像，如：

<sup>636</sup>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三別集類二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490。

<sup>637</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19。

<sup>638</sup> [明]陸容撰:《菽園雜記》，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頁16。

以虎為原型的「憲章」，以獅子為原型的「金猊」，以螺獅為原型的「椒圖」等。陸容記錄了從民間雜錄中見到的十四種獸紋名稱，但未提及它們與龍的關係。<sup>639</sup>

## 第二節、龍生九子說法二：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云：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囚牛龍種，平生好音樂，今胡琴頭上刻獸是其遺像。  
睚眦平生好殺，今刀柄上龍吞口是其遺像。嘲風平生好險，今殿角走獸是其遺像。  
蒲牢平生好鳴，今鐘上獸紐是其遺像。狻猊平生好坐，今佛座獅子是其遺像。霸下平生好負重，今碑座獸足是其遺像。狴犴平生好訟，今獄門上獅子頭是其遺像。  
甬屬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蚩吻平生好吞，今殿脊獸頭是其遺像。<sup>640</sup>

對照古器物有關紋飾，李東陽所言之囚牛、睚眦、嘲風、蒲牢、甬屬、蚩吻等六種均為變形龍紋；而霸下為龜之變形；狻猊為獅之變形；狴犴為虎之變形；(李東陽云其為「獅子頭」，實誤也。)如今都被稱為龍子了。

### 一、囚牛：願做琴頭聽音律

囚牛，是龍生九子中的老大，愛好音樂，是眾多龍子中性情最溫馴的，它不嗜殺不逞兇，愛好音律。傳說，龍頭蛇身的囚牛，耳音奇好，能辨別萬物的聲音，它常蹲在琴頭上，欣賞彈撥弦拉的音樂，因此琴頭上便刻有它的形象。這個裝飾一直沿用至今，一些貴重的胡琴頭，都刻有龍頭，稱為「龍頭胡琴」。這位原富有音樂天賦的龍子，不僅出現在漢族的胡琴上，在彝族的龍頭月琴、白族的三弦琴，以及藏族、蒙古族的琴上，也都刻著囚牛揚頭張口的形象。

<sup>639</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17。

<sup>640</sup> [明]李東陽：《懷麓堂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三別集類二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頁1490。



圖 6-1【囚牛·龍頭胡琴】

(<http://www.bbker.com>)2007/1/29



圖 6-2【囚牛·金製龍頭胡琴】

([www.uploadimage.cn](http://www.uploadimage.cn))2012/3/18

## 二、睚眦:戰神，恩怨必報



圖 6-3【手雕睚眦裝乾隆佩劍】(<http://www.8j88.cn/p/sp/1397.html>)2007/1/29

睚眦，排行老二，傳說生得豺首龍身，性格剛烈、好鬥喜殺，是龍子中的戰神。發怒時，常瞪著兇惡的眼神，被用來描述「怒目而視」。西漢司馬遷《史記·范雎蔡澤列傳》卷七十九之二十二云：

范雎既相，王稽謂范雎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奈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

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睢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睢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危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sup>641</sup>

於是，有了「睚眦必報」的成語。睚眦好殺戮，所以古人常把它刻在刀劍刃身與手柄接合的吞口處，增添了懾人的力量。它不僅裝飾在沙場名將的兵器上，更大量地使用在儀仗和宮殿守衛者的武器上，從而顯得更威嚴莊重。因為，帝王們都相信睚眦能克煞一切邪惡。

### 三、嘲風:殿角排頭兵



圖 6-4 【嘲風・雍和宮的飛簷走獸】

嘲風，外貌似獸，排行老三，好險又好望，殿臺角上的走獸，就是它的形象。這些走獸排列著，挺立在垂脊的前端。走獸的領頭，是一位騎禽的仙人，後面依次為：龍、鳳、獅子、天馬、海馬、狻猊、押魚、獬豸、鬥牛、和行什。嘲風便是排在第二位。它們的放置有嚴格的等級制度，只有北京故宮的太和殿才能十樣俱全，這十隻神獸，取意「十全十美」。次要的殿堂則要相對減少。嘲風，不僅象徵著吉祥、美觀和威嚴，還具

<sup>641</sup>〔西漢〕司馬遷撰:《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3月臺一版)，頁10。



有威懾妖魔、清除災禍的含義。嘲風的安置，使整個宮殿的造型既嚴整又富於變化，達到莊重與生動的和諧，宏偉與精巧的統一，它使高聳的殿堂平添一層神秘氣氛。

#### 四、蒲牢:吼聲驚四座



圖 6-5【蒲牢·雍和宮銅鐘】

蒲牢，形似盤曲的龍，排行第四，好鳴好吼，洪鐘上的龍形獸鈕就是它的形象。原是一種傳說中的海獸，雖為龍子，卻一向害怕鯨魚。當鯨魚一發起攻擊，便會嚇得大聲吼叫，藉此趕走鯨魚。人們根據其「性好鳴」的特點，凡鐘欲令聲大音，即把蒲牢鑄為鐘鈕，而把敲鐘的木杵做成鯨魚狀。敲鐘時，讓鯨魚一次又一次撞擊蒲牢，使之響徹雲霄、專聲獨遠。

#### 五、狻猊:香爐獅子座



圖 6-6【香爐腳上的狻猊】(新浪博客 2012/7/25)

狻猊，又名金猊、狻麗，形似獅，排行第五。雖然相貌兇悍，但喜靜不喜動，好坐，又喜歡煙火，因此佛座和香爐的腳部裝飾，就有它的形象。相傳這種佛座上裝飾的狻猊，是隨著佛教在漢代由印度人傳入中國的。至南北朝時期，我國的佛教藝術已普遍使用。它的造型，經過民間藝人的創造，使其更具有中國的傳統氣派。後來，成了龍子中的老五，它佈置的地方，多在結跏趺坐或交腳而坐的佛菩薩像前。明清之際，石獅或銅獅頸下項圈的龍形裝飾物，即為狻猊的形象，讓守衛大門的中國傳統門獅，看起來更加威武。

## 六、霸下:力拔山兮馱功德



圖 6-7【鬮鬮·日壇公園】

霸下，又名鬮鬮，排行老六，貌似龜，好負重，力大無窮，其背亦負以重物，在多為石碑、石柱之底台及牆頭裝飾，屬靈禽祥獸。其原形可能為斑鱉。一說霸下上古時代常馱著三山五嶽，在江河湖海裡興風作浪。後來大禹治水時收服了它，它服從大禹的指揮，推山挖溝，疏遍河道，為治水作出了貢獻。洪水治服了，大禹擔心霸下又到處撒野，便搬來頂天立地的特大石碑，上面刻上霸下治水的功跡，叫霸下馱著，沉重的石碑壓得它不能隨便行走。霸下和龜十分相似，但細看卻有差異，霸下有一排牙齒，而龜類卻沒有，霸下和龜類背甲上甲片的數目和形狀也有差異。霸下又稱石龜，是長壽和吉祥的象徵。它總是吃力地向前昂著頭，四隻腳拼命地撐著，掙扎著向前走，但總是移不開步。我國一些顯赫石碑的基座都由霸下馱著，在碑林和一些古蹟勝地中都可以看到。

另一說，龍子們曾下凡助朱元璋打大明江山，當它們要回天庭覆命時，朱元璋四子朱棣(明成祖)卻不想放它們走，便對霸下說:「你若能馱得動太祖皇帝的功德碑，我便讓你回去。」霸下不知是計，便答應下來。那知馱上後，再也動彈不得!因為，功德是無量的!從此，霸下就被壓在功德碑之下。

## 七、狴犴:罪犯的剋星



圖 6-8 【狴犴·山西洪洞縣明代監獄的虎頭牢】



圖 6-9 【狴犴·臺南開元寺】

狴犴，又名憲章，形似虎，排行老七。它好訟，卻又有威力，獄門上虎頭形的裝飾便是其形象。傳說狴犴不僅急公好義，仗義執言，而且能明辨是非，秉公而斷，再加上它的形象威風凜凜，因此，除了裝飾在獄門上外，還匍伏在官衙的大堂兩側。每當衙門長官坐堂，行政長官銜牌和肅靜回避牌的上端，便有它的形象。它虎視眈眈，環視察看，維護公堂的肅穆正氣。

## 八、螭鳳:愛書法、愛碑文



圖 6-10 【螭鳳·雍和宮的碑頂龍紋】

夔夔，身似龍，頭似獅，排行老八，好文，是龍子中另一位喜愛風雅(專愛書法)。石碑兩旁的文龍是其形象。我國碑碣的歷史久遠，內容豐富，它們有的造型古樸，碑體細滑、明亮，光可鑒人；有的刻製精緻，字字有姿，筆筆生動；也有的是名家詩文石刻，膾炙人口，千古稱絕。而夔夔十分愛好這種閃耀著藝術光彩的碑文，它甘願化作圖案文龍去襯托這些傳世的文學珍品，把碑座裝飾得更為典雅秀美。它們互相盤繞著，看去似在慢慢蠕動，和底座的霸下相配在一起，更覺得壯觀無比。

## 九、蚩吻:宮殿的避火神



圖 6-11【螭吻·雍和宮的吞脊龍】



圖 6-12【螭吻·北京皇家園林地壇方澤壇吞脊】

蚩吻，又名蚩尾、鷓尾、鷓吻，龍首魚身。為龍形的吞脊獸，排行老九，口闊噪粗，好吞，殿脊兩端的卷尾龍頭是其形象。〔唐〕蘇鶚《蘇氏演義》上卷云：「蚩者，海獸也。漢武帝作柏梁殿，有上疏云：「蚩尾，水中之精也，能避火災，可置之殿堂。」今人多作鷓字。」<sup>642</sup>蚩吻，最早出現在漢武帝修建的「柏梁殿」上。當時，有大臣建議：大海中有一種魚，尾部像鷓，能噴浪降雨，不妨將其形象塑於殿上，以保佑大殿免生火災。武帝應允，大殿建成之時，群臣爭相詢問殿脊之上為何物？漢武帝不知如何作答，便以它長得像鷓的尾巴，起名「鷓尾」，後來漸漸演化成了諧音的「螭吻」。

相傳在南北朝時，由印度「摩竭魚」隨佛教傳入。佛經中，它是雨神座下之物，能夠滅火。故此，螭吻由此演變而來。所以，它多安置在屋脊兩頭，作消災滅火之效。《太

<sup>642</sup> 〔唐〕蘇鶚撰：《蘇氏演義》，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二八雜家類二(台北：藝文印書館，1986年)，頁1016。

平御覽》云：「唐會要目，漢相梁殿災後，越巫言：『海中有魚虯，尾似鴟，激浪即降雨。』遂作其像於尾，以厭火祥。」<sup>643</sup>文中所說的「巫」是方士之流，「魚虯」則是螭吻的前身。螭吻屬水性，用它作鎮邪之物以避火。

另外，李東陽《懷麓堂集》又云：「余又得一處載(虫八)(虫夏)好負重，今碑下石獸。所述各不同，俟正之博物君子。(虫八)(虫夏)疑即前霸下。」李東陽從民間文化中，節選九種龍子，以應「龍生九子」之數，然而，深究九子中的「鬩鬩」，恐怕有所謬誤。因「鬩鬩」在陸容《菽園雜記》中的功能，與李東陽《懷麓堂集》中之「霸下」相同。而「鬩鬩」早在漢代時已見於文獻。如張衡〈西京賦〉云：「綴以二華，巨靈鬩肩，高掌遠蹠，以流河曲，厥跡猶存。」<sup>644</sup>「鬩肩」，李善云：「作力之貌也。」左太沖《吳都賦》亦云：「巨鼈鬩肩，首冠靈山。」<sup>645</sup>「鬩肩」，李善注曰：「用力壯貌。」所以，「鬩鬩」，即「霸下」，應無誤。九子中「平生好文，今碑兩旁龍是其遺像。」並非「鬩鬩」，應是陸容《菽園雜記》中有此性情、功能者，稱「螭虎」為妥。<sup>646</sup>

### 第三節 龍生九子說法三：

楊慎《升庵集》卷六十六云：

鬩鬩，形似龜，好負重，今石碑下龜趺是也。螭吻形似獸，性好望，今屋上獸頭是也。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今鐘紐上是也。狴犴形似虎，有威力，故立於獄門。饕餮好飲食，故立於鼎蓋。蚣(虫夏)性好水，故立於橋柱。睚眦性好殺，故立於刀環。金猊形似獅，性好煙，故立於香爐。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立

<sup>643</sup>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頁4306。

<sup>644</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30。

<sup>645</sup>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頁117。

<sup>646</sup> 劉志雄、楊靜榮著：《龍的身世》（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頁218~219。

於門鋪首。又有金吾形似美人首尾似魚，有兩翼，性通靈不寢，故用警巡。<sup>647</sup>

楊慎九子中，睚眦、蒲牢、狴犴、螭吻、鬮屬、蚣(虫夏)等，見於《懷麓堂集》，但鬮屬的功能異於李東陽之鬮屬。其他如：饕餮、金猊、椒圖、金吾等龍子，均見於《菽園雜記》，但饕餮功能與陸容所載不同。

### 一、鬮屬:

鬮屬，亦稱龜趺、霸下。形似龜，好負重，石碑下的龜趺是它的形象。人們在廟院祠堂裡，處處可以見到這位任勞任怨的大力士。據說觸摸它能給人帶來好福氣。

### 二、螭吻:

螭吻，亦叫鴟吻、鴟尾、好望等。形似獸，性好望，也喜歡吞火，今屋脊上獸頭是也。相傳漢武帝建相梁殿時，有人上疏說大海中有一種魚，虬尾似鴟鳥，也就是鷓鷹，能噴浪降雨，可以用來厭辟火災，於是便塑其形象在殿角、殿脊、屋頂之上。

### 三、蒲牢:

蒲牢，形似龍而小，性好吼叫。據說蒲牢生活在海邊，平時最怕的是鯨魚。遇到鯨魚襲擊時，蒲牢就大叫不止。於是，人們就將其形象置於鐘紐上，並將撞鐘的長木，雕成鯨魚狀，以其撞鐘，求其聲大而響亮。

### 四、狴犴:

狴犴，又叫憲章。形似虎，有威力，又好獄訟之事，人們便將其刻鑄在監獄門上。虎是威猛之獸，可見狴犴的用處在於增強監獄的威嚴，讓罪犯們望而生畏。

### 五、饕餮:

---

<sup>647</sup> [明]楊慎撰:《升庵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五別集類二五(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7月初版)，頁1502。

饕餮，形似狼，好飲食，故立於鼎蓋。鐘鼎彝器上多雕刻其頭部形狀作為裝飾。由於饕餮是傳說中特別貪食的惡獸，人們便將貪於飲食甚至貪婪財物的人稱為饕餮之徒。饕餮還作為一種圖案化的獸面紋飾，出現在商周青銅器上，稱作饕餮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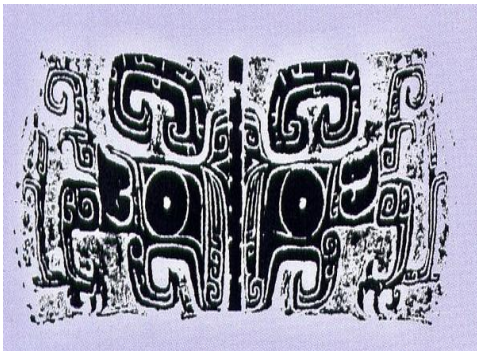


圖 6-13 【周鼎的饕餮紋】

(<http://www.douban.com>)2008/9/11



圖 6-14 【周鼎的饕餮紋】

(<http://www.yiyuanyi.org/guoxue/200911/32681>)

#### 六、蚣(虫夏):

蚣(虫夏)，性好水，故立於橋柱，是古橋的守護神，常飾於石橋欄杆頂端。蚣(虫夏)，寓意四方平安之意，水性非常好，修橋時，放置於橋頭或橋身。嘴大，肚子能裝非常多的水，所以多用於作為建築物的排水口。也有傳說蚣(虫夏)能吞江吐雨，負責排去雨水。



圖 6-15 【萬寧橋西北側的蚣(虫夏)】

#### 七、睚眦:

睚眦，貌似豺，性好腥殺。常被雕飾在刀柄劍鞘上。睚眦的本意是怒目而視，所謂「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

#### 八、金猊:

金猊，又稱靈猊、狻猊。形似獅，性好烟火，又好坐。獅子相貌軒昂，是隨著佛教傳入中國的。由於佛祖釋迦牟尼有「無畏的獅子」之喻，人們便順理成章地將其安排成佛的座席，或者雕在香爐上，讓其享用香火。

#### 九、椒圖:



圖 6-16 【椒圖·北京魏染胡同民宅大門】



圖 6-17 【椒圖·紫禁城角樓的門】

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因而人們常將其形象雕在大門的鋪首上，或刻畫板上。螺蚌遇到外物侵犯，總是將口緊合。人們將其用於門上，大概就是取其可以緊閉之意，以求安全。《後漢書·禮儀志中》卷十五云：「般人水德，以螺首，慎其閉塞，使如螺也。」

648

#### 第四節 其他說法:

另外，還有把螭首、麒麟、朝天吼（犼）、貔貅也列入龍子的說法，以下分述之。

<sup>648</sup>〔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3月臺一版)，頁4。



### 一、螭首:

螭首嘴大，肚子能容納很多水，在建築中多用於排水口的裝飾，稱為螭首散水。



圖 6-18 【螭首·恭王府】



圖 6-19 【螭首·西安大明宮遺址】

### 二、麒麟:



圖 6-20 【麒麟·宋武帝劉裕初寧陵】



圖 6-21 【麒麟·北海鐵影壁】

麒麟是古代神話傳說中的神獸，據說能活兩千年。性情溫和，不傷人畜，不踐踏花草，故稱為仁獸。麒麟首似龍，形如馬，狀比鹿，尾若牛尾，背上有五彩毛紋，腹部有黃色毛。麒有獨角，麟無角，口能吐火，聲音如雷。古代用麒麟象徵祥瑞。相傳只在太平盛世，或世有聖人時此獸才會出現，亦作騏驎。

### 三、朝天吼（狻）:

朝天吼有守望習慣。華表柱頂之蹬龍（即朝天吼）對天咆哮，被視為上傳天意，下達民情。



圖 6-22 【朝天吼·清代石雕】

(<http://www.shuobao.com>)2011/6/15



圖 6-23 【朝天吼·天安門華表】

#### 四、貔貅:

貔貅又名天祿、辟邪，古代神話傳說中的一種神獸，龍頭、馬身、麟腳，形狀似獅子，毛色灰白，會飛。兇猛威武，喜吸食魔怪的精血，並轉化為財富，它在天上負責巡視工作，阻止妖魔鬼怪、瘟疫疾病擾亂天庭。



圖 6-24 【貔貅·北京金融街建設銀行門前】



圖 6-25 【清·貔貅銅像】

(<http://findart.com.cn/jinyintongqi/show/84347>)

以上，「龍生九子」是指龍生九個兒子，都不成龍，且各有不同。所謂「龍生九子」，並非龍恰好生九子。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九來表示極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九是個虛數，也是貴數，所以用來描述龍子。然而，「龍生九子」之說，卻為龍文化增添了趣味性。

## 第七章 結論

《山海經》是我國古籍中保存神話資料最豐富的一部奇書。自古以來，被稱為神話之書。而在《山海經》各類神話傳說中，本文主要研究的是《山海經》中的龍神話。以下，就上述各章節中，對龍神話之研究結果，分別歸納整理如下：

歸納古籍的記載，可知，龍有「九似」，為兼備各種動物特徵之神異動物；具有「能興雲致雨，形體能巨能細、能大能小、能長能短；行蹤能上於天、能下於淵；能幽能明；春分登天、秋分潛淵。」之特性。龍為鱗蟲之長，為「四靈」之一；孔子說龍「食於清、游於清」，曾將老聃比喻為龍；韓非認為龍的特點為：能騎、有鱗、會傷人。「龍生於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則化如蠶蠋，欲大則藏於天下，欲尚則凌於雲氣，欲下則入於深泉，變化無日，上下無時。」<sup>649</sup>

龍除了為古代傳說中善變化、能興雲雨、利萬物的神異動物外，常用來象徵帝王，如：龍子龍孫、龍床、龍輿等。或稱星宿名，即東方蒼龍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也稱駿馬，「馬八尺以上稱龍」。又用以比喻英才，如：諸葛孔明，又稱「臥龍先生」。在十二生肖中，龍排第五。

至於龍的起源，《楚辭》記載，南方古民族稱雷神為豐隆，而「龍」、「隆」音相近，於是有人認為，龍的造型源於閃電或雷聲，所以稱雷神為龍。也有人認為，龍的造型源於虹霓。經過學者長期的研究與考證，發現：龍是多種動物的綜合體，是原始社會形成的一種圖騰崇拜標誌。最常見的說法則是認為，龍的基本形態源自於蛇。最早提出此見解的是聞一多，他認為：龍即大蛇，蛇是小龍。在遠古眾圖騰林立的時代，以蛇圖騰最為強大，因而合併融合了眾圖騰，成為後來的龍。本文依時代，將龍形象分為：

### 一、前龍：

即甲骨文出現之前，有些原始藝術品中的形象，與龍有關，但與龍字差別較大，將其視為龍的前身。

---

<sup>649</sup> 〈管子·水地〉，《新編諸子集成》第五冊(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頁237。

## 二、原龍:

即早於甲骨文的形象，但與龍字相似或一致，雖不知其名，卻與後來龍之造型，有傳承關係者。可分為:(一)渭河流域的魚紋(二)漳河流域的鱷紋(三)渭水流域的鯢紋(四)遼河流域的豬紋(五)太湖流域的虎紋(六)汾水流域的蛇紋。史前的各種原龍紋都以獨立的形式產生，並發展。在商以前，它們並行、共存於世，並未產生融合的現象。

## 三、商周龍:

商代早期，龍形象簡單、粗獷、抽象，龍呈圓曲狀，頭尾相接。商代中期，形態多樣，分為:(一)鱷形龍:多以直體、曲折體呈現。(二)蛇形龍:多以「蟠龍」形式出現。商晚期，是龍紋的極盛時期。龍的體態多變、複雜，龍紋已圖案化。商代的龍有角，稱為「尺木」。西周早期，出現「蝸身獸紋」。除了單體龍紋，還有合體龍紋。東周龍紋，含義多以陰陽交合為主旨，主要類型有:(一)交龍(二)龍鳳合璧(三)龍虎鬥。東周時，造型寫實，龍形栩栩如生。翼龍出現於春秋時期，戰國時期的龍，身體呈長曲狀，有兩足、長尾、耳，龍角出現分歧。

## 四、秦漢龍:

秦代龍紋文物不多，陝西咸陽秦建築遺址，出土的空心磚龍紋，是一種變形的蛇形龍。西漢的龍，聚集了其他動物的特徵，頭大、眼巨、利齒、蛇身、魚鱗、張口，有肘毛、雙翼，可飛騰。造型具備藝術美感，體態生動、氣勢威猛。分為兩大類:(一)蛇體龍紋(二)獸體龍紋。漢代龍紋具有的意義，有:(一)通天神獸(二)吉祥的瑞獸(三)東宮龍宿(四)伏羲女媧像。秦漢的龍，造型變化大，出現蛇形、獸形等。獸體龍是繼承戰國時期的龍形，蛇體龍是從西漢時期開始出現的。並賦予它崇高的政治地位，把龍當成皇帝權力與仁德的象徵。

## 五、魏晉南北朝龍:

魏晉南北朝，蛇體龍逐漸得勢。南朝龍紋清峻飄逸，傲骨嶙峋；北朝龍紋雍容華美、矯若流雲。龍翼，呈飄動的火焰狀，稱作「肘鬃膊焰」，龍角捲曲，龍腳變細。

## 六、隋唐龍:

隋唐的龍角，已似鹿角，毛髮向後披散，有背鰭，有雙翼，腿部豐滿，多以騰飛的

龍為題材。唐的龍，不僅追求造型完美，且造型生動傳神。還流行「魚龍變紋」，中國民間自古有魚化龍的傳說，如：「鯉魚躍龍門」。「魚龍變紋」或稱為「摩竭紋」，與佛教同時傳入中國。

#### 七、宋元龍:

宋元時，龍紋藝術化。純藝術繪畫龍紋，在宋代發展到一個嶄新的階段。宋龍紋，體態輕靈矯健，氣質俊雅脫俗。元龍，注重形體的協調和美觀，龍頭扁長，眉粗，雙目有神，角似鹿，鬚、肘毛飄揚，頸細長彎曲，蛇形龍多，背鱗整齊密布，三爪較多，四爪少見。宋元龍，以多種變形出現，如「站龍」、「雙翅龍」、「魚龍」等。龍鳳組合的吉祥圖案，也開始盛行。

#### 八、明清龍:

明清，是中國龍的全盛時期。明帝王的食、衣、住、行，皆以龍紋為飾，帝王把龍視為最高權力的象徵，宮廷中，龍之運用已達極致。明龍的身軀粗壯，角、髮、鬚、眉、鱗、鬣、肘毛等俱全。明磁上繪龍，姿態多變，並產生變形的式樣，如：穿花龍、蓮塘龍、飛魚龍、鬥牛龍、夔紋龍及圖案化的正面龍等。畫或製作「龍壁」，是明常用的題材，北京北海公園的「九龍壁」圖，是明清龍的代表作，也是所有龍壁中的精品，更是馳名中外的藝術傑作。清代龍體自然舒展，龍鱗均勻規則，尾鱗增大，但氣勢日益孱弱。龍的形象，由樸素到華麗，由粗獷到精美，由簡到繁，形成龍現在基本的形象。

綜而言之，商周龍粗獷抽象；春秋戰國龍秀麗灑脫；秦漢龍雄健豪放；隋唐龍健壯圓潤；宋元龍成熟穩重；明清龍繁複華麗。龍紋，歷經各朝代的滄桑巨變，仍為人們所喜愛，仍能從心底喚起民族的優越感，這說明了中華文化是多麼古老、深厚、及源遠流長。

龍千變萬化，種類繁多。可依各種不同的性質分類:

#### 一、以爪的數目分類:

(一)燭龍期:「燭龍」形成的原因，有三種說法:(1)太陽說(2)祝融說(3)極光說。

(二)夔龍期:夔龍的原型，應為灣鱷或巨蜥，商夔螭，一足，二爪。

(三)應龍期:應龍，最早見於商周，但作為藝術分期的應龍，始於秦，盛於漢，延續到隋唐，足多為三爪。有翼的龍稱為應龍，是掌管雨水的神物。

(四)黃龍期:黃龍，是皇權的象徵。始於唐宋，盛於明清。宋多為三爪，明清多為四爪、五爪。元代，皇家使用五爪龍造型，民間只能用三爪或四爪龍圖案。民國以後，可按自己喜好，將龍繪製、塑造成三爪、四爪、五爪。

## 二、以功能分類:

將龍分為天龍、神龍、地龍、伏藏龍，這四種龍已帶有龍王色彩。

## 三、以出生形式分類:

龍有胎生、卵生、濕生、化生四種。

## 四、其他名稱:

(一)虺:一種早期的龍，常在水中，是龍的幼年期，曾出現在西周末期的青銅器上。

(二)螭龍:是龍屬的蛇狀神怪之物，是一種沒有角的早期龍。螭龍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指黃色的無角龍；另一種指雌性的龍。皇帝的玉璽常見螭龍綬，象徵最高的權力。

(三)虬龍:有角的小龍稱虬龍，是成長中的龍。

(四)蛟:是指能發洪水、有鱗之龍。相傳蛟龍得水即能興雲行雨，騰蹕太空。「蛟龍得水」，比喻有才能的人獲得施展的機會。

(五)角龍:指有角的龍，角龍已是龍中之老者。

(六)蟠龍:指蟄伏在地而未升天之龍，龍的形狀作盤曲環繞。

(七)青龍:青龍為「四靈」之一，又稱為蒼龍，青龍為祥瑞之物。

(八)魚化龍:是一種龍頭魚身的龍，為「龍魚互變」的形式，民間有「鯉魚躍龍門」的傳說。

(九)蜃龍:神話傳說海怪，形似大牡蠣，是一種靈獸。蜃棲息在海岸或河口，模樣像蛟，具有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從口吐出的氣中，可看到各種各樣的幻影，這就是所謂的「海市蜃樓」。

乘兩龍者，有:

## 一、四方之神:

(一)南方祝融，獸身人面，火神也。

(二)西方蓐收，左耳有蛇，金神也。居渤海，虎爪，白毛，執鉞，主刑罰。

(三)北方禺彊既為風神又兼雨神，字玄冥，人面鳥身，珥兩青蛇，踐兩青蛇，是他風神的形象；當為水神時，則魚身，有手足。北海海神禺京，即禺彊。

(四)東方句芒，鳥身人面，方面素服，木神也。

## 二、夏后啟(夏后開):

夏后啟於大樂之野，儷《九代》，左手操翳，右手操環，佩玉璜。啟，為人神交配所生，具有神性，故能「三嬪于天，得《九辯》與《九歌》以下」。夏后開，即啟，漢人避景帝（劉啟）諱改。啟繼禹，但不體恤國事，只以酒食聲色自娛，又竊天樂助興，導致遭亡國之慘禍。

## 三、冰夷:

恒都從極之淵，人面，乘兩龍，馮夷也，即河伯。河伯性行卑劣，故在古代神話中，河伯為反面形象人物。

龍魚，可居水中，又可居山陵之上，長得像鯉魚，一說像大鯢魚，神人駕著它，可巡遊九州之原野，一說稱為鱉魚。陵魚，人面魚身，有手足，生活在大海中，即人魚。人魚一哭泣，便滾出珍珠，會紡織。她們有時從水中出來，寓居在人們家中，並賣出她們紡織的絹帛。她們常為美麗的女子，膚白似玉，長髮黑又亮如馬尾，長五六尺。產人魚之處，有：英水，多赤鱗，即人魚；丹水、泱泱水、厭染水、楊水、休水、濰水、視水等皆多人魚。

關於燭陰、燭龍的相關性:

一、形象皆為人面蛇身而赤:燭陰為鍾山山神，燭龍為章尾山之神，「章」、「鍾」，一聲之轉。

二、特徵相似:燭陰:視為晝，暝為夜；吹為冬，呼為夏；不飲，不食，不息，息為風。燭龍:其暝乃晦，其視乃明，不食不寢不息，風雨是謁，又稱燭九陰。從以上所述，可知，「燭龍」即「燭陰」。

另外，對於燭龍的解釋及批評，有:



一、古史學者楊寬，認為「燭龍」即古書中的「祝融」。

二、神話學者王孝廉，則認為「燭龍」是指古書上的「句龍」、「后土」或「土伯」。

三、認為「燭龍」是指北極光的說法:

1.日本神田選吉考證「燭龍」，認為是北極光的現象。

2.張明華也認為「燭龍」是指北極光。

3.何新的《中國遠古神話與歷史新探·燭龍的真相》裡，提出「燭龍」即北極光，理由與張明華相同。

4.陳鈞在〈燭龍新探〉中，認為「燭龍」是北極光的曲折反射。

四、龔維英在〈燭龍神話溯源〉中，認為「燭龍」是「生殖器官崇拜的衍化」。

五、王暉則認為，「燭龍」是天空中的東方蒼龍七宿。

而認為「燭龍」即「北極光」的理由，有:

一、「燭龍」居住的北方，終年不見陽光，「燭龍」以它的光亮，來照耀這黑暗的幽陰之地。北極光是出現在北極圈附近，遠看猶如大火燃燒，照亮天際和大地。

二、「燭龍」生長在草木不生的北方，正是接近北極圈的區域。

三、從《山海經》中，「燭龍」的「暝乃晦，視乃明」，正是北極圈內永晝永夜的寫照。可從自然的天象和神話的內容，來解釋。

窫窳，居弱水，原來的形象為蛇身人首。在被貳負及危殺害又被救活之後，變成龍首、會吃人的怪獸。危與貳負殺了窫窳，天帝將他們銜在疏屬山，用腳鐐鎖其右腳，反綁雙手，將他們一起網在山上的大樹上。後來，諸神巫奉天帝之命，夾窫窳之尸，採不死藥救活了窫窳。

雷神，居雷澤，龍身人頭，鼓其腹，發出巨大雷響聲。雷澤，大澤也，即今太湖。而雷獸，其實就是雷神，亦是人面龍身，鼓其腹，槩猶擊也。另外，夔，形象如牛，蒼身無角，一足，進出水必颯風暴雨，目光如日月，其聲如雷，響徹九霄。

應龍，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令應龍攻冀州之野，為功臣。另外，應龍亦助禹治水有功。但應龍殺了蚩尤和夸父後，不得復上天庭，故下界數旱，旱時作應龍狀，可求得

大雨。

諸山山神的形象各異，有：人身龍首、鳥身龍首、馬身龍首、龍身人面、龍身鳥首。另外，鍾山山神之子鼓，形象為人面龍身。至於祭祀山神的典禮，所需牲畜、儀式也各有不同。

一、祭祀《東山首經》的山神時，要用一全狗，並用魚血塗祭器。

二、祭祀(昔佳)山之首山神時，把璋玉和牲畜，埋在地裡。用稌米，玉璧祭祀，將稻米、白菅草鋪在地上，作為神的座席。

一、祭祀洞庭山之首山神時，用雄雞和母豬，取血塗祭器，用稌米。祭祀眾山宗主時，要陳列牲畜和吉玉，埋在地裡。用美酒，少牢祭禮、吉玉。祭祀神山時，要陳列牲畜和玉，埋在地裡。用美酒，太牢祭禮，十五塊圭璧，再用五色彩來繪飾。

二、祭祀岷山之首山神時，用公雞祈禱，再埋在地裡，用稌米。祭祀眾山宗主時，用酒進獻、少牢祭禮、吉玉。祭祀熊山時，用酒食進獻、太牢祭禮、璧玉。如要禳災，需持盾武舞，驅逐妖邪；若要祈福，需冕服持玉以舞。

諸山中，以龍命名的山，有：龍首山、龍侯山、龍山。以龍命名的水為龍餘水。諸山水中，盛產與龍有關的動物，有：隄水多龍龜，岷江多鼃，貺水、帝苑水、視水、淪水等多蛟。而盛產與龍有關之植物，有：金星山盛產天嬰(像龍骨)，賈超山多產龍脩(龍鬚草)。

「龍生九子不成龍，各有所好。」龍有九子這個說法由來已久，直到明朝才出現了各種說法之記載。但說法各異：

一、陸容《菽園雜記》記載的「龍生九子」，有：鳳蟲、螭吻、徒勞、憲章、饕餮、蟋蜴、(虫蠻)(虫全)、螭虎、金猊、椒圖、(虫刀)(虫多)、鰲魚、獸吻、金吾。

二、李東陽《懷麓堂集》記載的「龍生九子」，有：囚牛、睚眦、嘲風、蒲牢、狻猊、霸下、狴犴、鳳凰、蚩吻。

三、楊慎《升庵集》記載的「龍生九子」，有：鳳凰、螭吻、蒲牢、狻猊、饕餮、蚣(虫夏)、睚眦、金猊、椒圖、金吾。

四、還有把螭首、麒麟、朝天吼（犼）、貔貅也列入龍子的說法。

另外，李詡的《戒庵老人漫筆》、謝肇淛的《五雜俎》、徐應秋的《玉芝堂談薈》、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等，對諸龍子亦均有記載。但內容描述不一，且諸書所談，均未超出陸容《菽園雜記》、李東陽《懷麓堂集》兩書的相關內容。

所謂「龍生九子」，並非龍恰好生九子。中國傳統文化中，以「九」表示極多，有至高無上的地位，「九」是個虛數，也是貴數，所以用來描述龍子。然而，「龍生九子」之說，卻為龍文化增添了趣味性。

以上，本文所論述關於《山海經》中的龍神話，主要以袁珂《山海經校注》、郝懿行《山海經箋疏》、郭璞《山海經傳》等書為依據，從《山海經》中條列出相關的龍神話資料，並參酌結合古籍文獻，互為論證、比較，歸納整理，來進行《山海經》中的龍神話研究。對於龍的起源、形象演變及發展提出看法，對歷史文物上的龍紋含義，進行探究。經由龍神話的探討，以窺龍神話的全貌，並闡述中華幽遠深長之龍文化。本文在探究、論述當中，難免有不詳盡、缺失之處，期待經由本論文之研究，帶動所有華人，能重新對龍文化關懷，進而重視其價值。

## 參考書目

### 一、古籍:(依朝代順序排列)

《十三經注疏》阮元刻本，台北:藝文印書館，1982年8月九版。

《新編諸子集成》，台北:世界書局，1974年7月新2版。

徐子宏註譯:《周易》，台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

〔春秋〕左丘明撰，韋昭注:《國語》，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2月31日。

〔戰國〕尸佼撰:《尸子》，收錄於《百子全書》法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

〔戰國〕莊周撰、張耿光注譯:《莊子》，台北:臺灣古籍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2月。

〔秦〕呂不韋撰、高誘注:《呂氏春秋》，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10月1日。

〔西漢〕司馬遷撰:《史記》，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部，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3月臺一版。

〔西漢〕劉安撰:《淮南子》，收錄於《百子全書》雜家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

〔西漢〕劉安撰，高誘注:《淮南子》，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年。

〔西漢〕劉向撰:《說苑》，收錄於《四部備要》明刻本史部二二，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82年。

〔東漢〕王充撰，黃暉校釋:《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

〔東漢〕王充撰:《論衡》，台北:錦繡出版社，1992年。

〔東漢〕王充撰，袁華忠、方家常注:《論衡》，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8月。

〔東漢〕王充撰:《論衡》，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三十雜家類四，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東漢〕王逸章句:《楚辭章句》，台北:藝文印書館，1967年3月初版。

- 〔東漢〕王逸注，〔宋〕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5年。
- 〔東漢〕辛氏撰，劉慶柱輯注:《三秦記輯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1月1日。
- 〔東漢〕班固撰，〔唐〕顏師古注:《漢書》，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3月臺一版。
- 〔東漢〕袁康、吳平撰，鐵如意館主校注，楊家駱編:《越絕書》，台北:世界書局，1981年5月第3版。
- 〔東漢〕許慎著，〔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1年。
- 〔東漢〕許慎撰，〔宋〕徐鉉校定，王宏源新勘:《說文解字》，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2月第1版第1刷。
- 〔東漢〕許慎撰，湯可敬釋:《說文解字今釋》，長沙:岳麓書社，2006年12月6刷。
- 〔東漢〕郭憲撰:《洞冥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雜事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
- 〔三國魏〕張揖撰，〔清〕王念孫疏:《廣雅疏證》，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1991年1月再版。
- 〔三國魏〕張揖撰，〔清〕錢大昕疏:《廣雅疏義》，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 〔三國吳〕徐整撰:《五運歷年記》，收錄於《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3月。
- 〔晉〕干寶撰:《搜神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
- 〔東晉〕王嘉撰:《拾遺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
- 〔晉〕荀勗、和嶠編譯，〔清〕朱右曾輯:《竹書紀年》，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編年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晉〕郭璞注:《穆天子傳》，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二小說家類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晉〕郭璞傳，〔清〕郝懿行箋疏:《山海經箋疏》，清嘉慶十四年儀徵阮氏琅嬛仙館刻

- 本，台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1月1日。
- 〔晉〕郭璞注，袁珂校注:《山海經》，台北:臺灣古籍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1月。
- 〔西晉〕張華撰:《博物志》，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
- 〔西晉〕張華撰:《博物志》，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年10月第1版第1刷。
- 〔晉〕崔豹撰:《古今注》，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二八雜家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晉〕陳壽撰，〔南朝宋〕裴松之注:《三國志》宋紹熙刊本，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年10月。
- 〔東晉〕葛洪撰，陳飛龍注譯:《抱朴子》，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六道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南朝宋〕范曄撰:《後漢書》，收錄於《四部備要》武英殿本史類，台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年3月臺一版。
- 〔南朝宋〕劉義慶撰，〔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6月第一版第一刷。
- 〔南朝梁〕任昉:《述異記》，收錄於《百子全書》小說家異聞類，台北:古今文化出版社，1969年9月初版。
- 〔南朝梁〕蕭統編，〔唐〕李善注:《文選》台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10月初版9刷。
- 〔北魏〕酈道元撰，陳橋驛校證:《水經注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7月第1版第1刷。
- 〔唐〕白居易撰，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月1日。
- 〔唐〕白居易撰，〔清〕汪立名編:《白香山詩集》，台北:世界書局，2006年9月10日。
- 〔唐〕令狐德棻撰:《周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一正史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唐〕杜甫著，清·楊倫箋注:《杜詩鏡詮》，台北:華正書局有限公司，2003年10月。
- 〔唐〕杜佑撰:《通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三七政書類一，台北:臺

- 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唐〕段成式撰：《酉陽雜俎》，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二小說家類三，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唐〕徐堅撰：《初學記》，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唐〕虞世南撰：《北堂書鈔》，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五類書類一，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唐〕歐陽詢撰：《藝文類聚》，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六道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王安石撰：《臨川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六別集類六，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朱熹撰：《楚辭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10月1日。
- 〔宋〕李昉撰：《太平御覽》，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7年7月第1版第7刷。
- 〔宋〕李昉撰：《太平廣記》，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7年5月再版。
- 〔宋〕張君房撰：《雲笈七籤》，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五六道家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宋〕郭若虛撰：《圖畫見聞誌》，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宋〕彭乘撰：《墨客揮犀》，收錄於《全宋筆記》第三編一，鄭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1月第1版第1刷。
- 〔宋〕鄭樵：《通志》，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3月。
- 〔宋〕羅願：《爾雅翼》，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四十小學類一，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
- 〔元〕耶律楚材撰：《湛然居士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2月第1版第1刷。
- 〔明〕李東陽撰：《懷麓堂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二三別集類二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台北:文化圖書出版社，1997年10月再版。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一四醫家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明〕陸容撰:《菽園雜記》，收錄於《叢書集成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
- 〔明〕董斯張撰:《廣博物志》，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四六類書類二，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明〕楊慎撰:《升庵集》，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三七九~三八〇，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7月初版。
- 〔明〕羅貫中撰:《三國演義》，台北:俊嘉文化，2011年3月1日。
- 〔清〕毛奇齡撰，原舛編:《河圖洛書》，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九易類存目三，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吳任臣撰:《山海經廣注》十八卷，清乾隆五十一年今閩書業堂刻本。
- 〔清〕紀昀編:《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3月。
- 〔清〕胡薇元撰:《詩緯含神霧訓纂》，收錄於《玉津閣叢書》甲集，台北:藝文印書館，1971年。
-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0年8月第一版。
- 〔清〕馬驢撰:《繹史》，收錄於《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史部五記事本末類，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 〔清〕畢沅撰，孫星衍校:《山海經新校正》一卷，清乾隆四十六年畢沅靈巖山館刻《經訓堂叢書》本。
- 〔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9月1日。
- 〔清〕錢穆、王國維撰:《古今本竹書紀年》，台北:世界書局，2009年3月1日。
- 〔清〕嚴可均編:《全上古三代文·歸藏啟筮》，台北:世界書局，2012年3月23日。

## 二、專著:(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 丁乃通:《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7月第1版第1刷。
- 丁山:《古代神話與民族》，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1月第1版。
- 丁允衍等編:《龍》，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8年2月第1版。
- 小川琢治:《支那歷史地理研究》，京都:弘文堂書房，昭和三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寶雞北首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殷墟青銅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 尤銘:《中國民間故事珍藏系列·神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再版。
- 王文源:《中國吉祥圖說》，中國工人出版社，2008年1月1日。
- 王孝廉:《中國的神話世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7年。
- 王孝廉:《華夏諸神》，台北:雲龍出版社，2000年2月第1版第1刷。
- 王東:《中國龍的新發現》，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1月。
- 王紅旗:《圖說山海經》，台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11月第1版第6刷。
- 王維堤:《龍的踪跡》，大連:大連出版社，1990年。
- 王增水:《神話學概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
- 王興義、楊克興:《中國神話故事》，北方婦女兒童出版社，1992年7月第1版第1刷。
- 王靈錚:《中國民間故事珍藏系列·怪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2月再版。
- 印順:《中國古代民俗神話與文化之研究》，新竹:正聞出版社，1994年5月4版。
- 白川靜著，王孝廉譯:《中國神話》，台北:長安出版社，1991年2月第1版第3刷。
- 田哲益:《十二生肖與動物信仰》，台北:武陵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10月第1版第1刷。
- 甘肅博物館等:《甘肅彩陶》，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 司馬悟明:《龍的傳說》，台北:可筑書房，1991年1月初版。
- 吉成名:《中國崇龍習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
- 江紹原著，陳泳超整理:《民俗與迷信》，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1月。
- 何星亮:《中國自然神與自然崇拜》，上海:三聯書店，1992年5月。
- 李之亮編選:《唐宋名家文集·王安石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年5月1日。

- 何新:《談龍》，香港:中華書局，1989年10月。
- 何新:《諸神的起源》，台北:木鐸出版社，1987年。
- 何新:《龍:神話與真相》，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1刷。
- 李豐楙:《神話的故鄉—山海經》，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1年3月10日第1版第8刷。
- 李西興:《黃帝陵與龍文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李霖燦等編:《龍在故宮》，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78年8月初版。
- 杜而未:《山海經神話系統》，台北:臺灣學生書局，1977年10月再版。
- 杜而未:《鳳麟龜龍考釋》，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0年。
- 沈廷昊:《中國民間故事珍藏系列·佛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0年。
- 吳裕成:《生肖與中國文化》，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
- 吳天明:《中國神話研究》，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3年1月第1版第1刷。
- 金麥田:《中國古代神話故事全集》，北京:京華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第1刷。
- 林泊佑、蘇啟明主編:《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2000年1月。
- 苑崎透作，安然譯:《幻獸·龍事典》，台北:城邦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7月14日第1版第8刷。
- 苑利:《龍王信仰探秘》，台北:東大圖書，2003年10月。
- 馬昌儀:《古本山海經圖說》，台北:蓋亞文化有限公司，2011年6月初版第3刷。
- 徐乃湘、崔岩峴:《說龍》，台北:丹青出版社，1986年。
- 夏征農:《辭海》，台北:東華書局，1992年。
- 袁珂:《山海經校注》，台北:里仁書局，1982年8月25日。
- 袁珂:《山海經校注》，成都:巴蜀書社，1993年4月第1版第1刷。
- 袁珂:《神話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7月第1版第1刷。
- 袁珂:《中國神話傳說》，台北:駱駝出版社，1987年8月。
- 孫作雲:《天問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
- 陶陽、鍾秀:《中國神話》，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0年。

- 張明華:〈燭龍與北極光〉,《學林漫錄》八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 張鴻釗:《三靈解》,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年。
- 程曼超:《諸神由來》,河南出版社,1983年。
- 傅樂成:《中國通史》,台北:大中國出版社,1992年。
- 傅錫壬:《白話山海經》,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94年5月5日再版。
- 湖南省博物館等:《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73年。
- 楊惠臨:《龍的傳說》,北京:中國民間文藝出版社,1986年2月第1版第1刷。
- 楊新、李毅華、徐乃湘主編:《龍的藝術》,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8年3月初版。
- 楊錫鵬注譯:《山海經》,台北:三民書局,2009年9月第2版第1刷。
- 董叢林:《龍與上帝—基督教與中國傳統文化》,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7年2月。
- 臺靜農:〈佛書中龍的故事對唐人的影響〉,《靜農論文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91年6月。
- 聞一多:《伏羲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月第1版第1刷。
- 聞一多:《聞一多全集》,台北:里仁書局,2000年4月初版。
- 劉大澄:《唐詩三百首欣賞》,台北:文化圖書公司,1981年1月5日。
- 劉志雄、楊靜榮:《龍與中國文化》,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 劉志雄、楊靜榮:《龍的身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2001年12月初版第2刷。
- 潛明茲:《中國古代神話與傳說》,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年11月第1版第1刷。
- 鍾怡陽:《流傳千年的中國神話故事》,台北:知青頻道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9月第1版第1刷。
- 譚達先:《中國神話研究》,台北:木鐸出版社,1982年6月。
- 羅二虎:《龍與中國文化》,成都:三環出版社,1990年10月。
- 賴阿勝:《中國神話故事》,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6月再版。
- 龐進:《八千年中國龍文化》,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3年。
- 龐進:《呼風喚雨八千年:中國龍文化探密》,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8年。

龐燾:《龍的習俗》，台北:文津出版社，1990年7月。

蘇志宏:《聞一多新論》，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 三、論文:

#### (一) 學位論文:(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王方霓:《龍女故事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93年)。

白春霞:《戰國秦漢時期龍蛇信仰的比較研究》(西安:陝西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李到炯:《龍宮故事系統研究—從古到唐代之龍宮故事體系的淵源考察》(台北: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2年)。

沈梅麗:《古代小說與龍王信仰研究》(上海:上海師範大學古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年)。

洪白蓉:《中國龍女故事類型研究》(台中:東海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1年)。

紀曉建:《楚辭山海經神話比較研究》(南京:南京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5年)。

張貞海:《宋前神話小說中龍的研究》(台北: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1993年)。

陳昭吟:《唐小說中龍故事類型研究》(台南:成功大學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論文，1991年)。

蔡佩芳:《西遊記中龍王世界的探究》(台中:東海大學碩士論文，2009年)。

鄭純英:《中國古玉紋飾的研究—龍紋》(台北:中國文化大學碩士論文，1980年)。

蘇敏如:《中國水界神異動物象徵研究—以太平廣記魚、龜、蛇、龍為例》(嘉義:中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7年)。

#### (二) 期刊論文:(依作者姓名筆畫順序排列)

王暉:〈龍可招雲致雨的性能成因考〉，《人文雜誌》，1992年第3期。

王楠毓、張孟祥:〈龍—由圖騰崇拜到皇權象徵〉，《濮陽教育學報》，1998年第3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隊:〈一九七八~一九八〇年山西襄汾陶寺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83年一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小山遺址〉,《考古》,1987年第6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內蒙古工作隊:〈內蒙古敖漢旗趙寶溝一號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88年第1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報〉,《考古》,1994年12期。

吉成名:〈龍崇拜起源新論〉,《民俗研究》,2000年第1期。

李龍:〈中國龍文化研究題綱〉,《理論觀察》,2000年第4期。

方西生:〈濮陽西水坡 M45 蚌殼擺塑龍虎圖的發現及重大學術意義〉,《中原文物》,1996年第1期。

何星亮:〈中國龍文化的特徵〉,《思想戰線—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第25卷,1999年第1期。

何星亮:〈中國龍文化的發展階段〉,《雲南社會科學》,1999年第6期。

武文:〈龍神龍人龍文化〉,《西北師大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5卷第1期,1998年1月。

林琳:〈龍的起源與神話演變〉,《文史雜誌》,2000年3月。

尚民杰:〈中國古代龍形探源〉,《文博》,1995年第4期。

洛陽博物館:〈洛陽西漢卜千秋墓壁畫發掘簡報〉,《文物》,1977年六期。

洛陽博物館:〈洛陽北魏畫像石〉,《考古》,1980年三期。

俞偉超:〈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帛畫內容考〉,《先秦兩漢考古學論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

故宮博物院:〈龍年文物大觀〉,《故宮文物月刊》,1988年第5卷第11期。

段勇:〈從考古發現看龍的起源及早期面貌〉,《北方文物》第61期,2001年1月。

苑利、顧軍:〈從龍王信仰看研究民間信仰的學術價值與意義〉,《青海民族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第30卷第1期,2004年1月。

翁牛特旗文化館:〈內蒙古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發現玉龍〉,《文物》,1984年六期。

袁德星:〈龍的原始〉,《故宮文物月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第5卷第12期,1988

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反山考古隊：〈浙江餘杭反山良渚墓地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一期。

孫守道：〈三星他拉紅山文化玉龍考〉，《文物》，1984年六期。

孫德萱、李忠義：〈中華第一龍—濮陽西水坡蚌殼龍虎圖案的發現與研究〉，《尋根》，2002年第1期。

孫機：〈神龍出世六千年--龍的形象之出現、演變和定型〉，《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

徐文武：〈《尸子》辨〉，《孔子研究》，2005年第4期。

張文彬、秦文生：〈龍淵源考〉，《中華第一龍'95濮陽「龍文化與中華民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

曾璋：〈雍容華貴的唐龍--龍的探索之二〉，《故宮文物月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4年第2卷第2期。

曾璋：〈魚龍變-龍的探索之三〉，《故宮文物月刊》，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4年第2卷第3期。

楊式昭：〈青龍與四象的探討〉，《龍文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0年。

楊東晨：〈原始社會的圖騰崇拜與龍的形成〉，《衡陽師專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7卷，1996年第2期。

楊綉綠：〈龍文化新探〉，《人文學報》，第24期，2000年8月。

劉志雄：〈中國遠古神話中的人類始祖及其原型〉，《歷史大觀園》，1991年三期。

蔡哲茂：〈燭龍神話研究—以現代天文學來印證〉，《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類》，第68期上冊，1994年。

謝青山、楊紹舜：〈山西呂梁縣石樓鎮又發現銅器〉，《文物》，1960年七期。

瀋陽市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河南濮陽西水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88年三期。

魏源：〈源遠流長的動物圖騰文化〉，《生命世界期刊》，2009年8期。

蘇啟明：〈龍源龍象與龍文化〉，《國立歷史博物館館刊》，第10卷第1期，2000年1月。

蘇開華:〈圖騰崇拜與龍崇拜之比較研究〉,《江海學刊》,1994年第3期。

龔維英:〈燭龍神話溯源〉,《民間文學論壇》,1986年第2期。